# 马克思主义
# 哲学教材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校内教材）

吉 林 省 五 七 干 校

# 目 录

## 第一章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什么是哲学……………………………………………1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3
三、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9
（一）古希腊奴隶社会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9
（二）西欧封建社会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19
（三）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21
（四）十七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25
（五）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34
（六）德国古典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40
（七）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62

ZG01/05



（八）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64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根本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7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根本革命…………75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90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90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95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105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发展 …110
二、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15
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19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历史条件 ………………119
（二）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 …………124
1.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意义，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 ………………124
2.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运动规律，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128
3.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阐明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关于认识能动作用的原理……………141
4.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发挥了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的思想，坚持和发展了辩证法和认识论一致的观点 ………………………………………………………146
5.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149
6.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原理 ……………………155
（三）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 …………161
1.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历史辩证法，发展了两类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说 …………161
2.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世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67
3. 毛泽东同志彻底地坚持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理论原则，发展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

学说 ……………………………………………………174
4．毛泽东同志彻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学说 ……………………………………………………180
四、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为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 ……………………………………………………185

## 第四章 物质与意识

一、世界的物质性 ……………………………………………………215
（一）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215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224
（三）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245
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253
（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 ……………………………………………………253
1．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253
2．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264
3．物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 ……………………………………………………274
（二）批判唯心主义 ……………………………………………………279
（三）批判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306
（四）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 ……………318
三、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324

(一)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324
(二)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对右倾保守……………353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90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390
(二)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01
(三)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411
二、认识的基本规律…………………………………415
(一)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及其辩证关系………………415
(二)列宁论认识的圆圈………………………………431
三、真理和错误………………………………………434
(一)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434
1．客观真理。批判唯心主义的真理观………………434
2．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439
(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的态度……………………462
四、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489
(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489
(二)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505

五、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523
(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 523
(二)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529
(三)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 534

## 第六章 对立统一规律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547
(一)两种发展观……………………………………………… 547
(二)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557
(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563
1. 事物的普遍联系原则…………………………………… 563
2. 事物的普遍发展原则…………………………………… 570
(四)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574
(五)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576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578
(一)矛盾的普遍性…………………………………………… 578
(二)矛盾的特殊性…………………………………………… 590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609
(四)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重要意义……………………… 618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627
(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627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 646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650
(一)矛盾的同一性……650
1. 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650
2. 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657
(二)矛盾的斗争性……673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687
五、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695
(一)对抗性矛盾及其解决方法……695
(二)非对抗性矛盾及其解决方法……700
(三)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706

## 第七章　量变质变规律

一、质与量的对立统一……715
(一)事物的质和量……715
(二)事物的度……724
二、从量变到质变和从质变到量变。批判改良主义……731
三、飞跃形式。爆发式的革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752
(一)关于“飞跃”……752
(二)爆发式的“飞跃”。爆发式的革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756

(三)渐进性“飞跃”…………………………………………… 763

## 第八章 否定的否定规律

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的革命实质………… 770
(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 770
(二)否定的革命实质………………………………………… 780
二、否定的否定，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787
(一)否定的否定，螺旋式上升………………………………… 787
(二)波浪式前进，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797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旧事物斗争的发展规律…………………………………………………………… 810
(一)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810
(二)新旧事物斗争的发展规律……………………………… 821
(三)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新生事物……………… 830

## 第九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一、范畴的实质………………………………………………… 845
(一)范畴的定义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845
(二)范畴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是人类实践的最高概括…………………………………………… 848

（三）范畴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转化……………………854
二、本质和现象……………………………………859
（一）什么是现象和本质……………………………859
（二）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862
（三）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质…………………………871
三、形式和内容……………………………………876
（一）什么是形式和内容，形式和内容是发展变化的…876
（二）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878
（三）自觉地运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指导革命工作…888
四、原因和结果……………………………………897
（一）什么是因果性，研究因果关系的意义…………897
（二）因果性反映着客观世界的实在联系……………904
（三）因果关系的辩证法……………………………907
（四）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果观……………911
五、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917
（一）什么是必然与偶然……………………………917
（二）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922
（三）必然与自由……………………………………929
六、可能与现实……………………………………937
（一）可能性是根据一定条件的……………………937
（二）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942
（三）充分地估计到各种可能性对革命实践的意义……952

## 第十章 辩证逻辑

一、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 960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 960
(二)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统一………………… 965
(三)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 968
(四)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 973
二、辩证逻辑的几个基本原则………………………… 975
(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975
(二)在联系、运动和发展中把握事物………………… 977
(三)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981
三、辩证逻辑的几个主要方法………………………… 984
(一)历史的和逻辑的…………………………………… 984
(二)抽象和具体………………………………………… 986
(三)分析和综合………………………………………… 989
(四)归纳和演绎………………………………………… 993

## 第十一章 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996
(一)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996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999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1006
三、唯物主义科学观和唯心主义科学观的斗争…………1011

## 第十二章 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1016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024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1027
四、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批判唯心史观…………………1031

## 第十三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1060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060
(二)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069
(三)社会意识的特点……………………………………1075
二、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1083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095
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11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1104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百战百胜的武器……………………………………………1108

## 第十四章 社会基本矛盾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1112
(一)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112
1．什么是生产力……………………………………1112
2．什么是生产关系…………………………………1114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1117
1．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1117
2．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1120
3．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1124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1128
(一)什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1128
1．什么是经济基础…………………………………1128
2．什么是上层建筑…………………………………1131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1133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133
2．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142
(三)要重视抓上层建筑…………………………………1147
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1152

四、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动规律………1156
五、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运动规律………………………………………………1165

## 第十五章　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的消灭……………………………1173
二、阶级斗争是有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1185
（一）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1185
（二）阶级斗争是有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1190
三、无产阶级的特点及其伟大的历史使命………………1196
（一）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1196
（二）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1200
（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1205
（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彻底完成……………………………………1211
四、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1219
五、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1227

##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234
二、工农是群众的主体……………………………………………1247
三、对待群众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1253
四、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261

## 第十七章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1272
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276
三、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1279
四、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1284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300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1300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1309
(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是

国家消亡的前提……………………………………………1326
六、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1330
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1343

## 第十八章　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一、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355
(一)应该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355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1357
(三)国际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最可靠的同盟者
……………………………………………………1362
(四)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1365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放战争是进步的、革命的、不可避免的…………………………………………1373
三、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基本道路……………………1379
(一)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彻底胜利的基本道路……………………1379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起领导作用……1383

四、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要互相支持……1394
五、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1400

## 第十九章 战争与革命

一、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406
二、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1420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1430
四、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1447
五、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1455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1467
（一）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思想的基础……1467
（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的根本原则……1481

##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一、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

义……1492
二、共产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1498
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1508

## 第二十一章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

一、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1518
二、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1525
三、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1543

## 第二十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1553
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564

三、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575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82
(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1582
(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1584
(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587
(四)要认真注意政策……1587
(五)正确地对待干部……1589
(六)实行革命的三结合……1591
(七)人民解放军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1592
(八)要斗私批修……1594
五、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1595
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604
七、光辉的五·七道路……1612
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问题……1620

## 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工作方法

一、两种对立的工作方法……1623

二、政治挂帅……1629
三、群众路线……1633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1633
（二）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1638
（三）发扬民主作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1641
四、调查研究，掌握政策……1644
（一）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1644
（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649
1．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1649
2．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1650
3．要全面地看问题，要看事物的本质和主流……1653
4．典型调查……1657
5．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658
（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1660
五、要考虑到全局……1663
六、抓点……1666
七、一般和个别相结合……1672
八、两条腿走路……1679
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683
十、树立对立面，变坏事为好事……1687
十一、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1694

(一)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1694
(二)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
相结合的原则……………………………………1698
十二、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1700

# 第 一 章

#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 一、什么是哲学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

辩证唯物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页。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818页(袖珍本第773—774页）。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袖珍本第649页）。

#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

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7页。

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页。

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奉者们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21页。

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

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是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7页。

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

西”中“引出”客观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11页。

……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实际上仍然在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没有看出这两个基本倾向……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4—355页。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

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像以前那样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般的新体系清除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7页。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注意这个警句

……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

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4页。

……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5页）。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829页（袖珍本第785页）。

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袖珍本第1032页）。

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要努力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要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学哲学用哲学》。

# 三、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 （一）古希腊奴隶社会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

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386

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

在水里去寻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

根据普卢塔克（《席间谈话》第8章第8节），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是由鱼变成，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第213页）。在他看来，本原和原始元素是**无限的东西**，他没有把它规定为……空气或水或其他什么（第欧根尼·拉尔修，第2章第1节）〔第210页〕。黑格尔（第215页）正确地把这个无限的东西表达为“未规定的物质”（580年左右）。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把空气当做本原和基本元素，认为它是无限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6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作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象在《创世纪》中一样）；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它来说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的碎片……”（第欧根尼·拉尔修，第8卷第26—28节），冷的以太是

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水气〔第279—280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8页。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他确定了一年是365天，据说他曾预言过一次日蚀。——**阿那克西曼德**制造过日晷、一种海陆地图……和各种天文仪器。——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6页。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见了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发现了月球是从太阳取得自己的光，最后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8页。

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德谟克利特不仅不排斥世界，反而是经验的自然科

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

**德谟克利特**已经推测到，**银河**投给我们的是无数小星的联合的光（沃尔弗，第313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0页。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这些较早的哲学家都设想原初本质是某种物质：空气和水（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设想是空气和水的某种中间物）；后来赫拉克利特设想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设想是土，因为它的组成太复杂……，《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17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6—527页。

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384页。

关于《必然性的概念》……赫拉克利特不能在“感觉的确实性”中看到真理……——但能在“必然性”……中看到真理。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1页。

……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话……就是：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 注　意

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列　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一些人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定质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增加（或减少）〔结合和分离〕。另一些人（赫拉克

**利特）则把它理解为一物向他物的变化。**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6—297页。

**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

列　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

**……在他们（毕达哥拉斯派——编者）那里，实体、物和世界的“规定”是“枯燥的、没有过程（运动）的、非辩证的”。**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3页。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 ‖ ……《毕达哥拉斯把那主观的、听觉所获得的简单的、但本身包含着比例关系的感觉判归理智，而且是用严格的规定把它判归理智的。》

………………

关于灵魂，毕达哥拉斯派认为，“灵魂就是太阳光中的尘埃”…… ‖ 对物质结构的暗示！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4—275页。

埃利亚派的辩证法的一般结论："真理的东西是统一的，其他都不是真理的。"……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6页。

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

关于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治理国家的计划：

……《历史的基地不同于哲学的基地》……

……《必须知道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主体本身为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所有这些目的不过是实现观念的手段，因为观念是绝对力量。》……

‖ 历史上特殊的目的创造"观念"（历史的规律）

关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

……《因为感性的直观不能为我们纯粹地照原样地揭明某个东西》……所以，肉体是灵魂的一种障碍。

‖ 一般概念的"纯粹性"（＝僵死性？）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页。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就在他的神的观念中……((当然，这是唯心主义，但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因而在自然哲学中就比较经常地＝唯物主义。))

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完全弄糟了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

注意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概念、抽象从什么地方来，"规律"和"必然性"等等也就从哪里来。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谈。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验论者，然而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

论者（第340页）。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6页。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唯物主义

《因此，谁不感觉，谁就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理解；如果他认识……什么东西，那他就必须也把它当做表象来认识，因为表象和感觉是相同的，只不过没有物质而已》……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22页。

在伊壁鸠鲁看来，灵魂是原子的"某种"集合。《这一点洛克也说过（!!!）……这都是些空话》……，（第488页）〔372—373〕（（不，这是天才的猜测，是为科学而不是为僧侣主义指示途径的路标。））

这也是令人惊奇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洛克（1632—1704）差别＝两千年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27页。

在黑格尔看来，“灵魂”**也是**偏见

第499页〔380〕：**伊壁鸠鲁论灵魂：**更精微的（注意）原子，它们的更迅速的（**注意**）运动，它们与肉体的联系（**注意**）等等（Diogenes Laertius 第10篇第66节，第63—64节）——很天真而且很好！——但黑格尔却在生气，**他责骂道：**《胡诌》，《空话》，《没有思想》（第500页）〔381〕。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30页。

## （二）西欧封建社会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页。

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

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

列　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5页。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

列　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

……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斗争不仅同中世纪的许多理论而且也同古代的许多理论有相似之处，有历史继承的联系。要认真地研究一下哪怕是中世纪的争论同唯物主义历史的联系，就需要作一番专门的考察。

列　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

## （三）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

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7—348页。

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

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0—363页。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背后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里举着红旗，口里喊着共产主义——那个时代，在欧洲建立起了大君主国，摧毁了教皇的精神独裁，恢复了希腊的古代，同

时又引起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彻底打破了旧的orbis的界限，并且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地球。

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场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自己的殉道者送到了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也跟天主教徒一道竞相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片面地固执地称之为宗教改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页。

……**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

## （四）十七世紀西歐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綫斗爭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現代实験**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连同他那**无限数量的原始物質**和**德謨克利特**连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驗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張**，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質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像**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们谓之幸福的东西。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

**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165页。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

……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释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中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165页。

……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

学派的前辈。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2页。

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

……**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是做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

**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質**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医师勒卢阿**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卡巴尼斯**是该学派的极盛时代的代表人物，医师**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勒卢阿就已经把笛卡儿关于**动物**结构的学说用到人体上来（18世纪**拉美特利**曾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反对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就立刻产生，并

且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2页。

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形式。这种世界观的代表者说，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什么神存在；即使有的话，他也根本不可能和我们发生任何联系，因此，我们在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时就应该假定什么神也没有。我们无法知道，究竟灵魂和肉体有没有区别，究竟灵魂是不是不死的；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假定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忧虑。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0页。

……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

列 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1914—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7页。

我的自由的转达：

单子＝特种的灵魂。莱布尼茨＝唯心主义者。而物质是灵魂的异在或是一种用世俗的、肉体的联系把单子粘在一起的浆糊。

列 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1914—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0页。

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1710年出版的贝克莱主教的一本以《人类知识原理》为书名的著作，……是把“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在贝克莱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而他所说的“观念”正是上面列举的那些质或感觉，……

……这位哲学家作出结论说，不言而喻，“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之外。……并且就在这里开始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

贝克莱……责备唯物主义者“妄”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感觉的组合的某个泉源。……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对象分开，这是空洞的抽象。

………………

贝克莱在否定……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13页。

贝克莱主教在直爽地议论，愚蠢地议论！……

但是，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倾向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是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他说，……“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着重号是贝克莱加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察出缺少了它……无神论者的确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的不信神的根据……”

……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

人之外去探求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18页。

休谟……的话。"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拒绝用物、神精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拒绝把知觉归结为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拒绝把知觉归结为神或未知的精神。休谟著作的法文译本序言的作者、……毕雍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集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作"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心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单纯的知觉……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Complex 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单纯的知觉。"休谟既承认"唯物主义立场"，也承认"唯心主义立场"："知觉

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real something)的“模写，或者至少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24页。

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 （五）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

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大略地指出这种进化的**理论**过程。

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像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

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儿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証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

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論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比埃尔·培尔“对17世紀說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18世紀說来，則是第一个哲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和**莱布尼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

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

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321页。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

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20页。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1页。

## （六）德国古典哲学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体系而外，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黑格尔的知识很渊博，思想很深奥，可是由于他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而未设法摆脱他的时代——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复辟的时代——的偏见。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

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旧的封建贵族绝大部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了，剩下的或者是直属帝国的小诸侯，或者是些小地主，或者是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这些小诸侯逐渐取得相当的独立地位并在极小的偏僻的地区内仿效君主专制；这些小地主在小庄园内耗尽了自己的微产，后来就靠在小帮军队和政府办公室中找个小职位以糊口；而这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过的生活在最不讲究的英国乡绅或法国gentilhomme de province〔乡绅〕看来都是不体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2页。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开了一个头，因为除上述的新康德主义外，回到康德又成为时髦的事情。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

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做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做思辨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76页。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自逻辑学开始，自纯粹思辨

的思想开始，而至绝对知识、自我意识的、自我把握的哲学的或绝对的、亦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终结，所以整部“哲学全书”不是别的，只是哲学精神的展开了的本质，只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正如哲学精神不是别的，只是在它的自我异化过程中思维着，亦即抽象地认识其“自身异化”（Selbstentfremdung）的世界精神。逻辑学——精神的货币，人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它们的完全与一切现实的规定不相干的、因而非现实的本质——那外在化的，因而从自然和现实的人脱离了思维；抽象的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化（……）就是自然，像这种抽象思维所看来的那样的自然。自然是外在于精神的，是精神自身的丧失；而精神之认知自然也是外在的，作为抽象的思想，但作为脱离现实的抽象思维——最后达到精神，精神就是回到它自己老家的思维，这种思维还只是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宗教的精神对它自身有效，直至它最后作为绝对知识在绝对的亦即抽象的精神里出现，才和自身关联起来，并获得它的意识的和符合其自身的存在。因此精神的现实的定在就是抽象性。

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

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个地方都懂得：要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子来确证辩证法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402页。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4页。

……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

……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 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 POst 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像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

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

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9—310页。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

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3—224页。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

……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

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某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

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6页。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

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实证的人本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第一次开始的。费尔巴哈的其中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著作，乃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来的唯一著作，他越是没有喧闹，它的影响越是确实、深刻、广泛和永久。

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
（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一）证明了哲学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带进到思想里面的并经思维加工过的宗教，因此同样可以断定，哲学是人的本质之异化（Entfremdung）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

（二）奠定了真正的唯物论和真实科学的基础，因为费尔巴哈同样把"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当作理论的基本原则；

（三）因为他提出那依据自身并积极地基于自身的肯

定，去和那被断言为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相对立。

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9页。

……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5页。

……这两个哲学家（指休谟和康德。——编者注）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97—98页。

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论”中，把休谟和康德叫作

"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家。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5页。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我们以外的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天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天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并且不可知论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天论，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天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

遍意志等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204页。

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黑格尔本人虽然是一个赞美普鲁士专制国家的人，以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不愿与现状调和的信徒得出了一种观念，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制度及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各种制度是依次更替的，那末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而发财致富的制度，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保持了黑格尔的永恒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它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的观念；他们转向实际生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

是唯物主义者。……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5页。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

| | |
|---|---|
| ＊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警言，不要用辩证法这个字眼，大致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 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 |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把它现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3页。

黑格尔完全像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唯心主义

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

黑格尔认真地"相信"、认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这里他重复了他经常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8页。

黑格尔细致地渲染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渲染荒谬透顶的理念的神秘主义，例如：《感性事物的本质是三角形》（第265页）以及诸如此类的神秘主义的胡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唯灵论者黑格尔（也象我们这时代的一切御用的、僧侣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一样）吹捧和咀嚼哲学史中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抹杀和鄙视唯物主义。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2页。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

在于他坚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反对一切现存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和神学，而且……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尤其是毕希纳、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没有顾及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做（具体历史条件下一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了"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

表述。

列 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1909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78页。

不用说，以永恒观念为依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彻头彻尾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同样很明显，否定任何永恒观念的黑格尔辩证方法却彻头彻尾是科学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给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时又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认为他的辩证方法"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低头，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的跋）。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可能在这两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辩证方法当做主要东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可能持最极端的反对立场。"（见《费尔巴哈论》）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1页。

如果说辩证方法导源于黑格尔，那末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发展。……

……………

诚然，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时还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这是谁也不怀疑的。恰恰相反，马克

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我们要是大公无私地观察问题，那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费尔巴哈除了有不正确的思想外，还有一些正确的思想，正如历史上的许多学者那样。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4—295页。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292页（袖珍本第278—279页）。

## （七）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

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想入非非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出现了像罗穆尔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第一封“自然研究通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列　宁：《纪念赫尔岑》（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 9—10页。

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

列　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

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82页。

……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列　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页。

## （八）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

……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对文明世界

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页。

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

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注②。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袖珍本第278页）。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①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289页（袖珍本第275—276页）。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②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袖珍本第166页）。

---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袖珍本第311页）注〔4〕。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2页（袖珍本第221页）注〔2〕。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①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袖珍本第307—308页）。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②，《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③，《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④和《聊斋志异》⑤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袖珍本第305页）。

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⑥也懂

---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袖珍本第312页）注〔23〕。

②③④⑤⑥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袖珍本第312页）注〔17〕、〔18〕、〔19〕、〔20〕、〔12〕。

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袖珍本第288页）。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袖珍本第265页）。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页（袖珍本第1367页）。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4页（袖珍本第1358页）。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袖珍本第1360页）。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690页（袖珍本第657页）。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3号。

……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袖珍本第649页）。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袖珍本第499页）。

# 第 二 章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根本革命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可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2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6页。

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页。

……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

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9页。

……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

---

①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2年）中，恩格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原注

……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根本革命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

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5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

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5页。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6页。

……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

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323页。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那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6——337页。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

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6页。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

《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大家知道（也许巴札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77页。

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摈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

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臻于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的和德国19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

…………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列　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6——37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

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122页。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

列　宁：《怎么办？》（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42—343页。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

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一次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

列　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3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19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

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3—254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说明他们的辩证法时，通常都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底辩证法和黑格尔底辩证法是一个东西。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仅仅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因而赋与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说明他们的唯物主义时，通常都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底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底唯物主义是一个东西。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杂质。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0页。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袖珍本第275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

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4—775页）。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292页（袖珍本第278—279页）。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 （一）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級的世界观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8页。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3页。

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所阐述的正是这个世界观。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9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　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需要有什么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

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

**辩证法**

…………………………

**唯物主义历史观**

…………………………

**阶級斗爭**

…………………………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39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

《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1921年）。转引自1958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袖珍本第649页）。

## （二）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3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顶峰）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

场上。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无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场合。

列　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8页。

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

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像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361页。

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点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是有党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斗争是有真正的社会意义的。……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

……

问题在于：尽管海克尔的哲学具有素朴性，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重视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同宗教有妥协倾向而且还提出有关宗教的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整个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说来，都是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群众和自己隐瞒的东西，即那块日益宽广和坚固的磐石，这块磐石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末流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

反对海克尔的“战争”证明：我们的这个观点符合客观实在，也就是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思想倾向的阶级本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9—374页。

维利在1905年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这就最好地说明了哲学的党性，并再三地暴露了他在这个党派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这一点还用得着惊奇吗？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5页。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而已。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6页。

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

……我们要维护党性原则，从而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使他们摆脱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使阶级界限非常明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力求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能见诸行动。

列　宁：《再论党性和非党性》（1909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53页。

……要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这无异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1—202页。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和认清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一贯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应用这一点。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53页。

……科学和实际活动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践间的联系，它们的一致，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底南针。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1—702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

践是盲目的实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袖珍本第268页）。

……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袖珍本第667页）。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袖珍本第268—26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袖珍本第499—500页）。

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袖珍本第649页）。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袖珍本第667页）。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袖珍本第755页）。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袖珍本第815页）。

## （三）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級革命的思想武器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527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

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察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的所有相互关系，因而也考察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察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先进阶级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出正确的策略。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静力学上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动力学上的状态，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看到过去，而且要看到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袖珍本第279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袖珍本第778页）。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

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袖珍本第994页）。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袖珍本第1357—1358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

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9页（袖珍本第1404页）。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

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都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9月23日《文汇报》。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8页。

# 第三章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发展

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　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

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内出现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不可避免

地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费尔巴哈论》德文版第19页）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5页。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 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我们决不能向那距现时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要求，要他们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在每一个别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和任何的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我们规定出可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在每一个别国家里发生的所有一切理论问题的现成答案，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底后代子孙——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来咀嚼现成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向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要求，要他们不局限于读熟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一般原理，而要他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要他们学会估计到社会主义国家已在我国存在二十年来的经验。最后，要他们学会依据于这个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底实质，来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更加完善。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6—767页。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

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页。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5页。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3—514页。

## 二、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4—65页。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并推翻本国资本主义，替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像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9页。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大家知

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0—81页。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8页。

……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末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5—86页。

# 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历史条件

……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

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袖珍本第4—5页）。

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3页（袖珍本第641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袖珍本第646—647页）。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

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

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627页（袖珍本第593—595页）。

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袖珍本第1372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

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页。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5日《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毛主席语录。引自《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见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毛主席语录。引自196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见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 (二) 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

### 1.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实践在認識論中的意义，全面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踐观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

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袖珍本第259—260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277页（袖珍本第263—265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尺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656页（袖珍本第623页）。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袖珍本第817—818页）。

### 2.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理論与实踐统一的原則，深刻地揭示了認識过程的运动規律，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認識論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

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

**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280页（袖珍本第267—268页）。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袖珍本第263页）。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

真理（……），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

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2页（袖珍本第268—269页）。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袖珍本第273页）。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袖珍本第852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袖珍本第854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袖珍本第855页）。

……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

改正。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8页（袖珍本第1205页）。

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袖珍本第1331页）。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

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523页（袖珍本第499—500页）。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袖珍本第667页）。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

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袖珍本第777—778页）。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袖珍本第99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

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9页（袖珍本第1404—1405页）。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袖珍本第268页）。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

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袖珍本第271—272页）。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袖珍本第755页）。

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

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袖珍本第778页）。

……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袖珍本第758页）。

### 3．毛泽东同志全面地闡明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关于認識能动作用的原理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袖珍本第624—625页）。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

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袖珍本第269页）。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1—272页）。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176页（袖珍本第166页）。

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

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袖珍本第445页）。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袖珍本第446页）。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

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袖珍本第454—455页）。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

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519页。

**4．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发挥了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質的思想，坚持和发展了辩证法和認識論一致的观点**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袖珍本第274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

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页。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袖珍本第275页）。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

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0页（袖珍本第276—277页）。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袖珍本第280页）。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袖珍本第282页）。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袖珍本第281页）。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袖珍本第288—289页）。

## 5．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思想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袖珍本第280页）。

……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

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

…………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

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303页（袖珍本第283—290页）。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315页（袖珍本第301页）。

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

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

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306—308页（袖珍本第284、293—295页）。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325页（袖珍本第310—311页）。

……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袖珍本第292页）。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

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5页）。

## 6．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原理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

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318页（袖珍本第301—304页）。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9页。

……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

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1页（袖珍本第306—307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页。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袖珍本第277页）。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袖珍本第308—309页）。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455页。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袖珍本第281页）。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

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袖珍本第170页）。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3—514页。

## （三）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偉大贡献

### 1．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历史辩证法，发展了两类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說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袖珍本第277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456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袖珍本第1323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6—457页。

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

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3页。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

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

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3—454页。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2页。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455页。

## 2.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世界的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正确地揭示了我們时代的基本特征，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說

……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袖珍本第4页）。

……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袖珍本第631—632页）。

……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

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2页（袖珍本第610页）。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

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袖珍本第614页）。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5页（袖珍本第1211—1212页）。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袖珍本第569页）。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

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袖珍本第576页）。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1485页（袖珍本第1369页）。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

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天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1956年）。《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第1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

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478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18日《解放军报》。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6—447页。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 3．毛泽东同志彻底地坚持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綫和群众运动的理論原則，发展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学說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

全中国。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袖珍本第125页）。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谈话》（1960年）。见《红旗》杂志1960年第10期，第3页。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4页。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

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袖珍本第1214—1215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袖珍本第854页）。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

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

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袖珍本第996—997页）。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袖珍本第853页）。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袖珍本第124页）。

## 4. 毛泽东同志彻底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发展了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結合的学說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袖珍本第626页）。

……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袖珍本第146页）。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

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267页（袖珍本第254页）。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546页（袖珍本第522—523页）。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袖珍本第646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646页(袖珍本第614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袖珍本第1369—1370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

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1434页(袖珍本第1323页)。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 5 月 4 日《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

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四、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为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

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in everything〔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

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所争之点完全是原则性的：斗争是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像机会主义者（翻成社会主义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做，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不惜把运动的阶级性、把纲领都丢开不管呢？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所以就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谁要是

像马克思和我那样，毕生与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做斗争，并且比反对任何别的人都要猛烈（资产阶级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的，几乎从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于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太遗憾了。

恩格斯：《致倍倍尔》（188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173页。

……在德国，我们的党内有一种腐败气味，而且群众之间还没有像在领导者（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与"工人"）之间那么浓厚。同拉萨尔派的妥协，也引起了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例如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并且还同一群幼稚的大学生和聪明绝顶的博士们妥协；这些人要给社会主义指出一个"更高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就是说，要以新的神话及其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女神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致左尔格》（1877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

……那些费边派乃是一个野心家的团体，不过他们也还聪明，懂得社会革命必不可免，但是他们不愿意让粗笨的无产阶级单独担负这件艰巨的事业，因此他们大发慈悲地自己出来领头了。害怕革命，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转归国有，而应

转归市有，至少在初期应该如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引起的一种极端的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把自由派当做敌人来坚决反对，而是推动他们做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说，要笼络他们，"用社会主义浸润自由主义"，不要提出社会党候选人去同自由派对立，而是要把他们乔装为自由派，也就是说，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受骗或者使社会主义上当，……

恩格斯：《致左尔格》（189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页。

……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

我还觉得，将那一半儿可以避免、一半儿不可避免的政治部分的缺点加以剖析，也许更为重要，因为，这样作时我就会有机会对《前进报》那种和事佬的“机会主义”，以及爽快—温良—愉快—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腐臭的谬论，予以迎头痛击。

恩格斯：《致考茨基》（189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

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399页。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列　宁：《再论杜马内阁》（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

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9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而言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而言的

“私人的事情”。

…… ……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积聚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会消除阶级和阶级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预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期

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使内战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最高限度地尖锐化。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种尖锐化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民族公敌，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争执”。

列　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19页。

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们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

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20页。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我们往

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列　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21页。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最眼前的、最表面的小打算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

列　宁：《两个世界》（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307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议会议员的社会党人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

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列　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被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俘虏的机会主义者歪曲地理解，他们力图颠倒黑白地解释它。例如，取消派的兄长“经济派”就属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因此承认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5个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在工人运动稍微巩固时，已经不敢

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践踏、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主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机构不属于政治范围。不难明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

列　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6—107页。

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分开，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说教实际上所要得出的结论。

把争取改善状况、结社自由等等的斗争，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向分开，这就是唐·以及其他取消派分子的说教实际上所要得出的结论。

他们想把他们自由派的盲目症（看不见同过去的联系，看不见工人阶级的方向，看不见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硬加在工人阶级头上。但是，正象8月25日五金工人大会一再证明的，先进工人已经看透了唐·及其集团的自由派的本性。

列　宁：《政论家的短评》（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5页。

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贯彻自己观点和希望的这种"手法"。最近的事变特别鲜明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手段，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页。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

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流派，

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操纵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只是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的全部“和平”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这个矛盾好像是一个脓包，它总归要破裂的，结果也真的破裂了。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是否要像考茨基之流所做的那样，为了维持“统一”（与脓毒维持“统一”）把这块脓再挤进有机体中去，还是为了促进工人运动这一有机体的完全健康，必须尽快地和细心地把这块脓排除掉，虽然动这番手术要忍受一时的剧痛的。

列　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2—103页。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考茨基现在也附和他们的意见，他完全背叛了他所采取的，例如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是资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给人们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可能达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而在实践上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各个资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最重要，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事件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资

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现在的集中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利的道路；而且他们分割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分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实力是随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上的变更，还是经济范围以外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与妥协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妥协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246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也只有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才有利。可是考茨基在1914、1915、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幼稚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1页。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进行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平统一的宣传，就是因为这种批评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财政资本的巨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无欺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

…………

……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将来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的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们抱着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287页。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只有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出卖群众利益的勾当，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享受特权的行为，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做法以及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打打停停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精神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恶本质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列　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8—119页。

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实了我们党二十多年来反对恐怖手段的策略的正确性，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个斗争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因为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而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性的斗争以及与此有关的斗争中使用暴力。

列　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2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极有组织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

战争！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页。

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手法。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

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页。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225页。

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从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与从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无国家

（“国家的消亡”）的“过渡”这两者区分开来。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在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在运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方面，要比考茨基巧妙些，精细些，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试问，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竟想“一般”否认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4—305页。

资产阶级的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当我们的斗争还只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内进行时**，社会主义者，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

所有制还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列 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410页。

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而外，当然没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侩的愚蠢的空谈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 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6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

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

考茨基辈以及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著作，归结起来都是这种胡说，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叫苦。

列 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

机会主义者老爷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把国家政权夺归己有，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同情。

列 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1—232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

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0页。

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已经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各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早已指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但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这个国际中实际上仍然占了优势，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最起码的社会主义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

列　宁：《论战争的提纲》（1914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2—283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藉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

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2页。

……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 4 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 4 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

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6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5—516页。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

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1页。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5页。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

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真面目》。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 第四章

# 物质与意识

## 一、世界的物质性

### （一）世界是物質的世界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9页。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

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

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599页。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包含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一般地断言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什么此岸的，另一些是什么彼岸的，那我们就不能根据一切事物一律被说成是单纯的存在这一点来决定。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48页。

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

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3页。

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不是马赫主义所理解的经验，而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是其他的人，而不是我的高、低、黄、硬等等感觉的单纯复合。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60—61页。

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像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

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66—67页。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8页。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等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6页。

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够反映这个规律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2页。

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些骗人的话；或者

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并且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6—177页。

……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依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

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毫不踌躇地而且总是回答说是的，……问题就这样得出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解答，因为物质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

……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4—277页。

……然而力学是缓慢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新物理学是极迅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毕竟还是不容置疑的。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0页。

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

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慧智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即我们智慧的产物）。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7页。

……《自然界是有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第201页）〔665〕

自然界是物质的

列　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1909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65页。

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底体现，而马克思底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7页。

## （二）运动是物質的根本属性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0页。

……物质的运动，不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而且还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和意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页。

……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

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7页。

……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9页。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页。

……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

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页。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页。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然而运动只是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个地方的与之相当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个方面会逐渐胜过另一个方面，于是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一定是互相平衡的。因此，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一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

来也一样；或者如古代哲学在力的守恒或能量守恒定律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以前很久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0页。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是只有吸引和排斥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低级形式，……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形式都可以归到运动这个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相反地，这些形式本身，以所起的作用，证明自己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的。物体的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都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又可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而由电作媒介再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运动，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确定不移的一定量的运动与之相当，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的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没有关系，就是说，无论这个量度单位用来量度物体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电动力，或者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了的运动，都没有关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6—417页。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

柯尔丁）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公斤米去表现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现一个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之亦然；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现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变、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除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各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总和始终是不变的（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因**——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作为物质的本质表现、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运动本身，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

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即这里在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任何个别运动，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太阳上只有整个质量的平衡，而没有个别实物的平衡，或者，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别所决定的平衡；在表面上是永恒的运动和波动，分解。在月球上似乎是绝对的平衡占了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交替：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体运动又破坏个别的平衡。岩石进入了静止状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情

景。最后，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590页。

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这是从化学产生前的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由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些变形”（第16页），

这样就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

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自然科学的辩証法**：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在运动着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但是，地球上的一切运动，大多数是运动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由机械运动到热、电、化学运动——和每一个形式到任何其他形式的转变；所以，或者是吸引转化为排斥——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转化是原来的**上升的**机械运动转变为热，而不是**下降的**运动转变为热，后者只是外表而已）〔——或者是排斥转化为吸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0页。

（1）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是纯粹的位置移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是在相对的

意义下〔才谈得上〕——下落。

(b) 分离的诸物体的运动：弹道，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终点总是**接触**。

(c) 互相接触的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杠杆和本义上的力学的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能在其最简单的接触形式中，产生出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擦和碰撞。但是摩擦和碰撞，实际上即接触，还具有从来未被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结果：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热、光、电、磁。

(2) 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物理学——

(a) 都互相转化和互相代替，而且

(b) 当作用于各种物体上（不论它们就化学上来说是化合物，或是元素）并就每一个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天体化学。结晶学是化学的一部分。

(3) 物理学应该或者能够不去考虑有机的生物体，化学则在有机化合物的研究中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真正性质的真实说明，并且另一方面合成只在有机界中出现的物体。在这里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

(4)然而**真实的**转化是在**历史**中——太阳系的、地球的历史中；有机界的**现实**前提。

(5) 有机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593页。

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些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然而“机械”观正是这样做的。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同时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所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那末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

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得这样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597页。

……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克劳胥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如果不是在量上，那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不可能用自然的方法消灭，但可以創造出来**。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因此，宇宙中存在的运动或能的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因而是可

以消灭的。归谬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9页。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早先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够简单的。**运动是物質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热、电流或磁流这些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去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

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付苦药。这确实是显著的矛盾，而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謬。但是这总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一个可以由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算出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地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便加以利用的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而装上了子弹的枪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8页。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

……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里挡着他的路。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他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他本人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3页。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38页。

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

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0页。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实物和力（即新种类的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0页。

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像不出比这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末，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

运动。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是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否定物质和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一般手法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想像成仿佛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运进来；议论开始时不说出这种关系，以后却以比较不易觉察的方式把它搬出来。

有人向我们说，物质消失了。他们想由此作出认识论上的结论。我们要问，思想还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如果它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了，如果表象和感觉随着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消失了，作为某种“思想”（或浅见）标本的你们的议论也消失了！如果它存在，如果设想思想（表象、感觉等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那就是说，你们悄悄地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了。……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283页。

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

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5页。

奥斯特瓦尔德含糊地使用“能量”一词，企图以此躲避不可避免的哲学上的抉择（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企图再一次证明了诸如此类的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果能量是运动，那你们只是把困难从主语移到了谓语，只是把物质是不是在运动着的问题改变为能量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象征、符号等等？“唯能论”哲学，这种用“新”术语来掩饰认识论上的旧错误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破产了。

……当然，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关于牛鬼蛇神之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而就消失了。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讲演录”第394页上有这样的话：“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说是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它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一切外界现象。”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

……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的唯

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从来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286—289页。

自然界中既不存在没有运动的实物，也不存在没有实物的运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19页。

……自在之物一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自在”的，在对他物的关系上又是“为他”的，它们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0页。

……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某个东西开始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3页。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动机”（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usen（晦涩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1847年），而后被应用于人类（1859年）。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7—148页。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切尔诺夫附和着反对黑格尔的一切“形而上学者”而重复的反驳……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4—285页。

……一般说来，运动和生成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

这一点质朴地绝妙地表现在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著名公式（或格言）中：“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象克拉底鲁——赫拉克利特的学生早就说过的那样）连一次也不可能（因为当整个身体浸到水里的时候，水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注意**：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

列　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9—390页。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

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在放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袖珍本第283页）。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袖珍本第306页）。

## （三）空間和时間是运动着的物質的存在形式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沒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总是开头就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那怕模模糊糊地表现出来了呢？刚刚相反，为要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而且我们这样得到的是六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页。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7页。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8页。

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如果不坚决而肯定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般场

合一样接近于客观真理，那末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0页。

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动摇的、糊涂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末造创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谬论”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哲学的糊涂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0—181页。

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这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

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要滚入唯心主义了，于是就“抵抗”，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像杜林一样使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理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1页。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2页。

唯物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作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3页。

……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

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根据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5页。

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那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三十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及其伙伴们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5页。

这里最怪的是巴札罗夫居然毫不怀疑，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就是承认或否定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可以归入“个别观点”，而和这位著作家在下一句话里所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相对立。这就是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时常说的“淡而无味的折衷主义杂碎汤”的一个鲜明例子。因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同他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个“个别观点”对立起来，就像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同他关于剩余价值这个“个别观点”对立起来一样，是荒谬绝伦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

关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巴札罗夫像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具有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内，僧侣们所创造的、为无知而又受压制的人民群众的虚想所支持的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关于物质的构造、食物的化学成分、原子和电子的科学学说会陈旧，并且正在日益陈旧；但是，人不能拿思想当饭吃、不能单靠精神恋爱生育孩子这一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正如否定上述真理一样，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正如伪君子宣传精神恋爱一样，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花样整个说来是伪善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9—190页。

时间像空间一样，“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宗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表现出大部分人类的经验的社会一致。但是，任何客观实在都不和宗教的教义……相符合。地球存在于任何社会出现以

前、人类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对其他行星说来）空间内。客观实在和这种科学学说……是相符合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正日益适应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它们。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1页。

（对象）"互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似乎就在这里黑格尔露出了唯心主义的马脚，——时间和空间（和表象联系着）被列入比思维低级的东西之中。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较低级的。实质在于：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这里，即在时间的概念中（而不是在表象对思维的关系中）。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5—246页。

……《时间和空间的本质之所以是运动，就因为运动是

普遍的；理解运动，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的本质。运动作为概念、作为思想来说，表现为否定性和不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不论不间断性或点截性，都不能被单独地当做本质》……　　对！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和“点截性”（＝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

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袖珍本第157页）。

# 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 （一）物質是意識的根源，意識是物質的反映，物質和意識的辯証统一

### 1．物質是意識的根源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

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374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

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1—512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現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

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

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2—514页。

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0—551页。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

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6—517页。

……物质依据这样一些规律在其永恒的循环中运动，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地在有机物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5页。

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

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9页。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

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9页。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眼网膜等等，即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44—45页。

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像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66—67页。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6—147页。

恩格斯说得对，重要的不是一个哲学家归附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无数学派中的哪一派，而是他把自然界、外部世界、运动着的物质当作第一性的呢，还是把精神、理性、意识等等当作第一性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8页。

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表现

形式不同而已。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东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0页。

……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实际上仍然在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4页。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仿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类人）就不能自由

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自然发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谓唯心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

使我们的“我”发生印象的外部条件存在的缘故。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2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 2．意識是物質的反映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現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

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

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3页。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4页。

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页。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

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61页。

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99页。

……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6页。

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事实上存在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事实上存在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8页。

我们表象的对象和我们的表象有区别，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有区别，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像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一样。

…………

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6页。

……客观实在反映在人的感觉中，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而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页。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够反映这个规律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2页。

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0页。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是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2页。

……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看法。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19页。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

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1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

……我们身外的对象也是先于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观念即形式也落后于对象，即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我望着树，就看见了树，这只是表明，在我的头脑中还没有产生树的观念以前，树本身就已存在，树使我产生了相应的观念……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3页。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袖珍本第165—166页）。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袖珍本第281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

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袖珍本第655—656页）。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5页（袖珍本第801页）。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袖珍本第817页）。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3页。

### 3.物質和意識的辯証統一

所以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互相在统一性中存在着。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页。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520页。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4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0页。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8页。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差别也有自己的界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概念还不是最高的概念：更高的还有观念＝概念和实在的统一。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0页。

**主观性（或概念）**和客体——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

…………

**注意** ……《把主观性和客观性当做一种固定的和抽象的对立，这是错误的。二者完全是辩证的》……（第367页）〔306〕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6页。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概念和客观性的差别，是相对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1页。

| | | |
|---|---|---|
| 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等等也是辩证的。 | 注意 |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转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转化。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 |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当然，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方面和物质的方面是同一个自然或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决不能把它们看做不相依存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

…………

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和社会生活

的发展。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8页。

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存在或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只是在我们的感觉、观念或概念中存在着，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或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因为它是物质底反映，存在底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底产物，即人脑底产物，而人脑是思维底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便不可把思维和物质隔开。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8页。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袖珍本第624—625页）。

## （二）批判唯心主义

黑格尔把普遍物本身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于是就把普遍物和经验的存在直接混淆起来，同时也就立即非批判地把有限的事物当做理念的表现。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6页。

……在黑格尔看起来，所以是这样的，即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是精神的存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而精神的真正形式乃是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

神。把自然人本化，把从历史里创造出来的自然，把人的产物人本化，就在于把自然认作抽象精神的产物，从而就把自然的产物当作精神的环节、思想物。

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9页。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話**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

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

…………

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他的议论大抵是这样：

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

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

可见，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譬如在现在这个例子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个单个的果实就都是实体的，即绝对果实的**特殊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故弄玄虚地说：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但是我们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得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却最多不过是**虚幻的**苹果、梨、扁

桃和葡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理智所創造的**抽象**本質**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是**理智的**抽象**产物**。……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通常的果实的意义现在已經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实**”的生命过程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

……哲学家用思辨的术语……完成了一个**奇迹**：他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質**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以为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一般果实”）中**創造**出这些果实。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创造。

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現**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絕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5页。

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

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28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马赫关于物是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像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末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可以

归结如下：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马赫主义坚持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于是就马上陷入荒谬之中。因为，第一，它不顾感觉只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一定过程相联系这一事实，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第二，由于它假定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就遭到了破坏。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5页。

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40页。

……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包括在内）都辱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就是超越经验的范围。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53页。

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等等的学说，就是绝对幻想主义，也就是唯我论，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幻想。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56页。

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莱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规定”（创造、产生）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60页。

在这里略谈一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适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尤什凯维奇先生千百次显明地表现出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造成的那种极端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驳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时说道：

"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用两三句骗人的话所能证明的，而是要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第31页）尤什凯维奇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加以反驳"："这里首先不明白的是：'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前引书第52页）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这个人为了声明自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就公开乱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恩格斯以杜林为例指出：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些骗人的话；或者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并且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跟一个"不明白"这种问题的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毫无益处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不明白"，是为了用骗人的话来规避对恩格斯的十分清楚的唯物主义原理作根本性的答复，同时他重复纯粹杜林式的谬论，说什么"关于存在的原则同类性和联系性的基本公设"（尤什凯维奇，前引书第51页），说什么公设就是"原理"，"如果认为原理是从经验中推出来的，那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把原理作为研究的基础，才可能有科学的经验"（同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人只要对印刷文字稍加重视，就会看出下述思想一般说来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具体说来具有康德主义性质，这个思想就是：似乎有这样的原理，它们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且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经验。从各种书籍中找

来的、和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的一些明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连篇累牍的空话，就是尤什凯维奇先生们的“哲学”。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6—177页。

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感觉，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感觉，却是胡说、僵死的抽象概念、唯心主义的谬论。波格丹诺夫在编排下面的阶梯的时候，也就是制造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

（一）“要素”的混沌世界（我们知道，要素这个名词除了感觉，不包含任何其他的人的概念）；

（二）人们的心理经验；

（三）人们的物理经验；

（四）“从这种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认识”。

与人脱离的（人的）感觉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第一层梯级是僵死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实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普通的人的感觉，而是某种臆造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感觉，神的感觉，正如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

的观念。

第一层梯级滚开吧。

第二层梯级也滚开吧。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自然科学也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以前的心理的东西（而波格丹诺夫认为第二层梯级先于第三层梯级）。物理世界在心理的东西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心理的东西是有机物质的最高形式的最高产物。波格丹诺夫的第二层梯级也是僵死的抽象概念，是没有头脑的思想，是与人分开的一种人的理性。

只有完全抛弃前两层梯级，我们才能获得一幅真正同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相符合的世界图景。这就是：（一）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它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老早就已存在；（二）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7—238页。

费希特说，世界是我们的自我所创造的非我。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观念。叔本华说，世界是意志。内在论者雷姆克说，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内在论者舒佩说，存在是意识。波格丹诺夫说，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说法所含的同一的唯心主义实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9页。

如果自然界是派生的，那末不用说，它只能是由某种比

自然界更巨大、更丰富、更广阔、更有力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只能是由某种存在着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因为要“派生”自然界，就必须有一个不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说，有某种存在于自然界以外、并且能派生出自然界的东西。用俄国话说，这种东西叫作神。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变换这个名称，使它更抽象，更模糊，同时（为了显得更真实）更接近于“心理的东西”，如“直接的复合”、无须证明的直接存在的东西。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0页。

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7页。

……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真实认

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如果莱伊使用正确的哲学用语，他就一定会这样说：为旧物理学自发地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信仰主义不管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愿望如何却利用了这种代替。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1页。

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物质消失了”——这句话可以表达出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的基本的典型的困难，即造成这种危机的困难。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2页。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依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当物理学家说“物质正在消失”的时候，他们是想说，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把它对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归结为物质、电、以太这三个终极的概念，而现在却只剩下后两个概念了，因为物质已经能够归

结为电，原子已经能够解释为类似于无限小的太阳系的东西，在其中，负电子以一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过的，极大的）速度环绕着正电子转动。因此，物理世界可以归结为两三种元素（因为，正如物理学家贝拉所说的，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物质”），而不是几十种元素。因此，自然科学正导向“物质的统一”（同上），——这就是把很多人弄糊涂了的那些话（物质消失了，电代替了物质，等等）的实在内容。“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4—275页。

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竟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

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277页。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因为，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有区别，而是他们有共同点：唯心地解释“经验”和“能量”，否认客观实在。可是人的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唯能论”就是客观实在的模写。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8页。

哈特曼正确地感觉到，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就是一种时髦，而不是离开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重大的哲学上的转变。因此，他正确地向物理学家们解释说，要使这种“时髦”变成彻底的完整的哲学唯心主义，必须根本修改关于时间、空间、因果性以及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不能仅仅认为原子、电子、以太是简单的符号、简单的“作业假说”，也要宣布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和整个外部世界是“作业假说”。要就是唯物主义，要就是以心理的东西普遍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有很多人喜欢把二者混淆起来，可是

我们和波格丹诺夫不在其列。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3页。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感觉到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自身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0—321页。

"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1页。

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的危机，但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3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遗忘了物质。“物质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5页。

……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门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将来还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苦痛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

废物。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9—330页。

马赫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一种相反的、认为感觉是物的“符号”（确切些说，物的映象或反映）的理论对立起来，这种理论就是哲学唯物主义。例如，马克思的著名的合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Gedanken－Abbilder），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无非是由感觉产生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页。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类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6页。

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多少能够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即维

护这个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并列，或者整个地让位于信仰的学说。不可知论……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动摇的。康德（康德主义者）、休谟（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的拥护者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

列 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25周年》（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这就是说，不管一切现代“有学位的僧侣仆役”是官方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志愿兵，都应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攻击。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9—200页。

有些人说，在“自然”和“社会生活”出现以前就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它们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发展的外在形式或简单表现。

例如唯心主义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唯心主义者分成了几派。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7页。

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底体现，而马克思底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7页。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袖珍本第89页）。

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

义的残余。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袖珍本第85页）。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0页。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1页。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袖珍本第163页）。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袖珍本第271—272页）。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

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2页（袖珍本第287—289页）。

……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袖珍本第757—758页）。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袖珍本第770—771页）。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

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829页（袖珍本第785页）。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

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4页（袖珍本第790页）。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袖珍本第996—997页）。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前进——中国乒乓球队驳资产阶级“权威”》。

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要努力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要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学哲学用哲学》。

### （三）批判二元論和不可知論

……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

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说话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346页。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植物和动物身体中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威耶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

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318页。

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的排除（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和“自我”只是处在同一些“要素复合”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84页。

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

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们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Schrulle（怪论。——译者注）、狡辩、捏造。

（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99页。

在这里，恩格斯把哪两条哲学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模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

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却不容许自在之物的思想，宣称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04页。

……恩格斯公开地明白地说过：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说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巴札罗夫为什么要偷天换日呢？就是为了蒙蔽和搅混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不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作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感觉给我们提供的模写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上，尽管看法各有不同，却仍然可以作一个唯物主义者。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0页。

康德说：从现象，或者从我们的感觉、知觉（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等等过渡到存在于知觉之外的物，这就是超越，而这种超越对信仰来说是容许的，而对知识来说则是不容许的。休谟反驳道：超越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主义者也像休谟主义者一样，把唯物主义者叫作超越的实在论者、"形而上学者"，认为他们从一个领域非法地过渡……到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你们可以看到，现代追随康德和休谟

的反动路线的哲学教授们……喋喋不休地用千百种调子重复着这些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超越”的责难。……但全部问题在于：“超越”的思想，即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原则的界限的思想，乃是不可知论者（包括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荒唐思想。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3页。

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任何神秘的、古怪的、玄妙的差别，是十足的哲学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7页。

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也包括在休谟路线的拥护者之内，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贝克莱主义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作“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反映在我们经验中的客观实在，我们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我们唯物主义者，像恩格斯一样，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客观实在。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 a 是不的意思，gnosis是知识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为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参看上面恩格斯

所叙述的不可知论者的立场）。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宽容有关牛鬼蛇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妄想提出所谓“新的”术语、“新的”观点，实际上却是糊涂地混乱地重复不可知论者的回答：一方面，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纯粹的主观主义、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改名为要素，那就可以设想它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6页。

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作为我们感觉泉源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们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作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戍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

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牛鬼蛇神的教义分别开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7页。

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7页。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我们以外的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天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页。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不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觉或器官，他就能够认识自然界更多的属性或事物。在外部世界中，不论在无机界或有机界中，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第163页）〔632—633〕

这对于反对不可知论是重要的

列　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1909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64页。

另外一些人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否定的力量：观念和物质，意识和存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互相否定，彼此斗争，所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

例如二元论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二元论者也像唯心主义者一样分成了几派。

唯物主义的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

当然，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方面和

物质的方面是同一个自然或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决不能把它们看做不相依存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

由此看来，所谓二元论是没有根据的。

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就是如此。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7—288页。

唯心主义否认世界及其规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们知识底确实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9页。

既然世界可能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

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能认识，科学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材料。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1页。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453页（袖珍本第430页）。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毛泽东：《论久持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袖珍本第458页）。

## （四）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

1848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引起了完全的变革。由于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开始了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揭幕的巨大跃进，于是民族坚决地摈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的风沙中迷失了道路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也实在应该得到这种遭遇。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

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

……沃尔弗形而上学的思想空虚，认为一件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3页。

因为除现在流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最平凡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这样应用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而不考虑或者甚至不去想想，他们因之必然得出怎样的结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也还有它的信徒；从经验上去驳斥它，正如从经验上去证明它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去问问那些想“机械地”解释一切的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个结论和是否承认物质的同一性，那我们将会听到多少种不同的回答！

最滑稽可笑的是：把“唯物主义的”和“机械的”等同起来，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他想用“机械的”这个形容词来贬低唯物主义。诚然，黑格尔所批判的唯物主义——十

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而且这有个非常自然的原因：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给一般的自然观提供基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7页。

……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特性之一。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狄德罗的观点。恩格斯之所以和"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萧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下述的观点：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而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马赫，自然也会完全像其他一切御用哲学的御用教授一样，无视一切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页。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决没有越出他们导师〔即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像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要使〔唯物主义的〕理论向前发展"。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

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专把力学的尺度用于化学的和有机的自然界的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最新”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是反辩证法的”。这个局限性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丝毫没有理解的。第三个局限性是：“在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没有不放心贩子们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十分注意的是：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

只要稍微具体地想一想恩格斯和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反对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庸俗化，甚于拥护这些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5页。

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摈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7页。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页）。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思想，在欧

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袖珍本第275—276页）。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 三、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 （一）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标准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有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同样的氧和氮混合的大气以及等量地蒸发和凝结水蒸汽的天体，才是如此。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汽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太阳、恒星、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1—582页。

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

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页。

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

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

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1—352页。

社会民主党不是轻率地提出了起义的口号。它一向反对，而且还要继续反对革命的空话，要求清醒地估计力量和分析时机。

列　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506—507页。

我们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用一般的空话来回避对客观情况进行分析，只有对客观情况加以充分地估计才能彻底地、最后地解答这些问题。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又要看对这些问题如何解答才能决定；……

列　宁：《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113页。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直接面临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简单单地直接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直接决定目前面临的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

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　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99—100页。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评价革命的客观进程作为谈论策略的基础。

列　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324页。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天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1页。

英国人毕尔生……表示："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问题不在于重复康德的先天性学说，……问题在于：理性、思维、意识在这里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理性并非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它的最高产物之一、它的过程的反映，而自然界倒是理性的一小部分。……“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是信仰主义的公式。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2—163页。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9页。

“经验一元论之所以能成立，只是因为认识积极地协调经验，排除经验的无数矛盾，为经验创造普遍的组织形式，以派生的、有秩序的关系世界代替原始的、混乱的要素世界。”（……）这是不对的。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2页。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感觉到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

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了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的泥坑，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末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札罗夫曾相信那些硬说神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末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4页。

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规律＝现象的平静的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怎样去寻找真理呢？怎样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呢？

每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为着某个问题而发生热烈的斗争，那末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事实和文据，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口供以及这些口供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这种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据以及证人口供的工人发表

一些意见。

列 宁：《几个争论问题》（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5—136页。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 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5页。

排除科学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

列 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6页。

只有客观地考察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的所有相互关系，因而也考察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察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先进阶级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

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用尽量客观的明确的态度努力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列　宁：《远方来信》（1917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2页。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

列　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267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列　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页。

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列　宁：《论革命空谈》（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页。

……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是革命家最危险的错误。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

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

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考虑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参照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精神”，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1925年）。《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0页。

他们认为，由于历史所赋予苏维埃国家的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者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能“制

定”新的法则，“创造”新的法则。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法则，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法则。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这是不是说，人们就因而废除了自然法则、科学法则，创造了新的自然法则、新的科学法则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力的破坏作用并利用它来为社会谋福利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法则，丝毫没有创造新的科学法则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法则、科学法则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法则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

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但是原来的这些法则，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

……经济法则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地进行的；与此相反，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的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法则的公式，早已在

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萨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身外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存在于我们身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法则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论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

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法则，"改造"经济法则。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

能性，而且简直会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瞎摸。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

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5页（袖珍本第154—155页）。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172页（袖珍本第162页）。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袖珍本第165—166页）。

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袖珍本第167页）。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

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袖珍本第288—289页）。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0—511页（袖珍本第488—489页）。

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

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0页（袖珍本第544页）。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袖珍本第623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袖珍本第7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

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袖珍本第757—758页）。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802页（袖珍本第758—759页）。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

和演说也是这样。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袖珍本第791页）。

“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页（袖珍本第793—794页）。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

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855页（袖珍本第810页）。

……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袖珍本第772页）。

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5页（袖珍本第848页）。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

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4—1015页（袖珍本第916—917页）。

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

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9—1070页（袖珍本第970页）。

……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1080页（袖珍本第980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6页（袖珍本第1203页）。

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4页（袖珍本第1357—1358页）。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5—406页。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4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9年第3、4期合刊社论：《关于总结经验》。

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 （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对右倾保守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

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劳动是专属于人类的。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劳动过程终末时取得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他不仅引起自然物的一种形态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并以这个目的，当作法则，来规定他

的活动的样式和方法，并使他的意志，从属于这个目的。这种从属，不单是个别分散的行为。劳动器官要紧张起来，固不待说。在劳动全历程中，他还须有有目的的意志，当作注意，表现出来。一种工作的内容及进行方法对于劳动者越少有吸引力，越使他不能把这个当作他自己的肉体力或精神力的活动来享受，注意就越是必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193页。

……如韦柯（Vico）所说，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正好是在这一点：前者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后者非我们自已造成的。工艺发达的研究（……），会把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关系，……揭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8页89注。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

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4—305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

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308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

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1页。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

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375页。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8页。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5—536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

**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2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全部宏伟的内容和灿烂的光辉，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列　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2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

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地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195页。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

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

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即华德的神、波格丹诺夫的“代换”等所创造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7—298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他们教工人阶级认识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用科学代替了梦想。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页。

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在每个时期内，无产阶级的策略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迟缓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具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55页。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注意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

注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

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0页。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中间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打破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3页。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列　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5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让工人们建立起自己监督自己工厂的制度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

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 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7页。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天才。天才在人民中间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8页。

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

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

列　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天才的组织家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2—383页。

……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页。

这里证实了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

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列　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

几乎用不着怀疑，最近一年来我国建设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发挥了创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这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一个主要成就。

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的发挥和劳动高潮的掀起是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促成的：

（甲）通过自我批评反对束缚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乙）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旷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

纪律的分子；

（丙）通过实行不断生产制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结果，我们在劳动战线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们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呈现出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在劳动中的互相呼应。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7页。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法则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发的、无可抑制的、不受人们影响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如果把这些过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就可能影响自然过程这点来说，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下，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法则，估计到它们，依靠着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坏力转而为社会造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有人说，经济法则具有自发性质，这些法则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把法则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法则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法则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则方面的情形一样，……

…………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控制"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法则或"制定"科学法则。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人们能够发现法则，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运用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控制它们。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

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4页（袖珍本第12—13页）。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176页（袖珍本第166—167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

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袖珍本第268页)。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袖珍本第271页)。

……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

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袖珍本第271页）。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3页（袖珍本第381页）。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页（袖珍本第383页）。

……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

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袖珍本第437页）。

（六〇）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点的特人类在战争中强

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468页（袖珍本第445—446页）。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

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0页（袖珍本第448页）。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袖珍本第454—455页）。

……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袖珍本第455页)。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

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481页（袖珍本第457—459页）。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

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3页（袖珍本第461页）。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4页(袖珍本第462页)。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

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501页（袖珍本第478页）。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

毛泽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3页（袖珍本第924页）。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袖珍本第1091页）。

……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6页（袖珍本第1142页）。

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

应当努力。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9—1260页（袖珍本第1156页）。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袖珍本第1163页）。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

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397—398页。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

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页。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

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57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588页。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毛泽东：《"季节包工"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159页。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2页。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9页。

……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页。

# 第五章

#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 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 （一）实践是認識的来源和动力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页。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

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5页。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管理艺术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试一试，犯点错误，就

会学会管理。

列　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1917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5页。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260页）。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

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

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

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277页（袖珍本第263—265页）。

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袖珍本第267页）。

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袖珍本第164—165页）。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袖珍本第165页）。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175页（袖珍本第165页）。

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398页。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3页。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

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2—493页。

……青年同志们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毛主席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1939年10月）。转引自1967年9月1日《光明日报》。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袖珍本第817—818页）。

## （二）实踐是認識的目的，是检驗眞理的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踐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經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圍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

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4—345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7页。

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和认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离开实践而想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 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

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8—139页。

……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40页。

……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

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143页。

……恩格斯……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跃进。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和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跃进。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地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195页。

从主观的概念和主观的目的到客观的真理

卓越的地方是：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体的一致的“观念”，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极其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204页。

观念是“真理”……。观念即真理，作为过程——因为真理是过程——在自己的发展(……)中通过三个阶段：（1）生命；（2）认识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和技术（见前），——（3）绝对观念（即完全真理）的阶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来再看。

**黑格尔**

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所有这些都在《认识的观念》这一章（第2章）中——即在向“绝对观念”（第3章）的转化中——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费尔巴哈论纲”。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实际运动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胜过一打纲领。”这句话现在特别使人信服。在实际上对富人和骗子加以切实管制、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统计和监督的每一个步骤，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只

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列　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387页。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

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2页（袖珍本第268—270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袖珍本第273页）。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656页（袖珍本第623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5页）。

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

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袖珍本第825页）。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

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875页（袖珍本第830—831页）。

## （三）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

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　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天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页。

唯心主义者冯特根据这个"思维经济原则"很恰当地把马赫叫作"翻了一个面的康德"。在康德那里是先天和经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天，因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实质上是先天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5页。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

这是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9页。

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7—318页。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0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

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袖珍本第165—166页）。

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袖珍本第267页）。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袖珍本第264页）。

# 二、认识的基本规律

## （一）認識过程的两个飞跃及其辩証关系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06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踐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經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出界限，那末，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的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论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們**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页。

……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經驗**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个单独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形式）展示出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

们可以给它提供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8页。

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个体到种和属的上升运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9页。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99页。

**注意**

（1）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2）机智和智慧。

机智把握住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关联，使“概念通过矛盾显现出来”，但不能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3）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冲淡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是活动的（regsam）和活生生的，——才能得到、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9页。

我们表象的对象和我们的表象有区别，自在之物和为我

之物有区别，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像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一样。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6页。

感性的东西＝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和真实的东西

列　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1909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57页。

这段话的实质是这样：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个环节、（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愈来愈远的运动——这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看到。**注意**。黑格尔所指的概念的“各个环节”有没有转化的“环节”的意义呢？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

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静止（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就在于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人永远产生（思想和客体的这个矛盾）和永远克服这个矛盾……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概念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虽然概念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但这是“精神的”单纯性，观念的单纯性）——直接的只是那对“红色”的感觉（“这是红的”）等等。概念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而是对象的本质（……），是一种“自在的”（An sich）东西。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1页。

观念是〔人的〕认识和意图(欲望)……(暂时的、有限的、局限的)认识和**行动**的过程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完备的客观性。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209页。

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1页。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较低级的。实质在于：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这里，即在时间的概念中(而不是在表象对思维的关系中)。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5—246页。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9月8日《人民日报》。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

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275页（袖珍本第261—263页）。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

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280页（袖珍本第267—268页）。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

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袖珍本第268页）。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4—285页）。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袖珍本第774页)。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袖珍本第268—269页)。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

识论。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6—228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

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袖珍本第270—271页）。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

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见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袖珍本第273页）。

## （二）列宁论認識的圆圈

| | |
|---|---|
| ……《由于上述的方法的性质，科学是一种自身封闭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而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在一起；同时这个圆圈是圆圈的圆圈……这一链条的各环节便是各门科学》……（第351页）〔318〕 | 科学是圆圈的圆圈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1页。

认识的辩证法

注意

注意

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savoir?)。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接触的圆圈。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面相符合的标准（＝实践）。)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0页。

……把哲学史比做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有许多圆圈》……

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
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Paul Volkmann（保尔·福尔克曼。——原编者注）（……）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 Gassendi (Spinoza?) ①。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 三、真理和错误

## （一）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 1．客观真理。批判唯心主义的真理观

……（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①伽桑狄（斯宾诺莎？）。——译者注

……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而不否定客观真理，是可以的；但是，否定绝对真理而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0页。

……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能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能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

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如果真理（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末，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124页。

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乱了第二个重要前提，即客观实在反映在人的感觉中，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

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或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客观性（像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像休谟那样），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5—126页。

但是，像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7—128页。

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8页。

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

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1页。

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某一公式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3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

术），走向客观真理。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9页。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5页）。

## 2. 相对眞理和絕对眞理的辯証关系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

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9—160页。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578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

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5页。

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

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1—22页。

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

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28页。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95页。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末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页。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界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末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渐渐出现了，而且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相信，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象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

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扰并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象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为了比如说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象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种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前生物学上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些真理整堆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末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

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98页。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

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308页。

……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

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立住脚以后所接受的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拿来同那种替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出尔反尔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段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硬将各个声明，统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因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 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诀混为一谈。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07页。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度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度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

不要轻视共和制度和争取共和制度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度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度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把专门共和制度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度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71页。

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

列 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82页。

不应当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个伟大口号变成空谈。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

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用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它就会变成空谈。“每次罢工都隐藏着社会革命的灾祸”，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说每次罢工似乎都可以立即导向革命，那就是胡说。

列 宁：《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页。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是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中，在归纳中去寻找原因，不是a priori而是a posteriori（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原编者注）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不是在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它们是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感性材料为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它的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要求原因是现实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9页。

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

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引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前进，以争取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5页。

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1—132页。

……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总是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

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3页。

……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页。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

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页。

……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

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9页。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页。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即我们智慧的产物）。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7页。

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6页。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指出的。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6页。

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不是这样吗？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7页。

这一段是在"归纳的推理"那一节中。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见：归纳和类比的联系——和推测（科学的预见）的联系，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内容。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 **注意**：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还不存在，资本主义沿着上升的路线相当平稳地发展着，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起作用，——那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某一国家内胜利，它只有由于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实行了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底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已变为了垄断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不可救药的弱点，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决定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时期的不同，——那时候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得出了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底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底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我们在这里有着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互相矛盾，而且还互相排斥。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探究事情底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表面上的引证，他们可以说：这些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地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底结论对于在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底结论则对于垄断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49页。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

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4页（袖珍本第462页）。

……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

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5—486页（袖珍本第463—464页）。

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8页。

## （二）馬克思主义者对待錯誤的态度

……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级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4页。

……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第125页。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

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223页。

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們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57页。

对于从1878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都将被克服，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人确实是坚韧不拔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

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锻炼来责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只要任务提得正确，只要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44—345页。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成立这一点上（“暂为共

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争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绪时这样写过），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列　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象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

列　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8页。

工人阶级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社会，从少数人龌龊地营私致富而使多数人遭

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弊病和弱点，只要工人阶级不断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就行了。

列 宁：《论饥荒》（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2页。

让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进行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

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　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53—54页。

是的，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工人们自己在创造社会主义，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是在这个实践中学习，并为正确地干革命的艺术打下基础。

列　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64页。

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我们会碰到很多多余的和有害的因素，但工作已经开始，如果我们也犯错误，那末不应该忘记，每个错误都是有教益的。

列　宁：《在阿列克谢也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60页。

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如果一种错误是对群众有影响的政党所犯的错误，老实地承认这种政治错误，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列　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7—168页。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苏维埃政权机构中还有不少的缺点。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神丹妙药。它不能一下子治好过去的毛病，不能一下子清除愚昧、无知、野蛮战争的后果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遗毒。但是它提供了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使受压迫的人能够站立起来，能够逐渐掌握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生产的管理。

列　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8页。

可是这些庸人不能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而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同斗争着的被压迫群众在一起，而不是同那站在一旁、胆小地期待着的市侩英雄在一起。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进程中摆脱错误的斗争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期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要强得多，——这就是

道伊米希这班先生所不能了解的真理。

列 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9页。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农奴制颠复后过了半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始终保持替资本服务的本色，抓住虚伪透顶的论据；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者，而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用荒唐的速度来铲除旧制度的遗迹！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6—387页。

在这样艰难、伟大和崭新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在所难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慌张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 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476页。

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聪明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

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而容易地纠正错误的人才是聪明人。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7页注。

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辩护错误，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页。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

派别斗争有它客观的逻辑，甚至最好的人，如果他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到在实际上同无原则的恶意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步。派别斗争（例如“前进派”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都是这样

教训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意见分歧的抽象本质，而且还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上怎样展开和变化的具体情况。

列　宁：《党内危机》（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35页。

我肯定地说，错误总是由小到大的。分歧总是由小地方开始的。人人都免不了会受伤，但是，如果这个伤已经开始溃烂，那就会变成不治之症。

列　宁：《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

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那就应当纠正，而不应当反对纠正。……如果你不愿意克服它，那你就犯了双重的过错。你应当……及时地纠正，不要等到别人指出后再去纠正。

列　宁：《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页。

……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需要有觉悟的、决心作自我牺牲的人，它可能犯错误，但是它能够纠正错误；它所领导和挑选的人是了解我们要走的道路，知道还要经历哪些困难的人。党不欺骗工人。党不乱开空头支票。

列　宁：《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页。

……对于一个人根据他自觉采用的一定的原理出发而犯的任何一种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如果不找出它的理论根源，那是不可能充分认清它的。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79页。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在几十年内从事于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的思想，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你稍微夸大了一点，你就会使一个真理得到证实，那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已经把俄国说服了，我们已经把俄国从剥削者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劳动者了，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摆些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列　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6页。

如果你犯了错误，代表大会就应当肯定这个错误，……

我认为，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谁都可能犯错误），那末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谁要为这个错误辩护，那就会造成政治危险。

列　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0页。

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谁要反对这种斗争，谁就一定会被立刻开除。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就不应该海阔天空地说空话了，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害怕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们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末，这就是说，这些错误今后不会再犯了，我们将更好地选择时机。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4—465页。

每一次历史上的独特变革，都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形式上引起某些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列　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页。

要善于纠正错误，第一、必须研究并熟悉各机关、企

业、部门等等的工作情况；第二、必须及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切合实际的改革，并真正贯彻下去。

列　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页。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毛病，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阶级的统治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36页。

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学会改正这些错误。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页。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作到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进行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新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页。

我们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习下去，要用实际经验来检查我们每一个步骤，不怕多次地改进初步着手的工作，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能升到以后的班级里去了。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页。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和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不要怕承认失败，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要把作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作起。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就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应该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列 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

……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

列　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都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了。只有审慎地权衡每一细小的步子，估计到自己的一切细小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达到自己的目的。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34页。

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的缺点通常同他的优点有关。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继续。如果优点的继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那就会变成缺点。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4页。

有些共产党员以为，可以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作那还没有完成和作得不对的事情，就能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耽于错觉，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

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失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列 宁：《政论家的短评》（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7页。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距离内把探到的狐狸用带有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在离雪地稍高的地方围起来。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造”的设置，只有当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微微启开的时候，它才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等着它。谨慎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继续”却变成了缺点。狐狸的被捉，正是由于它的过分谨慎。

…………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估计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然很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列 宁：《政论家的短评》（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8－180页。

……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

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

共产党人应该不局限于自己的狭隘经验，……不怕犯一些在一种新的困难的事业开始时必然要犯的错误。

列　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6页。

无疑地，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我国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是我们国家机关的过错。

列　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7页。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

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着重于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打个比方，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了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布尔什维克干了蠢事，不过等于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干了蠢事，就等于他们说“二二得烛”了。

列　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8页。

必须提醒群众。革命是件困难的事情。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应当承认错误。怎么办？应当说明。

列　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1917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1页。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一般地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人们有这种情绪，既然人们远不是热情地对待自我批评，那末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

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老实地承认。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27页。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末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都是对的。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要求经济工作人员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吗？难道世界上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的人吗？培养经济工作干部需要很多年，我们应当以最爱护最关心的态度对待经济工作人员，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攻击经济工作干部，而是为了加强和提高他们，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0页。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嘿，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

错误。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illegible]话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页。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来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经常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散漫性、个人主义、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复发的现象"……从而把某种犹豫心理、某种动摇情绪散播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9页。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与当时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

起来，还是占很小的少数。但当时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而农民却是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着无产阶级。而且他们并没有弄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由缓慢的数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底规律，那末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变革，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底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底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末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是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

义的妥协主义政策。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6—697页。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95页（袖珍本第89—90页）。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

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袖珍本第163页）。

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袖珍本第270页）。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袖珍本第414—415页）。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袖珍本第761页）。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

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1—942页（袖珍本第891—892页）。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袖珍本第996页）。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

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页（袖珍本第997页）。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5页（袖珍本第1334页）。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毛泽东：《论 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袖珍本第1369页）。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

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2—483页。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16日《解放军报》。

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27日《文汇报》。

# 四、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 （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

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 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質**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7页。

……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尽地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

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一切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末，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可是，果如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

（"研究，宣传，组织"。——原编者注）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

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　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188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地融合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337页。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而且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获得了多么大的发展和多么广泛的传播，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

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列 宁：《革命冒险主义》（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163页。

注意

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2—233页。

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因为“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

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　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列　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

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一般说来，这些公式是正确的，可是具体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列　宁：《论两个政权》（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背诵一些早已失去意义的……词句。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lpha$）历史地，（$\beta$）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gamma$）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

……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

列　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139页。

……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页。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猜透这种特点。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1页。

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7页。

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民族和平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和发展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苏维埃政权。任务是很困难的，但是完全可以完成。

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列 宁：《给阿捷尔拜疆、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达格斯坦、哥里共和国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5页。

……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

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9页。

……科学和实际活动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践间的联系，它们的一致，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底南针。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1—7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袖珍本第498—499页）。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

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522—523页（袖珍本第499—500页）。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 700 页（袖珍本第667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袖珍本第753—754页）。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

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袖珍本第772页）。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817页（袖珍本第772—773页）。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

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袖珍本第774页）。

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5页）。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

固了。……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袖珍本第995页）。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中国共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 （二）反对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

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但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

当形成明确的思想，……

恩格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56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60页。

……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

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463页。

……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忽视这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面，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

列　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自然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是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在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实际运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405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

主义吗？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在除开“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则“主观地”来评定一切，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这位博学的学究说，我在书房里是一个决定论者；可是，关于哲学家要关心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这一点，却丝毫没有谈到。马赫之所以胡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问题。

“……每一个新发现都暴露了我们知识的不足，都显示出至今尚未被看出的依赖性残余……”（第283页）妙极了！这个“残余”就是我们的认识日益深刻反映的“自在之物”吗？完全不是这样：“……由此可见，在理论上拥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第283页）瞧，分配得多好：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或者：理论上是客观主义（即“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实践上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俄国的小市民思想家，民粹派，从列谢维奇到切尔诺夫，都同情这种庸俗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迷恋这样的胡说，羞羞答答地掩饰马赫的特别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十分可悲的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196—197页。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

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　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我想回答这里所涉及的关于教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熟读死背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无论如何不是背弃学说，无论如何不能叫做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而且要再三地重复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　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99页。

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

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应用这一点。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53页。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对于第二国际的不满正在蔓延和滋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起领导作用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掌握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中央领导机关无论如

何不能建立在使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基础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3—74页。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这样下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言论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旧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1—252页。

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

列　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3页。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藉引证和格言，而是凭藉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

主义者不能以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年）。《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2—273页。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底汇集，而这些教条是“永远”不变的，虽然社会发展底条件已经改变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末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底结论和公式但不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们。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

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

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1950年)。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55页。

我们决不能向那距现时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要求，要他们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在每一个别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和任何的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我们规定出可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在每一个别国家里发生的所有一切理论问题的现成答案，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底后代子孙——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来咀嚼现成答案，那就可笑之至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向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要求，要他们不局限于读熟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一般原理，而要他们领会马克思主义底实质，要他们学会估计到社会主义国家已在我国存在二十年来的经验。最后，要他们学会依据于这个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底实质，来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更加完善。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6—767页。

……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

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

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鄜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799页（袖珍本第754—757页）。

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3—49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

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袖珍本第777—778页）。

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页（袖珍本第197页）。

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袖珍本第268页）。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

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5页）。

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袖珍本第775—776页）。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有书本知识

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821页（袖珍本第776—777页）。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袖珍本第996页）。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1页。

# 五、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 （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辯証关系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級**。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

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0—521页。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注意**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認识论中的实踐：**

**…………**

换句话说：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作为主观东西的概念（=人）又以自在的异在（=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己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实现（完成）自己的趋向。

在理论的观念中（在理论的领域中），主观的概念（认识？）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性的东西来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一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

在实践的观念中（在实践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

主体在这里突然代替"概念"在其自在和自为的存在，即作为规定的主体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229页。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袖珍本第272—273页）。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

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1—502页。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袖珍本第808页）。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袖珍本第1366页）。

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

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398页。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7—468页。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二）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承认这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小农参加社会民主运动这个特别迫切的问题上也坚定地采取阶级观点，决不为小资产阶

级的利益放弃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地，要求受现代整个资本主义压榨而破产的小农放弃自己的阶级观点而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102页。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

列 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49页。

资本主义制度的习气太深了，改造几百年来受这种习气熏染的人，是一件困难的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

列 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3页。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26页。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培养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94—96页。

现在要继续保持并且加强我们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所需要的那种纪律。觉悟的工人们知道，如果你们工人在以前没有表现出这种纪律，那我们就可能遭遇到象匈牙利那样的命运。愿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且在你们的地方上做到使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一个主要任务：必须丢掉、必须尽快地铲除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该诅咒的口号。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提高到最高度，这样我们才会是不可战胜的。

列　宁：《在全俄玻璃磁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2页。

……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着。……

……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在工会中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流派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这种现象，加强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列　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5—166页。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

……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6—877页（袖珍本第832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0—471页。

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21页。

## （三）改造主观世界的途径

……未来教育——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的方法——的胚芽，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1页。

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月几年都不能受到的。

列　宁：《俄国革命的开始》（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77页。

就迅速和完满地教育全国公民来说，革命时期的几个月，有时胜过政治停滞时期的几十年。

列　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530页。

真正的群众教育永远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不能脱离群众本身的革命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被剥削的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战斗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列 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7页。

要观察，就应该到下面去观察——下面可以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就应该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可以专门从事观察。您没有这样做，而是使自己处在一个编辑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在这个地位上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不健康的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埋怨上，浪费在对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的观察上。

您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上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在这种地位上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失去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

列 宁：《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0页。

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人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养成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学习、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称号。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2页。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穷困贫瘠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所以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青年团员个个都是有知识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实行了自觉的纪律，看到全体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5页。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2页。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页。

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自我批评，机关的停滞和腐朽，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人阶级创造主动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在这一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也为我们的前进，为劳动者建设力量的发挥，为竞赛的展开，为突击队等等提供了材料（和推动力）。好处是会抵销和**盖过**坏处的。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2页。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

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1页。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4页。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袖珍本第815页）。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9页（袖珍本第814页）。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547页（袖珍本第523—524页）。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

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3—554页（袖珍本第529—530页）。

……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5页（袖珍本第531页）。

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2—613页（袖珍本第582—583页）。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

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袖珍本第604—605页）。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袖珍本第774页）。

……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袖珍本第782页）。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

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袖珍本第808页）。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6页（袖珍本第887页）。

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7页（袖珍本第888页）。

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袖珍本第889页）。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袖珍本第905页）。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袖珍本第1329页）。

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1950年）。《新华月报》1950年第7号，第503页。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

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1951年）。《新华月报》1951年第11号，第5页。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9页。

# 第六章

# 对立统一规律

##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 （一）两种发展观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8页。

……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

特性、 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24页。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

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被这样一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这些障碍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而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页。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

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家学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

残余还牢牢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339页。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辩证法的特征：自己运动、活动的泉源、生命和精神的运动；……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7页。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切尔诺夫附和着反对黑格尔的一切"形而上学者"而重复的反驳……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没有指出运动的可能性，它自身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那种（辩证的）矛盾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搁置起来。**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4—285页。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后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形而上学向我们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280页。

……辩证法认为不应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不应把它了解为过去事物底简单重复，而应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2页。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

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

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292页（袖珍本第275—279页）。

……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5页）。

## （二）唯物辩証法的特点

……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阐明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因此，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

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页。

……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列　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人们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提出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

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进程；“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由于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比通常）更丰富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参看1868年1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

（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

或者可以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

**辩证法的要素**

（1）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

（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

× 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

一般的形式。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和16是9的实例））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239页。

辩证法是导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字，其含义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个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永恒运动着，永恒变化着的现象，而把自然界底发展看作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对立势力互相影响的结果。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0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基本特征是：

（1）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底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

…………

（2）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

（3）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看作数变不会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由不显露的细小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

（4）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底斗争，旧东西与

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底实在内容，由数变进到质变的这一过程底内容。

…………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底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0—694页。

## （三）唯物辩証法的基本原则

### 1．事物的普遍联系原则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9页。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总是同一个**我**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这些不同的印象又是由同一个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不同的感官才能接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页。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只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形联系起来考察。每一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作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r，则夹直角的两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这两边中的一边＝r，则另一边＝正切，而斜边＝正割。这样一

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9页。

……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0—341页。

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1—352页。

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

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8页。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第43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 注意

因此，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

（1）《联系的必然性》

和

（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 非常重要!!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意思：
>
> 1.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
>
> 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96页。

……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

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一切都是互为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国——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

（相互）关系构成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7页。

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约，那末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

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

…………

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帐，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5页。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规律；……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7页。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袖珍本第276页）。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袖珍本第288—289页）。

## 2．事物的普遍发展原则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但是，如果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末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担负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可以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并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胳，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必须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页。

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以及19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党的战略不是什么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随着历史的转变和历史的变动而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对每一个历史转变都制定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

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整个时期内都起作用。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3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42页。

什么是辩证方法呢？

有人说，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

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袖珍本第500页)。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象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袖珍本第1357页)。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3号，第1页。

## （四）唯物辩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8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

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　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4页。

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列　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页。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袖珍本第279页）。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袖珍本第310页）。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袖珍本1357—1358页）。

## （五）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証法的核心

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袖珍本第274页）。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袖珍本第310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页。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5月10日《解放军报》。

##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一）矛盾的普遍性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

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

已经看到，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133页。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frac{1}{2}}=\sqrt{A}$。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就得出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sqrt{-1}$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sqrt{-1}$来运算，那末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3—134页。

……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页。

……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9页。

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多样化了。……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出，什么样的多样性和多都包含在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单位概念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3—604页。

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

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而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页。

……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摈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9页。

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自

身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电、磁等等情形下，不可固执一面，而且也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想固执一面一样，在思想情形下也是如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5页。

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0—311页。

真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对：矛盾推动生活前进，而活的矛盾要比人的理智对它的最初感觉更丰富、更多种多样、更富有内容。

列 宁：《给阿·马·高尔基》（1909年）。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4页。

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页。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和“点截性”（＝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9页。

某些同志断定说，经过一个时期，不仅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间的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无疑是会存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指的是各种不同的部门，那末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工业和农业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要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就文化技术水平悬殊来说的本质差别，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至少是因为企业

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袖珍本第280页）。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

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

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295页（袖珍本第280—282页）。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

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袖珍本第796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455页。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8页。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3页。

## （二）矛盾的特殊性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

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161页。

他（指李卜克内西。——编者注）从我给马克思那几篇关于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论文写的"引言"中，引证了凡是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策略辩护的东西。最近，他乐于宣传这个策略特别是现在当柏林正在准备特别法的时候。但是我推荐这个策略，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很多附带条件。至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根本不能奉行这个策略。就是对于德国，明天这个策略也可能成为不能接受的了。

恩格斯：《致拉法格》（189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

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06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　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　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如果要拟定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者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共同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0页。

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阶段。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

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3—134页。

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

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

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秘密状态，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

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4—136页。

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东西之外，还有着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底专门特点就是：它在经济上替社会服务。上层建筑底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并且替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语言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所以语言才是独立科学——语言学——底研究对象。如果没有语言底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对

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袖珍本第283—284页）。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

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

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303页（袖珍本第289—290页）。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

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

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那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305页（袖珍本第290—292页）。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袖珍本第310页）。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

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60页（袖珍本第56—57页）。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

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166页（袖珍本第155—157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

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

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531页（袖珍本第506—508页）。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

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7页（袖珍本第567—569页）。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1314页（袖珍本第1209—1210页）。

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袖珍本第1226页）。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袖珍本第286页）。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袖珍本第27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袖珍本第294页）。

##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証关系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这里的情况表明：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67—468页。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

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而且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获得了多么大的发展和多么广泛的传播，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
《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

他们回避"一般的、广泛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归根到底，只有广泛的具有原则性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他们忘记了，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而在每一个场合盲目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发生恶劣的动摇和丧失原则性。

列　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自然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是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在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实际运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

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405页。

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

者对立起来。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410页。

| | |
|---|---|
|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 **注意**<br>认识的辩证法<br>**注意** |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

> 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好极了！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页。

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

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

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俄国一国的意义。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页。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猜透这种特点。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1页。

……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9页。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已特有的经济法则，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法则，例如，在单一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法则，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法则。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法则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法则互相联系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54页。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

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

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8页（袖珍本第293—295页）。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5页）。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

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袖珍本第852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袖珍本第855页）。

## （四）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重要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

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95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页。

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4页。

……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

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　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直接面临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简单单地直接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直接决定目前面临的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　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99—100页。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就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同时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

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 宁：《游击战争》（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6—197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0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lpha$）历史地，（$\beta$）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gamma$）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 宁：《论口号》（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9页。

……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列　宁：《"共产主义"》（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07页。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

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300页（袖珍本第286—287页）。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306页（袖珍本第292—29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袖珍本第294页）。

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

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袖珍本第755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袖珍本第892—893页）。

#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473页。

我的看法是：不要忽略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它提到首位（尤尼乌斯没有这样做）；一方面要提出一切民主要求，同时要使它们服从于社会主义革命，加以配合，使这些要求共同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布哈林不恰当地排除其中的一个）；并且要记住，争取主要东西的斗争也可能从争取局部东西的斗争开始。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

仅仅一般地做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

者，还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并全力抓住这个环节，掌握整个链条，准备稳步地过渡到下一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2页。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的特征。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1页。

大飞跃时代的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被破坏的旧的东西极多，并且有时旧东西的破坏比新东西的萌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来得更快，因此我们就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252页。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而危险的；必须随机

应变和实行退却；这是等候西欧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这个革命的成熟过程是极其长久的；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险恶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目前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3页。

在我们所谈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抓不住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 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90页。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

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挑选那个你自己想抓的环节。1917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而也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革命的俄国终于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总算照顾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从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觉得，农民看见，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兵士都清楚地知道，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尽管在其他方面我们作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照顾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抗战。当时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进攻我们，企图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的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要来了，共产党能同地主作斗争。因此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因此我们获得了胜利。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然而，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地退却和严格地遵守纪律上面。只要有人稍微有点惊惶失措或破坏纪律，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让那些已经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一切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实行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纪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

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和总结的关键，并不在于政策方针的改变；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人们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太多了。可

是谈的都是废话，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改造旧机关，建立新机关，其实这是最有害的。我们得出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挑选人材。一个惯于反对琐碎事情、反对办事文明，惯于拿个人作用来代替改造机关的革命家，是难于领会这一点的。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应当在政治上冷静地估计一下，我们跑得太远，以致不能而且也不必保持全部阵地了。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7—268页。

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

列　宁：《论合作制》(1923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9页。

……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

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的毒手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工业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3—144页。

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我们必须从农业开始，那末现在要继续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推进整个经济，所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现在，如果不及时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工业品等等，农业本身就不能进展。因此，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末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1页。

……要实现这种宏伟的计划，决不能茫无头绪，乱抓一把。要实现这种计划，首先必须找出计划的基本环节，因为只有找出并抓住基本环节，才能把计划的其他一切环节拉出来。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因此，必须把恢复重工业当做实现五年计划的基础。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0页。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315页（袖珍本第301页）。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

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10页（袖珍本第295—297页）。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

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袖珍本第32—33页）。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袖珍本第122页）。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

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袖珍本第208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

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3—245页（袖珍本第232—234页）。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

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袖珍本第586—588页）。

……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

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626页（袖珍本第593—594页）。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

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袖珍本第596页）。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782页（袖珍本第739—740页）。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

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3页（袖珍本第856页）。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袖珍本第912页）。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袖珍本第1007—1008页）。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1页。

##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0页。

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

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451页（袖珍本第428—429页）。

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

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6页（袖珍本第841页）。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3—1244页（袖珍本第1139—1140页）。

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

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袖珍本第1183页）。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5页（袖珍本第1334页）。

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页。

#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一）矛盾的同一性

### 1.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約；两者相互产生。**

…………

资本只有同劳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級即工人阶級的增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0页。

……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吸引和排斥象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离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6页。

辩证法是什么？

＝…………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

＝**注意**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有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部分。有产者如果没有受他支配的雇佣工人便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也便无法继续生存。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页。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

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袖珍本第301—302页）。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4页）。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

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页（袖珍本第302—303页）。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153页（袖珍本第143—144页）。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袖珍本第345页）。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

所必需的。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7—398页（袖珍本第375—376页）。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3页（袖珍本第846页）。

生产问题。……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第三个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袖珍本第1112页）。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8—449页。

**2．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叫：在电学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末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此外，地磁的北极所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把它叫做**北极**，这是一点妨碍也没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吸引和重力**。全部重力论是奠基在这个说法上：吸引是物质的本质。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就说得很对：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事实上我们愈来愈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分散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吸引转变成排斥；相反地，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排斥转变成吸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7页。

……发展过程确实是按着辩证法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
《列宁全集》第7卷，第406页。

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及其转化成为他之物（参看恩格斯）。自在之物一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自在”的，在对他物的关系上又是“为他”的，它们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0页。

使有限转化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fremde)力量（Gewalt）（第149页）〔137〕，而是它（有限）的本性（seine Natur)。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4页。

……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第90页〔79〕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提供转化、生成。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7页。

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转化为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

之间的联系等等）。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转化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页。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8页。

| |
|---|
|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

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318页（袖珍本第303—304页）。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

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4—305页）。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袖珍本第305页）。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

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320页（袖珍本第306页）。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

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

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219页（袖珍本第207—208页）。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袖珍本第211页）。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

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9—450页（袖珍本第417、418—428页）。

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

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袖珍本第436页）。

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0页（袖珍本第438—439页）。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

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1页（袖珍本第399页）。

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2页（袖珍本第390—391页）。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

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题解）（袖珍本第1088页）。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

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9页。

……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7—488页。

## （二）矛盾的斗争性

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9页。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

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马克思：《六月革命》（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7页。

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9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页。

我们起初是用一切方法尽力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

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现在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配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没有说，从现在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一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说，"一定"有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

列 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页。

没有辩论、争论和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运动，工人运动也包括在内。不进行无情斗争，以防止争论变成吵架和无理取闹，就不可能有任何组织。

列 宁：《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493页。

……由于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发展的内因；……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目前只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才能解救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冲突：现在就要学会运用外交策略。

列　宁：《给斯·格·邵武勉的电报》(1918年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325页。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316页(袖珍本第302页)。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

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1页（袖珍本第306—307页）。

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325页（袖珍本第310—311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袖珍本第588页）。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袖珍本第655页）。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袖珍本第1024页）。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袖珍本第1025页）。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袖珍本第1029—1030页）。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页（袖珍本第1081页）。

……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袖珍本第1376页）。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

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袖珍本第1354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

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9页（袖珍本第571—572页）。

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

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

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9—762页（袖珍本第720—723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

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0页（袖珍本第703页）。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袖珍本第170页）。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8页（袖珍本第495—496页）。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

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团结到底》（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5—756页（袖珍本第717—718页）。

###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它们的统一，相异物的统一，正好是在恐慌中实行的。相互配合并且补足的诸要素相互间采取的独立性，强力的被破坏了。所以，恐慌明示了相互独立的诸要素的统一。每一种恐慌，都使外表上相互间没有关系的诸种事情恢复内部的统一。但辩护经济学者说，不是的。因为有统一，所以不能有恐慌。那就是说，互相对立的〔诸要素的〕统一，不许有对立。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604—605页。

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而不可分离的二要素，同时又是互相排斥，互相反对的，同一价值表现内的二极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页。

庸俗经济学家从未想到这种简单的思考：不论哪种人类行为，都可认为是它的反对方面的“节欲”。吃饭是断食的节欲，步行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怠惰的节欲，怠惰是劳动的节欲，诸如此类。这些先生们，顶好是想一想斯宾诺莎（spinoza）的这个命题：规定即是否定。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8页。41注

……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然而运动只是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个地方的与之相当的排斥所抵偿

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个方面会逐渐胜过另一个方面，于是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一定是互相平衡的。因此，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一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有一个吸引运动，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当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一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0页。

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同一性——抽象的**，a＝a；反过来说，a不能同时等于a又不等于a——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

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愈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愈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愈加重要，而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虽然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界中，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只是在数学——一种研究思想事物（虽然它们是现实的摹写）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在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黑格尔，第6卷第231页）。**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6—557页。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每个场合下都被自

然科学一点一点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而旧事物的拥护者仍旧用它来抵抗新事物：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但是最近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象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对日常应用来说是足够的，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很小的范围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个场合下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来决定的；在行星系统中，那里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作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而不至于造成实践上的错误，它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个星期内完成变态的昆虫那里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要以几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但是，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7—558页。

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4页。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恶无限性”——是这样一种无限性，它是在质上和有限性对立的，是和有限性没有联系的、和有限性隔绝的，似乎有限是此岸的，而无限则是彼岸的，似乎无限是站在有限之上，是在有限之外……

……而事实上它们（有限和无限）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统一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4页。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

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袖珍本第307—308页）。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4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5—476页。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1—492页。

# 五、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 （一）对抗性矛盾及其解决方法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156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

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490页。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

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这种剥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内在法则的作用，由资本的集中，来完成的。一个资本家打死许多资本家。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在一起，规模愈益加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态，科学之意识的技术的应用，土地的计划性的开发，劳动手段变为只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为当作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起的经济，一切人民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错综，从而，资本主义统治的国际性质，将会跟着发展。把这个转变过程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独占的大资本家老爷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穷乏，压迫，奴役，退化，榨取之量，却在增加。但同时，人数不绝膨大的，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机构所训练，所统一，所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独占，成了和这种独占在一起，并在这种独占下开花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页。

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資本主义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为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对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6页。

……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經包含着現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資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現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5—296页。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

列　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暴露于周期的生产过剩危机中，此时资本家因他本身使广大民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便不得不烧毁生产品，消灭已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此时千百

万民众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出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复与社会生产力状况相适合，而是已与社会生产力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成熟着革命，其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底基本特征。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4—715页。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问题，……这个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使乡村遭受城市剥削，使农民遭受剥夺，使大多数农村人口遭受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9页。

## （二）非对抗性矛盾及其解决方法

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371页。

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常常碰到许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工厂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一点我们看出了，亲身体验到了，这是我们用无数错误、无数严重的错误换来的。因此我们现在估计到了这个经验，并对同志们说：我们提醒你们，必须坚决防止这方面的一切自作主张的行为。而且我们说：这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弱点让步。

列 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列 宁：《对布哈林“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1920年）。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袖珍本第310页）。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

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26页。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101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社会

的成份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而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象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的那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端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0页。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的事业上所给予我

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有系统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位置在一条共同线上，位置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灭亡”（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不仅大城市不会灭亡，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并使乡村的生活条件向城市看齐。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页。

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一日千里地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

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在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下，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 （三）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袖珍本第311页）。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

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

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324页（袖珍本第308—310页）。

……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其

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4—1445页
（袖珍本第1334页）。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

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1478页（袖珍本第1362页）。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

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袖珍本第1365—1366页）。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3页。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

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4—445页。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

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9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页。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

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9—450页。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1—452页。

# 第七章

# 量变质变规律

## 一、质与量的对立统一

### （一）事物的質和量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二重见地去考察，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每一种有用物，都是有许多属性的一个全体，从而可以在种种不同的方面有效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页。

当作使用价值，各种商品首先是异质的；但当作交换价值，它们只能是异量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原子。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页。

就使用价值的关系看，商品内含的劳动，只从质的方面被考察。就价值量的关系看，商品内含的劳动，在还原为无

任何性质区别的人类劳动之后，是只从量的方面被考查。在前一场合，是劳动“如何”或“是何”的问题；在后一场合，是劳动“多少”或“时间多长”的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页。

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理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页。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如果我们设想，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被分割成愈来愈小的部分，那末最初是不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有它的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气化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末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能够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质完全变化时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

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便代替化合成的分子而出现；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游离的原子，它们起着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游离原子，起着那束缚在分子内的大气中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属的物体，在质上也已经不相同了。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象是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动，因与邻近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进入另一种同素异性状态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同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3—404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

第二，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

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体——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那末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般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在此二者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系列的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填补起来，并指出每一物体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因而可以認識它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576页。

**量和質**。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了质的差异。……

只要数学谈到无限大和无限小，它就导入一个质的差异，这个差异甚至表现为不可克服的质的对立：量的相互差别太大了，甚至它们之间的每一种合理的关系、每一种比较都失效了，甚至它们变成在量上不可通约的了。通常的不可通约性，例如，圆和直线的不可通约性也是辩证的质的差异；但是在这里正是**同一类**数量的**量的**差异把**質的**差异提高到不可通约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2—603页。

最后，你们会发现，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的整个过程中曾

经不断地指出农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有由于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不同而产生的，也有由于对土地投资的数量不同而产生的。把资本用在土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改进农业技术，实行农业集约化，向更高的耕作制度过渡，改良农具和机器，更多地使用农具、机器、人造肥料和雇佣劳动等等。单靠计算土地数量是不能表示出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过程的，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正是由所有这些过程构成的。

列 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5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49页。

一般说来，黑格尔之所以用得着自为的存在这一套东西，想必也是为了引伸出“质是如何转化为量的”……质是规定性、自为的规定性、设定的东西，是单位，——这些东西给人一种非常勉强而又空洞的印象。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8页。

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

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袖珍本第283—284页）。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毛泽东　《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袖珍本第297页）。

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

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8—1039页（袖珍本第939—940页）。

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5—486页（袖珍本第463—464页）。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袖珍本第1332页）。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4—405页。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

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6—407页。

## （二）事物的度

使用价值只对于使用有价值，只在消费的过程中实现。同一种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但是，它可能有多少用途全在于它作为具有一定属性的物的存在。其次，使用价值不仅在质上是一定的，而且在量上也是一定的。不同的使用价

值，按照它们的自然特征，具有不同的尺度，例如小麦论舍费耳、纸论刀、麻布论码，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16页。

……这个过程的完全形态，是G—W—G′。在其中，G′=G+△G，就是等于原来垫支的货币额，加一个加量。我把这个加量或原价值的超过额，称为剩余价值（Mehr-wert，Surplus value）。原来垫支的价值，不仅在流通中把自己保存了，并且还在流通中变更了它的价值量，加进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并且，就是这个运动，才使这个价值变为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5页。

比较一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我们就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要是只继续到这一点，以致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由一个新的等价物来补偿，那便是简单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它就成了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5页。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

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8—139页。

……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气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

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起义的口号是用物质力量解决问题的口号，——按现代的欧洲文明来说，这种物质力量往往只是军事力量。在变革的一般条件还没有成熟，群众的激昂情绪和采取行动的决心还没有明确地显露出来，外界情况还没有引起明显的危机的时候，这个口号就不能提出来。

列 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354页。

度是特殊的规定量，度是实在的度（其中包括择亲和势——例如化学元素、音调），关于度的这些概念的发挥是极晦涩难懂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页。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捩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还不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列 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页。

究竟该做什么呢？应当……“有什么，说什么”，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

列 宁：《危机成熟了》（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65页。

我们是根据自己昨天的经验来解决经济建设任务的，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的缺点通常同他的优点有关。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继续。如果优点的继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那就会变成缺点。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4页。

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施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8页。

……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

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喚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631页（袖珍本第599页）。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

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745页（袖珍本第707—708页）。

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袖珍本第1210页）。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

一点。

毛泽东：《“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285页。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5页。

## 二、从量变到质变和从质变到量变。批判改良主义

根据以上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说的话，可知决非任何的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转化为资本。要实行这种转化，个别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就要

假定已经达到一定的最低额。可变资本的最低额，即是全年逐日使用一个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所要用去的成本价格（Kostenpreis）。假设这个劳动者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并满足于劳动者的生活；再假设他本人的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每日8小时。这样，他也只需用8劳动小时所需用的生产资料。但资本家既要在8小时之外，再要求4小时的剩余劳动，他就须有一个追加的货币额，用来备办追加的生产资料。但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已经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他每日取得的剩余价值，来过劳动者一样的生活，来满足他的必要的需要。在这场合，他的生产的目的，还只是维持生活，不是财富的增殖，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财富的增殖是当作前提假定的。假设他不过要比普通劳动者生活好一倍，并在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用半数再转化为资本，垫支资本的最低限，就须与劳动者数同时依8倍来增加。当然，他自己可以和他的劳动者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若如此，他便只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中间人物，是一个"小老板"（kleiner Meister）了。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资本家就必须能够用全部时间，当作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来发生机能的全部时间，来占有并统制别人的劳动，并售卖这种劳动的生产物。因此，中世纪的行会，要限制一个老板所能使用的劳动者数，使不得超过极小的最高限，以便强力地，防止手工业老板转化为资本家。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实际转化为一个资本家，他在生产上垫支的最低额，就必须大大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我们在这里，又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中发现的

法则的正确性：单纯的量的变化，达一定点，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2—364页。

一个骑兵营的攻势力，和该营骑兵个个展开的攻势力的总和，是本质上不同的。一个步兵团的守势力，和该团步兵个个展开的守势力的总和，也是本质上不同的。同样，劳动者个个发挥的机械力的总和，也与多数劳动者同时在同一不可分的工作上共同劳动所发挥的社会能力不能相等。这可以用举重，绞起重机，破除障碍物等例来看出。结合劳动（Kombinierte Arbeit）的结果，在这里，是全然不能由个别的劳动得到，即使能够，也必须花费更长得多的时间，或只能在极小的规模内得到。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并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那就其自身说，必须是集体力（Massenkraft）。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9页。

这一思想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是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

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7页。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

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9页。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最纯粹地表现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的量的地方，例如在正烷属烃 $C_nH_{2n+2}$ 中：最低的是甲烷 $CH_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_{16}H_{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熔融，在278°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 $CH_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0页。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

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1页。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的变化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如故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形式的变化，正如海涅论及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自己都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构成罪恶总是需要两个人。运动形式的变化总是至少在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的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够在一个单独

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403页。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433页）。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405页。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到了光辉的证明。门得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他预先描述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一般

化学性质，他称之为亚铝，因为它是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后面的；他并且大约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真的发现了这个元素，而门得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极不重要的差异。亚铝体现为镓（同上，第828页）。门得列耶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6—407页。

量到质的转化＝“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绅士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5页。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在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于质和量的混乱。根据盛行的机械观，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在其他地方还有说明的必要）；质和量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6页。

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那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扩充我们的干部队伍，组织力量，迎接更直接更公开的群众斗争。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下社会民主党人的日常工作。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工作正是对决战的真正准备，因为他们唯一指靠的正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组织性，正是无产阶级在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群众当中的影响。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9页。

事变本身，日益扩大和加深的革命运动的自发过程本身，日益使人们接近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坚决提出的口号——人民武装起义。让一切动摇和怀疑都赶快消灭，让一切人和每个人都赶快觉悟到，现在托词拒绝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多么荒谬，多么可耻；延缓是多么危险；把到处发生的局部起义统一起来、联合起来又是多么迫切需要。这些爆发各自孤立时是没有力量的。如果运动象现在这样自发地、缓慢地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那

末，沙皇政府有组织的力量就会把起义者一一击破。但是，这些爆发统一起来，便能汇合成一支强大的、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革命巨流。这种统一正在通过我们所不知道、所未想到的成千条的道路进行。人民在这些个别的爆发和搏斗中学习革命，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落在当前任务的后面，善于随时指出下一个更高的斗争阶段，从过去和现在吸取经验教训，更勇敢更广泛地号召工人和农民前进再前进，争取人民的完全胜利，争取完全消灭现在正在进行垂死顽抗的专制制度狗党。

列 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505—506页。

我们一方面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有系统地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累燃料，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小心地保持我国革命顺利时代的革命传统，培植这个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日常君主立宪的转变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17—18页。

促使这个斗争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象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型的学院式的冲突的小开始也就是大开始，因为紧随着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而来的将是大规模的继续。

列　宁：《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1908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3页。

这就是社会党人与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不同的地方。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准备新的革命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开展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7页。

“度量关系交错线”（……）——是量到质的转化……渐进性和飞跃。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页。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当前的任务是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唤醒新的落后的农村阶层以及仆役阶层，在军队中成立支部，以便对新政府进行系统的彻底的Entlarvung（揭露。——原编者注），以便准备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能够提供面包、和平与自由。

现在要消灭反动派，丝毫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丝毫不信任克伦斯基、格沃兹迭夫、契恒凯里、齐赫泽之流），武装起来等待时机，武装起来为更高阶段准备更广泛的基础。

列　宁：《给亚·米·柯伦泰》（1917年3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91页。

……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军，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则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由国家（＝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变为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6页。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

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列 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页。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

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　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

……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间”的运动，那时无产阶级挺起胸来，袭击军械库，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须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

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6—277页。

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

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4—285页。

……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公开工作

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准备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5—146页。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看作数变不会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由不显露的细小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2页。

既然由缓慢的数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底规律，那末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变革，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底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

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6页。

……当新生产力已经成熟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经过新阶级自觉活动，只有经过新阶级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就让位于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就让位于强力的变革，进化就让位于革命。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9页。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

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1页（袖珍本第306—307页）。

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457页（袖珍本第434—435页）。

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

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袖珍本第451页）。

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袖珍本第454页）。

……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

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0—401页（袖珍本第378—379页）。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

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9—950页（袖珍本第899—900页）。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

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袖珍本第1143页）。

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

毛泽东：《"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976页。

## 三、飞跃形式。爆发式的革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 （一）关于"飞跃"

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

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2页。

因此，关于物质构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在数学意义下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情形并不会因我们在各个组之间找到中间环节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有一些，它们的直径并不比幼系罗伊斯公国的直径更长）、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跃所组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4—615页。

生产发展的性质本身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是变化着的。在小手工业中，这种发展是随着农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的；市场极其狭小，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距离不大，微不足道的生产规模容易适应于波动极小的地方需要。因此，最大的稳定性是这一阶段的工业的特点，但是这种稳定性等于技术停滞，等于保存与中世纪传统的种种残余纠缠在一起的宗法式社会关系。工场手工业是为大市场而工作，有时是为全国而工作，因而生产也就具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工厂生产的条件下达到了最高峰。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只能以飞跃方式、以繁荣时期与危机时期的周期性的更替方式进行。小生产者的破产由于工厂的这种飞跃式的增长而更厉害了。工人时而在兴旺时期大批地被工厂吸收进去，时而又被抛掷出来。甘愿从事任何工作的失业者广大后备军的形成，成为大机器工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

列 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498页。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恶意的人“唆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改良的政党”来安自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它们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

某一时期或某种情况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议会讲台。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或后者都阻碍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敏捷、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动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列　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8页。

……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进程；“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

……关于从自然界中的一般东西向灵魂的**飞跃**、从客体向主体的**飞跃**、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飞跃**的解释。正是在这里两个极端彼此相合（并改变自身！）。

---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6页。

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在许多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的全部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在两者之间安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名词："飞跃"（有些记得恩格斯著作的片断的人，还补上更加意味深长的一句："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只"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问题，都不善于思考：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10年或更多的年代。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页。

## （二）爆发式的"飞跃"。爆发式的革命是阶級社会发展的必然規律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

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5—286页。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2页。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經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1页。

我们必须用全付精力迎接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在愈

来愈频繁的此起彼伏的爆发中，将有一次爆发导致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在这个时刻，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起义，为全体人民夺得自由，保证工人阶级能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被欧洲的一切经验所充实了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列 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10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

而在革命时期，决不能仅限于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所以不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本任务被提到首位，需要对它们进行详尽的分析，这是不同于“和平的”和细小的宪制建设时期的。第二、在这样的时期，规定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可能而且必然会发生突然的转折、急速的转变、意外的情况和剧烈的爆发。

列 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96页。

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

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

列　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在下面我们还要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

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页。

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尽可能少破坏地、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

列 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87页。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3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藉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

‘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末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作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3—104页。

一般说来，要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论的同志们，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法则，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常常适用于属于基础之类的或属于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27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袖珍本第308—309页）。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袖珍本第17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袖珍本第506页）。

## （三）渐进性"飞跃"

根据以上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说的话，可知决非任何的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转化为资本。要实行这种转化，个别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就要假定已经达到一定的最低额。……

……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实际转化为一个资本家，他在生产上垫支的最低额，就必须大大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我们在这里，又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中发现的法则的正确性：单纯的量的变化，达一定点，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2—364页。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造成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推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传到了现在；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页。

……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

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气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

……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页。

毫无疑问，在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消灭沙皇制度、地主权力、地主土地占有制这类敌人，是比较容易的。解决这样的任务在中央只要了几天，在全国只要了几个星期，但是现在我们着手解决的任务，按其本质说来，只有经过非常顽强的长期努力才能解决。这里我们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斗争，要争取新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胜利，要为共耕制而斗争。

这种转变，即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显而易见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能一下子完成的。

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的逐步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　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2页。

……我们的共同任务和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到集体土地占有制，过渡到共耕制。建设时期愈往前进，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农民，现在几十万几百万饱尝艰辛的回乡的战俘就会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我们为了恢复农业，为了使农民永远摆脱旧日那种被遗弃的闭塞无知的状况所要做的规模巨大的工作；就会愈清楚地看出，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的出路，使农民群众能过文化生活，真正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是力求有系统地用逐渐的办法来实现这个共耕制的。为了实现这个共耕制，现在成立了公社和国营农场。这种农场的意义在土地社会化法令中已经指出。在法令提到谁使用土地这一问题的那一部分中，你们可以看到，在能够使用土地的个人和机关中，第一是国家，第二是社会团体，第三是农业公社，第四是农业协作社。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在制定土地社会化法令的这些基本原则时，共产党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意志，而且有意识地对那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中农的意识和意志的人们作了让步。我们作了这种让步，而且还要作这种让步。我们作了这种妥协，而且还要作这种妥协，因为要一下子过渡到这种集体土地占有制、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

国营农场、过渡到公社是不可能的；这里要求苏维埃政权进行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苏维埃政权也已拨出10亿卢布去改进农业，造成向共耕制过渡的条件。这个法令表明，我们是想用示范的力量、用改进农业的力量去影响中农群众，而且我们打算只是用这种逐步的办法来实现农业俄国的经济中这个极重要的深刻转变。

列　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6—327页。

……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好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承认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的质过渡到新的质的条件。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正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

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0页。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一次决定性打击的行动在几年中造成的结果，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长时期的过程，因此这里丝毫谈不上什么爆发。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改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存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这种改革是由现存政权主动进行，并获得农民基本群众

的拥护而实现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问题在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改变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简单地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简单地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机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袖珍本第262页）。

# 第八章

# 否定的否定规律

## 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的革命实质

### （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

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

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页。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应该学习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155页。

……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了象"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保存遗传特征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特征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适应是从事创造的、主动的、正的活动，遗传是进行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象在历史中进步是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就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也是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较好。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作的完全不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554页。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

反地，零是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的。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线，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4—605页。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2页。

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4页。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

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5—337页。

……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页。

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转化为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后者可以成为前者的宾词——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

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245页。

我们不需要死读硬记，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当领会你们学到的知识，并且要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使自己的头脑不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而能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识。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须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255页。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

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8页。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底汇集，而这些教条是“永远”不变的，虽然社会发展底条件已经改变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末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底结论和公式但不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们。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

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

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1950年）。《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55页。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袖珍本第667页）。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袖珍本第812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

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袖珍本第817页）。

……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袖珍本第788—789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

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袖珍本第892—893页）。

## （二）否定的革命实質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

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致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

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

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479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

这种生产方式（指以生产资料小私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编者注），是以土地及其他各种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和此等生产资料的集中一样，协作，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对于自然之社会的支配和统制，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是这种生产方式所不能有的。这种生产方式，只能与生产及社会之狭隘的自然发生的限界相容。要使这种生产方式永久保存，那就像帕克尔（Pecqueur）适当地说的，等于"令行普遍的中庸"。这种生产方式只要发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把破坏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带到世界来。从这时起，社会的胎内，就有各种力和热情发动出来，感到它们是在受着它的束缚。它不得不被破坏。它被破坏了。它的破坏，便是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集中的生产资料，是多数人零碎的所有权，转化为少数人大规模的所有权，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被剥夺。人民大众所受

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前史。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2—963页。

……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页。

……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的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因这些部分的腐烂而最感到痛苦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

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和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和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35页。

只有在这种对旧的、半农奴制的社会实行彻底的民主性破坏的活动中，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完全巩固起来，才能从“全体无权人民”的一般的民主主义任务中完全划出自己的特殊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保证使自己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最自由、最广泛和最紧张的斗争的最好的条件。

列 宁：《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319页。

……否定是某种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页。

……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5页。

另外一些人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否定的力量：观念和物质，意识和存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互相否定，彼此斗争，所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7页。

有人说，生活在于不断的成长和发展，这是正确的：社会生活不是什么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无怪乎马克思说：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生活中总是有什么在死亡，同时又总是有什么在产生……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41页。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

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袖珍本第297—298页）。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袖珍本第282页）。

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5—726页（袖珍本第690页）。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

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袖珍本第655页）。

# 二、否定的否定，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 （一）否定的否定，螺旋式上升

只要这个转变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够把旧社会分解，只要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自己的脚站起来，劳动的进一步的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利用的共同的生产资料，从而，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就要采取一个新的形态。现在被剥夺的，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内在法则作用的，

由资本的集中，来完成的。一个资本家打死许多资本家。……资本独占，成了和这种独占在一起，并在这种独占下开花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3—964页。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协作，土地与由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

以个人本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比起那种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的所有制，自然是不可比较地更为持久，更为残酷，更为艰苦的过程。在那里，问题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大众；在这里，问题是人民大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965页。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如此烦恼，它在杜林先生看来，就象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以大

麦粒为例。……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塑性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末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化。——象在大麦粒那里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数，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a$乘$-a$，那末我们就得到$+a^2$，就是说，得出

了原来的正数，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在高等分析中，……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当做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

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

…………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末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8—154页。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二十年的事。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伪造，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 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是表面上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走向**类的没落**的步骤……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把原始森林变为耕地，但是也由于私有制而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国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

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所由出发之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确的自然进程前进”。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153页。

1.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漠的荒野，因为它只是**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实际上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是前进或后退，因而它成为运动的必然形式。更不必说它不是无限的，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是地球也不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步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虽然他空想地认为这个发展是有终结的——在黑格尔哲学的确立中。

3.也有无限的认识：Questa infinita che le cose non hanno in progresso, la hanno in giro〔事物在前

进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这样，运动形式更替的规律是无限的，是自我封闭的。但是这样的无限又被有限所纠缠，只是片段地出现。$\frac{1}{r^2}$也是如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0—581页。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

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3—144页。

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辩证法认为不应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不应把它了解为过去事物底简单重复，而应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2页。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

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

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187页（袖珍本第176—177页）。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6页（袖珍本第215页）。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袖珍本第664页）。

### （二）波浪式前进，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

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6—337页。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38页。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

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6—7页。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应该善于向群众解说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6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跳跃式的、爆发式的。时而是工业的“极度”繁荣，时而是破产、危机和失业。

列　宁：《“时髦的”工业部门之一》（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8页。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

以及政党的发展中也有这种现象。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09页。

……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

列　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

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各样的方向走吗？……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52页。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愿意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在哪种具体情况下，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页。

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力量上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要使自己精神涣散，组织瓦解，要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勇敢和坚毅的精神，虽然退得很远，但是退到一定限度，我们就能及时停止退却，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

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这次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末，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

列　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93页。

1．不是直接按共产主义方式，而是采用“适当的迂回办法”。

2．失败和退却——为了新的进攻。

列　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1921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575页。

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

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秘密状态，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5—136页。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藉此可以把一切肮脏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4页。

……任何一次进攻，即使是最顺利的进攻，也不免在战线的个别地段稍被突破和略为冒进。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说进攻中止了或进攻失败了，那就是不懂进攻的实质。

……过去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顺利的进攻可以不必在进攻进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可以不必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可以不必利用后备力量来扩大胜利并把进攻进行到底。如果一味前进，就是说不遵守这些条件，进攻就必然遭到挫折和

失败。一味前进就是置进攻于死地。我们国内战争的丰富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2页。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袖珍本第141页）。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

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7页（袖珍本第187页）。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190页（袖珍本第179—180页）。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

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06页（袖珍本第195—196页）。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

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7—498页（袖珍本第475—476页）。

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

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2页（袖珍本第1061页）。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3页（袖珍本第1083页）。

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

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9—1260页（袖珍本第1156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6页。

……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

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4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旧事物斗争的发展规律

### （一）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

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4—625页。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

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候，胜利者决没有想到，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王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的建立作了准备以后过了十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

…………

总之，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万岁！

马克思、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0—271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8页。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　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7页。

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但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我们无疑是在全线前进；收购的粮食从3000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到1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扩大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尽管燃料极其困难，但铁路运输业已开始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2页。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即冷静地清醒地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扑灭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15000多德国共产党

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欺诈的阴谋诡计和挑拨手段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正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着。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摧残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3页。

资产阶级现在还能够任意折磨、虐待和杀害人民。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够阻止革命无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和为期不远的——从全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完全胜利。

列　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4页。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5页。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1页。

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底规律，那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什么私有制和剥削制的"永恒原则"，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样。

由此可见，不是要指靠社会里已经不再发展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哪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与当时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很小的少数。但当时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而农民却是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着无产阶级。而且他们并没有弄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5—696页。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袖珍本第103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袖珍本第646—647页）。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袖珍本第664页）。

……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

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袖珍本第937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

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2页（袖珍本第1001—1002页）。

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袖珍本第1091页）。

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袖珍本第1105页）。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袖珍本第1356页）。

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0年）。《新华月报》1950年7月号，第489页。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5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 （二）新旧事物斗争的发展规律

一句话，在电学这个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的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发达的传统。而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在此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或者尚在争论的事实的确定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在打击旧传统，所以这个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必须求助于各色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支吾搪塞，求助于掩盖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办法，而最后却因而堕入矛盾的迷宫中，无法找到任何出路。当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那种以“接触力”为根据的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

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从唯理论上来加以调和的时候，正是这种对于全部陈旧的电的理论的信仰，使得他在这里陷入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7页。

新的事情开始通常总是不顺利的。城市里的工人开始时也不会同心协力地进行斗争，不知道他们应该共同提出哪些要求，而只是去打坏机器和破坏工厂。可是，现在工人已经学会同心协力地斗争了。一切新的东西开始都应该学习。现在，工人懂得，如果能一起行动，立刻就能得到改善，——同时人民已经慢慢习惯于同心协力的反抗，愈来愈有决心准备作伟大的坚决的斗争了。

列　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388页。

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列　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5页。

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反抗的手段只能使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谈判和

协商，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蛮不讲理的肥壤沃土。

列　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6页。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

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 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9页。

……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作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275页。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284页。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袖珍本第1375—1376页）。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毛泽东：《“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7页。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

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6页。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的路

斗争。……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中国， 正在上天。 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77—779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

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4页。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

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479页。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

顺利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6—477页。

## （三）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新生事物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情理的了。至少辩论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交，而且只有经过摔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谁来包扎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末谁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末谁来做看守呢？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主要的方面。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

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56—457页。

对于从1878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都将被克服，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人确实是坚韧不拔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页。

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锻炼来责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

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只要任务提得正确，只要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44—345页。

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气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气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它们宣传去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还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页。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作到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进行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新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页。

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害怕新事物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

列 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页。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页。

让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进行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

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　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3—54页。

大飞跃时代的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被破坏的旧的东西极多，并且有时旧东西的破坏比新东西的萌芽（不是

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来得更快，因此我们就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机，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被破坏的东西，就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被破坏的旧东西；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被破坏的旧东西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东西的幼芽。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1—252页。

……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不了解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不相信这种速度，并且根本不接受超出逐渐发展的范围，超出自流范围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那些和改造时期有关的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由于这种尖锐化而引起的结果，都使他们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产生畏缩恐惧的心理。因此，很明显，他们躲避和我们党的最尖锐的口号有关的一切事物。

他们染上了契诃夫小说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腊文教员，“套中人”别里柯夫的那种毛病。你们记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吗？大家知道，这位主人公不管天气冷热，出门总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带着雨伞。有人问别里柯夫说：“请问，为什么你在这样热的七月天还穿着套鞋和棉大衣

呢？”别里柯夫回答说：“以防万一，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要是突然冷起来，那怎么办呢？”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人家开办了一个新食堂，别里柯夫立刻就恐惧起来：“当然，有个食堂也许是好的，可是要当心啊，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人家组织了一个戏剧组，成立了一个阅览室，别里柯夫又恐惧起来：“戏剧组，新阅览室，要这些东西干吗？当心啊，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

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是这样。你们记得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接办的事情吗？当时我们不过想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来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们却遭到右倾分子的拼命反抗。“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要这样？等一等不是更好吗？当心啊，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所有的高等技术学校都已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了。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来说吧。你们记得右倾反对派的首领们因为这件事向我们发的神经病吗？“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为什么要这样？对富农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不是更好吗？当心啊，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已经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了，和这个政策比较起来，对富农采取的非常措施简直是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来说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要它们干吗？我们何必着急呢？当心啊，不

要因为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弄出什么事情来。”

如此等等。

这种害怕新事物、不会用新方式来处理新问题的毛病，这种“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的恐惧，——就是套中人的这些特征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真正和党打成一片。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3—14页。

……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现在正经受着危机即经济衰落。在英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滞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经有好几年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滞，而是我国力量的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国经济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顷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在我国当人们谈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

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6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袖珍本第96页）。

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

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

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145页（袖珍本第135—136页）。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

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5页。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下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

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588页。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着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

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泽东：《“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页。

# 第九章

#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 一、范畴的实质

### （一）范畴的定义及其在認識中的作用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09页。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

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1页。

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究到和每天还在探究的东西，来看我们的思维能探究到什么。这在量上和质上是已经足够的了。相反地，对思维**形式**、逻辑范畴的研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才系统地做到了这一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页。

……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7页。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空洞的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和实质相符合的抽象："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实质本身"，——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88页。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页。

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价值是没有感性物质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3页。

## （二）范畴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是人类实践的最高概括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

他没有看到：**經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

……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

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說**，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

……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5—329页。

……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

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03—105页。

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

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页。

恩格斯说道，如果我们注意到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末我们发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符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明显，"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它们不是和其他自然联系……相矛盾，而是相符合"……。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8页。

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87页。

**注意：**

黑格尔"只是"把这个"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神化了

"自然界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作为主观东西的概念（＝人）又以自在的异在（＝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

己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实现（完成）自己的趋向。

在理论的观念中（在理论的领域中），主观的概念（认识？）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性的东西来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一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

在实践的观念中（在实践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229页。

……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

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袖珍本第262页）。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袖珍本第281页）。

## （三）范畴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转化

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

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科学家和旧的形而上学还相处得相当不错，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超出力学——地球上的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虽然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引起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作已经被克服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单纯的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

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粹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那研究无限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所采用的牵强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方法，是最滑稽可笑不过的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物理东西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原子论。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产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检验），以及最后，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而这种相互转化把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结束了。虽然如此，大批自然科学家还是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而且在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最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说是证实了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便束手无策。……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辩证法，变成了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抛弃了那种有了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好象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它的日用器具）就已经足够的领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546页。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

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辩证法是什么？**

＝…………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

＝**注意**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身，就其本性来讲＝转化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页。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

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基层的“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 二、本质和现象

## （一）什么是現象和本質

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规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现象运动背后的秘密。它的发现，曾使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的决定除去偶然性的外观， 但不曾把它的物的形态除去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7—58页。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 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第555页。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

> ……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

现象是本质的显现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4页。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至此为止，古代哲学家给予我们的并不多：《一般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

**注意：** 作为“本质”的“一般”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7页。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275页（袖珍本第261—262页）。

## （二）現象和本質是对立的统一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即在幻觉中），国家制度**存在着**，但是在实际上（在事实上）它却在**生成**。从它本身的使命来说，它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它却在改变，不过这种变化是没有意识的，是无形的。**現象**和**本質**发生了矛盾。在这里，现象是国家制度的**有意識地制定的**法律，而本质就是同前者相矛盾的国家制度的**无意識的**规律。有意识地制定的法律在这里并没有表现事物的本性，反而成了后者的对立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4页。

最后，比方说，它（指资本。——编者注）会从它内部的有机的生命出来，加入外部的生活关系中。在这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与劳动，却一方面是资本与资本，另一方面是单纯当作买者与卖者的个人；流通时间与劳动时间，在它们的进路上互相交错着，好像二者同样会决定剩余价值；资本与工资劳动互相对立的原形态，就因表面上好像与此无关的各种关系的加入，而被掩蔽了；剩余价值好像不是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商品售卖价格在它的成本价格以上的超过额了。因此，成本价格，就容易表现为商品的固有价值（……），利润则表现为商品售卖价格在它的固有价值以上的超过额。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
出版社1953年版，第28页。

我们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已经看到，别一物的价值量藉以表示的物，好像和这个关系相独立，也会有它的等价形态，当作它所有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我们曾研究这虚伪的假象是怎样确立的。只要一般等价形态与一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相溶合，或结晶为货币形态，这个假象的确立就完成了。一个商品成为货币，好像不是因为其他商品的价值，全表现在它上面；反过来，其他商品一般会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它上面，好像只因为它是货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80页。

在“劳动的价值”（Wert der Arbeit）这个表现上，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灭了，并且倒转为它的反对了。劳动的价值，和土地的价值，一样是幻想的表现。但这些幻想的表现，是由生产关系自身发生的。它们是关于本质关系的现象形态的范畴。事物在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样一句话，是一切科学上都承认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62页。

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它的一切自由幻想，以及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性的空言，都是建立在这个现象形态上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66页。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9页。

利润和剩余价值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间——的现实的量的差别，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就完全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隐蔽了。不仅对于有特别利益，存心要把事实蒙蔽的资本家是这样；对于劳动者也是这样。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价值决定本身的基础就被掩蔽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0页。

……只注意于竞争战，而不能以任何方法透过它的现象的实际资本家，必然是完全不能穿过外观，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部本质和内部形式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1页。

……在竞争上面，一切都是颠倒地表现着。经济关系的

完成形态，像它在表面上表示出来的，在其现实的存在中，从而，也在这种关系的负担者和代理人试图用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观念中，都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被隐蔽着的核心形态，及与其相应的概念极有差别，并且在事实上颠倒了，和它们正好相反。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2—243页。

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9页。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

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

……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4页。

…………　　　　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

假象是（1）存在着的无、非存在的东西
（……）
——（2）作为环节的存在

…………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质在自身中的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8页。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假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假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是客观的，而且假象也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

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1页。

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4页（袖珍本第97页）。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页（袖珍本第459页）。

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3页（袖珍本第678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袖珍本第1091页）。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

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1246页（袖珍本第1141—1142页）。

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页（袖珍本第1155页）。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

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1—414页。

### （三）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質

……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不但不和它符合，且还在外表上和它是矛盾的，其存在必须由许多中项去展开。这种展开，和单纯把它包摄在价值法则之下，是极不相同的。如果他是这样研究，他对于利润的性质，也许会得到一种全然两样的见解，也许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视为直接同一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年）。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5—16页。

只要明瞭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明瞭了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均衡过程，这种现象便其实是极单纯的。但若我们

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不藉助于价值法则，从而，在说明一个特殊职业的特殊资本所赚到的利润时，不由它所生产的商品内含的剩余价值和无给劳动去说明，不由直接实现在它自身内的劳动去说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比那种能在代数学上发现的圆求积法，是遥较为不可能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年）。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卷，第97—98页。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8—369页。

……这是很明白的，天体的现象运动，只有认识其现实运动（不能由感官直接知觉到的运动）的人，方才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必须先把握住资本的内部性质，竞争之科学的分析，方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6页。

要把可见的仅仅外表上的运动，还原为内部的现实的运

动，也是科学的一种工作。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页。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Ansich）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

列　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

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104页（袖珍本第96—97页）。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袖珍本第264页）。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袖珍本第268页）。

# 三、形式和内容

## （一）什么是形式和内容，形式和内容是发展变化的

……交换价值一般只能是某物的表现方式，是一个能够和它区别的内容的"现象形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无论富的社会形态是怎样，使用价值总是形成富的物质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

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页。

《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东西》……——否定是某种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页。

……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或者对运动形式作某些改变，或者把新旧形式配合运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

列 宁：《革命冒险主义》（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169页。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

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袖珍本第177页）。

## （二）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把**内容**和**形式**、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彼此分割开来，而且这种自为的存在只是被黑格尔当做**形式的**环节从外面塞进来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现成的内容存在于许许多多的形式中，但这些形式却不是这个内容的形式；可是显而易见，现在应该拿来当做内容的真正形式的那种形式，却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内容来做自身的内容。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1页。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

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0页。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9—320页。

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

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9页。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

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461页。

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一千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第一千零一种色调来。而这个第一千零一种的小体系（例如，经验一元论）和其余体系的区别，对于它的创造者说来，也许是重要的，可是对于唯物主义说来，则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发点。重要的是：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3页。

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君主立宪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

（本身）丝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不过形式是改变了。

列　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10页。

……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页。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分割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拿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与妥协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妥协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246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无论是新的或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4—85页。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

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仿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像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仿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肖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产生

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东西）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2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责难”说：“不能想像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说“形式跟随着内容（落后于内容。——柯注）……它们‘同时并存’……否则一元论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见“号召报”创刊号沙·哥·的论文）。

我们这位“学者”又有点糊涂了。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没有了解这一点，这当然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不能怪唯物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1页。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

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218页（袖珍本第206—207页）。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6页（袖珍本第464—465页）。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

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袖珍本第826页）。

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43页。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

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6—1107页（袖珍本第1006—1007页）。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7页。

## （三）自觉地运用形式和内容的辩証法指导革命工作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领会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

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06页。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就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同时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

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

列 宁：《游击战争》（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6—197页。

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已知的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可能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不同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页。

一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

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页。

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5页。

既然人们的意识、人们的风俗习惯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决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3—294页。

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它们是随着发展的条件，首先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二十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十九世纪。

现今条件下的作战艺术在于掌握战争的一切形式和这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机智地运用它们，善于把它们配合起来，或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及时地运用其中某一种形式。

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也是一样。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比作战形式更为复杂。它们的改变取决于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取决于各阶级的情况、斗争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以及国际关系等等。在专制制度下的同工人局部罢工和游行示威相联系的秘密斗争形式；在有“合法机会”存在下的公开斗争形式和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国会内的斗争形式（如在杜马时期）和有时转变成武装起义的国会外的群众发动；最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国家斗争形式（这时无产阶级有可能保证自己掌握一切国家手段和力量，以至军队），——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所提出的斗

争形式就是这些。

党的任务就是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在战场上把它们机智地配合起来，并且善于运用最适于某一情况的斗争形式来加紧进行斗争。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3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8—139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改变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简单地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简单地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机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在我国的经济流通中，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也失去自己旧的机能并取得了新的机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的观点，从现象表面过程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地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根本改变得与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合了。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袖珍本第500页）。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袖珍本第597—598页）。

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

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袖珍本第572页）。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袖珍本第667页）。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

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剌伯数字，多得很！……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840页（袖珍本第795—796页）。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袖珍本第812页）。

# 四、原因和结果

## （一）什么是因果性，研究因果关系的意义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約**。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post 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propter hoc〔由于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驗証**。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正好集中在焦点上，造成象普通的火一样的效果，那末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末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

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这里怀疑论者也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証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引信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573页。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5页。

一方面，应该从认识物质深入到认识（理解）实体，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我们的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可以用两种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不应该只谈"例子"——比较并不就是论证——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发展史的精华。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7—168页。

> 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4页。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4页。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

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页（袖珍本第8页）。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

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102页（袖珍本第94—95页）。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1页（袖珍本第276—277页）。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袖珍本第587—588页）。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

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1—942页（袖珍本第891—892页）。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5页。

## （二）因果性反映着客观世界的实在联系

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不能用“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研究——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和商品流通发展史。研究了这

些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列　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第44页。

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驳斥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完全划清了界限。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章里说道：“为了认识个别方面〔或世界现象总图景的细节〕，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个别方面从它们的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按照它们的特性，按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来分别加以研究。”……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页。

……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158页。

……[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像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82页。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注意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注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页（袖珍本第827页）。

### （三）因果关系的辩证法

……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

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那末，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那里等价性是用数学来证明的。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中早已被承认了：力以它的表现来量度，原因以结果来量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24页。

……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5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2页。

恩格斯特别强调以辩证观点来看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是两个观念，它们只有应用于一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原因和结果的意义；只要我们从这种个别场合和整个世界的总的联系上来考察这种场合，这些观念就会会合并交织成一个普遍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在其中原因和结果不断转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原因的东西，在彼时或彼地就变成结果，反过来也是这样。"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7页。

革命不是按定单进行的，也不会正好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发生，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在许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

列 宁：《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4页。

当你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时，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谈得这样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一个规定，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头起一直就强调这种联系、相互转化等等。把新经验论（即“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挣扎”同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确切些说，同他的辩证方法加以比较，是极有教益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2页。

我们大家很清楚地知道，现在不仅俄国一国，而且世界各国都有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低落的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疾病和饥饿。最后这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7—388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6页。

## （四）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果观

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証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証明眞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眞理**达到**自我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101页。

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6—337页。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6—157页。

在讲到约·狄慈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举出我们的马赫

主义者歪曲事实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例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的作者之一格尔方德先生告诉我们："约·狄慈根世界观的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9）实际上，物本身中并不含有我们强加于物的因果依存性。"（第248页）这完全是胡说。格尔方德先生本人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杂烩；他恶意地歪曲了约·狄慈根的观点。的确，从约·狄慈根那里可以找出不少糊涂的不确切的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马赫主义者称快，使一切唯物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狄慈根是一位不十分彻底的哲学家。但是，硬说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根本否认唯物主义的因果观，这也只有格尔方德之流、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干得出来。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是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中，在归纳中去寻找原因，不是a Priori而是a Posteriori（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原编者注）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不是在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它们是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感性材料为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它的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要求原因是现实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格尔方德先生提出的论断是和实际情况绝对

相反的。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的。为了制造马赫主义的杂烩，格尔方德先生需要在因果性问题上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二条路线。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在第81节里读到："我们既然感觉不到[erfahren，没有在经验中认识到]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我们所感觉到(erfahren)的一切，就是一个现象紧跟着一个现象。"这是最纯粹的休谟观点：感觉、经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必然性。断言（根据"思维经济"的原则）感觉是唯一存在的哲学家，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我们往下读到："既然因果性的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或强制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一样地完蛋。"（第82节）"必然性是表示期待结果的或然率的程度。"（第83节，论题）

这是因果性问题上的十分明确的主观主义。只要稍微彻底一点，那末，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

拿马赫来说吧！我们在关于"因果性和说明"的专门一章中读到："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批判仍然有效。"康德和休谟对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的（马赫是不重视其他哲学家的！）；"我们赞成"休谟的解答。"除了逻辑

的必然性〔着重号是马赫加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例如物理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费尔巴哈极坚决地反对的一种观点。马赫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他和休谟的血缘关系。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会断言休谟的不可知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在马赫的“力学”里读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1897年第3版第474页）“我说过不止一次：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n）中产生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必要去同这些形式相适应。”（第495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我们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幼稚得惊人，他们用关于因果律的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问题来代替关于因果律的一切论断上的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趋向问题。他们相信了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教授们，以为只要说“函数关系”，那就是“最新实证论”的发明，那就摆脱了类似“必然性”、“规律”等等说法的“拜物教”。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冯特完全有理由嘲笑这种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实质的名词的更换（前引论文，载于《Phil.Studien》第383页和第388页）。马赫自己也说到因果律的“一切形式”，并在“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278页）中作了一个很明白的声明：只有在能够用可测的量来表达研究的结果时，函数概念才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要素的依存性”，但是这甚至在化学那样的科学中也只能够部分地作到。大概，在我们那些轻信教授们的发明的马赫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不必说恩格斯了）不知道秩序、规律性等等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学上规定了的函数关系来表达！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天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8—161页。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性学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性理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种唯心主义的结论。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6页。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20页（袖珍本第1405页）。

# 五、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

## （一）什么是必然与偶然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 hoc〔由于这〕（《全书》第1部第84页）。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2页。

……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

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9页。

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合乎规律的形式。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页。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4页。

>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
>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6页。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

列 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1914或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4页。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9页。

**注意**：必然性＝“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联系、“绝对的中介”）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1页。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要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

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9—310页。

既然自然界中各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底规律，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中各现象底相

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已不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已成为社会底规律性的发展，而社会历史底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1页。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袖珍本第96页）。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袖珍本第397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 （二）必然与偶然的辩証关系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3页。

……我们对于流通领域，当然只是就它所引起的形态规定性的关系来说明，不过论证了资本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在事实上，这个领域是竞争的领域，就个别的情形考察，是偶然性支配着。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在偶然事件中贯彻并规律着它们的内部法则，要在这种偶然事件大量结合在一起的情形下，才明白可以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

……不幸的是：机械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要发生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0—551页。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

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决定性的性状当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个体间的其他差异当作偶然的，而且就象在植物和动物中一样，在结晶体中也是如此。于是较低的类对较高的类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目和属，而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否则都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是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产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个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失效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

中，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这一朵苜蓿花今年已由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一朵还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一粒特定的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早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连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按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象土耳其人一样叫做天数，或者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都谈不到对因果连锁的探索，因此，我们不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在那种情况下都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也依然象以前一样。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那末豌豆的粒数正好还是偶然的；而且，即使确认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已经预先安排好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前进一步。此外，科学如果老从豌豆荚的因果连锁方面探索这一个别豌豆荚的情况，那就不再是什么科学，而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因为这同一个豌豆荚本身，还具有其他无数的、个体的、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

壳的厚度和硬度，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个别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中所要探索的因果联系，比起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所能解决的还要多。

这样，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是和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处于同一等级，那末实际上不是偶然性被提高为必然性，而倒是必然性被降低为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0—562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

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是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6—507页。

彼得楚尔特接着教训我们说，不可能有心理现象的一义规定性。幻想的作用，伟大发明家的意义等等在这里造成了例外，而自然规律或精神规律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我们面前是一位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对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一无所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3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65页。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页（袖珍本第430页）。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袖珍本第458页）。

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 （三）必然与自由

事实上，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

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依照事物的性质，那就是在狭义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未开化人为要满足他的需要，为要维持并再生产他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相斗争；同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内，他都必须这样做。他发展了，这个自然必然的领域会跟着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同时，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在这个范围内，自由不过能够在这一点上面形成：社会化的人，共同结合的生产者，会合理规律着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放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它当作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他们，但用最小的力量的支出，并在最与人性适合也最光荣的条件下，把它实行。但这个领域，总归是一个必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的彼岸，把本身当作目的的人力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并且这个自由领域，也只有在那个当作基础的必然领域上，方才可以繁荣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1074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

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308页。

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

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所说的绝对自由都是假的。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春宫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

……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

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页。

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地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4—195页。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观点。

“必然性在它未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性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 把黑格尔庸俗化了的诺埃尔在侈谈道德、自由等等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谈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列　宁：《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札记》（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66页。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法则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

…………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如下的这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将获得解脱社会经济关系压迫的自由，而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

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则，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这些法则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决不是对于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经济法则的人们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不是要消灭经济法则，而是要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袖珍本第300页）。

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

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袖珍本第455页）。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8页。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见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71年第9期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掌握革命主动权》。

# 六、可能与现实

## （一）可能性是根据一定条件的

但是，这里似乎还存在着一切运动迟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最后在事实上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排斥最后集中在物质的一部分，而全部吸引则集中在另一部分。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这样一来，无论是排斥和吸引最后抵消的问题，或是一种形式的运动最后分配在一半物质上而另一种形式的运动分配在另一半物质上的问题，都不可能成为问题了，因而无论是两极互相贯穿或是绝对分离的问题，也都不存在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

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依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60年代，在俄国1859—1861年、1879—1880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9—190页。

某个国家的工人连一项基本民主改革都未彻底实现以前

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坚决革命的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那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列 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7—388页。

……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如果要求他们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五六十年就准确地预见到在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1页。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还不存在，资本主义沿着上升的路线相当平稳地发展着，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起作用，——那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某一国家内胜利，它只有由于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实行了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底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已变为了垄断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不可救药的弱点，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决定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时期的不同，——

那时候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得出了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底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底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1950年）。《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50页。

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449页（袖珍本第426—427页）。

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论持久战》（16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468页（袖珍本第445—446页）。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1026页（袖珍本第926—927页）。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袖珍本第928页）。

……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2页（袖珍本第933页）。

### （二）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証关系

内在于商品之内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特殊具体劳动同时只当作抽象一般劳动来发生作用，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这种内在

的矛盾，是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各种对立中，取得它的发展了的运动形态。所以这各种形态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也只包含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发展，需有一整个范围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立场说，这种种关系还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

……如果说，任何数是由相加起来的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一，那末，一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一切数。这不只是可能性，因为我们能仅仅用一来构成任何数；而且是现实，因为一是其他任何数的一定的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4页。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 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

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6—307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我们的（党的）决议正是这样的。

…………

如果您以为承认可能性便可以改变策略，我看，您是把可能的东西（这一点不是我开始谈的！！）和现实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不合逻辑到了极点。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转化为资产者是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现在就认为目前的资产者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不，不能。那末有没有可能呢？这要等可能变为现实时再说。

仅仅是如此而已。就是说，应当在“方法论”（您来信谈到它）上分清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

任何的转化都是可能的，甚至傻瓜也可能转变为聪明人，但是这种转化很少成为现实。所以，我不能仅仅根据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就认为这样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了。

列　宁：《给恩·德·基克纳泽》（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231页。

否认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虽然乌西也维奇害怕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可笑的。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它还没有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的。一种现象转变为另一种现象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者吗？为什么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完全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加入了第二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

充、发展和改善了这个政府。但是，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

农民夺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富裕农民之间发生了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民等待召开立宪会议，虽然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成立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了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了现实，同样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成立协议的事实，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性而多带经济和阶级意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谈到。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根据这个未来阶段的可能性，而忘记自己在农民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现在所负的责任，他是会变成小资产者的。因为他在实际上是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根据愉快而甜蜜的将来的"可能性"，想像农民将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想像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将来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和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的角色。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28页。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可以不必为工业化的速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等等操心，反正胜利的到来会所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愚蠢的。这样说，就是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否认党对这个建设事业所负的

责任。列宁决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只说过，“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摈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改建（改造）国民经济并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在我国制度内不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分裂的基础，因此可以不必为制定对待农村各社会集团的正确政策操心，反正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而工农联盟会所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对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且还是执行党的政策）是决定工农联盟命运的基本因素的人，才会这样说。列宁决没有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没有分裂的危险。列宁说过，“在我国社会制度内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但是，“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末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列宁认为：

“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留心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

可见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内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

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由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由此可见，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党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或者不会正确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因此得到的会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5—297页。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

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209页（袖珍本第198—199页）。

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582页（袖珍本第554—555页）。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5页（袖珍本第1054页）。

### （三）充分地估計到各种可能性对革命实踐的意义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

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目前“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的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要引起（在社会主义还未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强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也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姑且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正如它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一样。

............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我们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对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6页。

……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认定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自卫。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重要、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76页。

……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它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发生冲突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

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125—135年）除了有许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不少的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列　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8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的客观法则。否认这个原理的人，事实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

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袖珍本第130—131页）。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380页（袖珍本第359—360页）。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袖珍本第742页）。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

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

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3—1054页（袖珍本第953—954页）。

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4月13日《解放军报》。

# 第 十 章

# 辩证逻辑

## 一、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

### （一）辯証唯物主义是辯証法与唯物论的統一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

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5页。

——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

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0页。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实践的（有目的的）活动方面来看，世界（自然界）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似乎是外在的什么东西，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隐蔽的。

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两个形式的关系。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极其深刻和聪明！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5页。

如果要研究逻辑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那就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7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

……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袖珍本第288—28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袖珍本第294页）。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

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4—305页）。

## （二）辩証法与唯物主义認識论的统一

……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被理解为固定的，而被理解为可以变动的地方，它们的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也同样会发生变化与转形。我们不把它们封在硬结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阐明它们。

恩格斯：《“资本论”编者序》（1894年）。《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页。

……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8页。

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99页。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基层的“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 | |
|---|---|
| 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 | ……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 |

列　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袖珍本第272页）。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袖珍本第281页）。

## （三）辯証法、認識论与逻輯学的統一

……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

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1—352页。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　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

按照这种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

总之，不仅是对思维形式的描述，不仅是对思维现象的自然历史的描述（这跟对形式的描述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是和真理的符合，也就是？？思想史的精华，或者简单些说，是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在这里黑格尔表现了唯心主义的不明确和不全面。神秘主义。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6页。

而“纯粹逻辑上的”研究呢？这是相符合的。这必须相符合，就象《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一样。

……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154页。

注意：黑格尔“只是”把这个“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神化了

“自然界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84页。

一般说来，“逻辑学”第2部（“主观

逻辑”）第3篇（“观念”）的导言（全集第5卷第236—243页……）以及**“哲学全书”**中相应的各节（第213—215节），**差不多是关于辯証法的最好的闡述**。就在这里，可说**是**特别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　　**注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5页。

“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注意**

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　　**注意**

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

第三个前提就是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234页。

## （四）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

……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肯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象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末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7—148页。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6页。

学校里讲的形式逻辑（学校里只能讲形式逻辑，而且只应当对低年级讲，并且在讲解时还要加上修正）是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东西来做形式上的定义，而且只是这样做定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第43页）〔35〕，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 注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5页。

……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袖珍本第789页）。

# 二、辩证逻辑的几个基本原则

## （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

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袖珍本第8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袖珍本第755页）。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袖珍本第759页）。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袖珍本第261页）。

### （二）在联系、运动和发展中把握事物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

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

……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

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26页。

…… 得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部具体情况）代替诡辩术（即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才行。

列 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99页。

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 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 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底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

因此，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孤独拿来看，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不可了解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现象，看作是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毫无意思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现象，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它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论证的东西了。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0—691页。

……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1页。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

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

…………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2页（袖珍本第275—279页）。

### （三）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袖珍本第287页）。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

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袖珍本第287—288页）。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袖珍本第288页）。

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2页（袖珍本第353页）。

……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

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7—488页。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袖珍本第96页）。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3页。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袖珍本第163—164页）。

## 三、辩证逻辑的几个主要方法

### （一）历史的和逻辑的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

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533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 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以及历史 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列　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

列　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

## （二）抽象和具体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

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目前的争论上来。**

…………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86页。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274页（袖珍本第261—262页）。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袖珍本第267页）。

## （三）分析和综合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0页。

……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页。

《哲学方法是综合的同时又是分析的，但这决不是说，有限认识的这两个方法并列于哲学方法中或简单地交替着，而是这样的：它们二者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哲学方法中，而哲学方法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同时既起分析的作用，又起综合的作用。哲学思维起分析的作用，因为它仅仅感受自己的对象——观念，让它无阻碍地活动，并且似乎只注视着它的运动和发展。所以哲

好极了！

非常好！（而且非常形象）

学活动完全是被动的。但同时哲学思维也是综合的，并表现自己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哲学方法要想达到这点，就须要放弃那些偶然的个别的假设，并放弃那些经常企图表现出来的特殊意见》……（第411页）〔342〕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7页。

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这是这些对象的形式”……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4页。

综合的认识也还是不完全的，因为《概念在其对象中或在其实在性中没有成为与自身的统一……由于对象和主观的概念不相符合，所以在这种认识中观念没有达到真理。——但是必然性的领域是存在和反思的最高峰；必然性独自转化为概念的自由，内在的同一转而表露自己，这就是概念本身……

……《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末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6—22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袖珍本第282—283页）。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307页(袖珍本第292—294页)。

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袖珍本第796页)。

## (四)归纳和演绎

……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

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1页。

这些人（指海克尔们。——编者注）陷入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中，以致把一切逻辑推理形式都归结为这两种形式，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1）他们在这些名称下不自觉地应用了完全另外的推理形式，（2）只要他们不能把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都硬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中，就把这一切丰富的形式全都丢掉了，（3）因此他们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形式甚至变成了纯粹的蠢话。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9页。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

列 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　警言。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页。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4—285页）。

# 第十一章

# 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

##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 （一）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页。

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

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84页。

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页。

不论在1872年或在1906年，自然科学都曾经在三维空间中探求，而且现在还在探求和发现（至少在摸索）电的原子即电子。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那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三十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84—185页。

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将来还会走这一步，但

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苦痛的。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30页。

……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界客观实在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可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故意抹杀这个事实，他们掩饰和混乱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同早已闻名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证实过千百次的、作为一个派别的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6页。

……不管自然科学多么摇摆不定，不管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多么不自觉，不管他们昨天对时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多么神往或今天对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多么迷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在扫除一切渺小的体系和狡猾的诡计，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前进。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2页。

##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26页。

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页。

……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比起前一世纪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是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候，只是对于在重力影响下所进行的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的固体运动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8—539页。

现代自然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

……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

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

……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0—366页。

……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

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

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即我们智慧的产物）。电子和原子相比，就像这本书中的一个句点和长30俄丈、宽15俄丈、高7.5俄丈的建筑物的体积相比（洛治）；电子以每秒达到270000公

里的速度运动着；它的质量随着它的速度而改变；它每秒转动500亿兆次，——这一切比旧力学复杂得多，可是这一切都是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7页。

电被宣称为唯心主义的合作者，因为它破坏了旧的物质构造理论，分解了原子，发现了新的物质运动形式，而这些新形式极不同于旧形式，也从来没有被人考察和研究过，真是不同寻常，"奇妙非凡"，以致可以把自然界解释为非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运动。我们对无限小物质粒子的知识的昨天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物质也消失了（但思想仍然存在）。每一个物理学家和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电是（物质的）运动，可是谁也弄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运动，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可以用下面这个"经济"得诱人的建议欺骗没有哲学修养的人们：让我们想像没有物质的运动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99页。

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

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3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袖珍本第275页）。

##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

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7页。

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

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

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

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这些发现是再也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的。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多余的阻碍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5页。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1—552页。

……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5页。

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在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黑格尔辩证法时，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有步骤地去执行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就不能打人，而只有挨打。不这样作，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自然科学进步得很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因此自然科学离开哲学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5页。

为了自觉地对待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

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 三、唯物主义科学观和唯心主义科学观的斗争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

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

……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自然科学一个部门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趋于反动哲学方面的倾向，是一时的波折，是科学史上的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一向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

…………

……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遗忘了物质。“物质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念：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

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门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21—330页。

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专业部门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8页。

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竟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否定了不依赖于认

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6—277页。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7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结果就沿着陡坡

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2页。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参加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上流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列 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3页。

# 第十二章

# 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4页。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

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9—260页。

……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

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9页。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

①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2年）中，恩格斯就作了重要的更正，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原注

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344页。

他（指黑格尔。——编者注）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21页。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

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6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

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5页。

……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像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

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122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

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4—775页)。

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

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292页（袖珍本第278—279页）。

##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

是使唯物主义哲学臻于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8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清除掉。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5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　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

**哲学唯物主义**

…………………………………

**辩证法**

…………………………………

**唯物主义历史观**

…………………………………

**阶级斗争**

…………………………………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39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9页。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袖珍本第649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

《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1921年）。转引自1958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袖珍本第831页）。

##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

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158页。

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527页。

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19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3—254页。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

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袖珍本第994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袖珍本第778页)。

## 四、两种历史观的斗争。批判唯心史观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83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17—118页。

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

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0—41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

經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24—425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74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經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0—322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9页。

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42—243页。

……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44—245页。

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4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

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479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9页。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32页。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74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

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可鄙的群氓愚钝，仿佛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它曾热心地把构成这种农民信仰的出生地的状态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95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

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74页。

每个儿童都知道，莫说一年，就停止劳动几个星期，一个国家也会不能生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8页。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它是无足轻重的。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1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既然唯物主义一般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

社会意识。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37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物质生活生产的客观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问题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39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

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

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页。

我们一向，而且现在也总是教导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列 宁：《"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否认或者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最恶劣的伪善行

为，是利用人民中间最落后阶层，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的闭塞和偏见来进行投机，……

列 宁：《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35页。

革命的各次胜利与失败，都使俄国人民获得了伟大历史意义的教训。我们纪念1905年革命第五周年，要明白认识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和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列 宁：《革命的教训》(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5—296页。

……我们愈细心而慎重地对待这种困难，我们就愈应该记住我们过去经常说的话，记住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经常说：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

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　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意义。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末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列　宁：《游行示威开始了》(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7页。

……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派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永远倾向于向旧制度让步，向它妥协，维护旧制度的许多基石。这就使自由派软弱无力，畏缩不前，不彻底，总是摆来摆去。

列　宁：《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221页。

在社会民主党中，特别是在它的知识分子集团中，竟时

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降低运动的任务，灰心丧气，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

列 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506页。

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之所以动摇犹豫，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列 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1页。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

条件的首创精神。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5页。

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5页。

……社会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所由产生的来源，并不是要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底物质生活条件中，要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这社会存在底反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2页。

……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们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经济中去探求。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9页。

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而自发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经成熟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经过新阶级自觉活动，只有经过新阶级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9页。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制度底情景。

…………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阶级斗争，便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征。

…………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底基本特征。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3—715页。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

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9页。

……他们（罗柏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抹杀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家们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不依靠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而用制定法律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页。

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列宁

底话是什么意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就是要反对那些剥削者，反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即反对那些强迫他人做工，靠剥削他人来发财致富的人。此外，还要反对什么人呢？还要反对那些好吃懒做，想靠他人来享福的人。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大家好吃懒做，而是要大家诚恳劳动，不是替别人去劳动，不是替富豪和剥削者去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而劳动。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1—552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9页（袖珍本第1404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袖珍本第1376页）。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袖珍本第588页）。

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袖珍本第275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

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页（袖珍本第491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0--1071页（袖珍本第971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页）。

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

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6页(袖珍本第532页)。

# 第十三章

#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①。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

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0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29页。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12—113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3页。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

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22页。

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23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

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5页。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1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

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社会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所由产生的来源，并不是要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底物质生活条件中，要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这社会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社会历史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在奴隶制度下所遇见的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见的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遇见的又是一种，那就不是由于什么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属性"，而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2页。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

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260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　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袖珍本第655—656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 （二）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8页。

……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作的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4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

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478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

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9页。

……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2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6页。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

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体，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 换句话说：
>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　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6页。

……决不应当从马克思底话中作出结论，说社会思想、

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作用，说它们不反转来影响到社会存在，影响到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底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底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上的严重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已经衰颓，并为社会上那些衰颓着的势力底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同时又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便能获到愈加巨大的意义。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可是，它们既已产生出来，便会成为最严重的力量，能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新任务，能促进社会前进。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政治观点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意义。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3—704页。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

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在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657页（袖珍本第624页）。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袖珍本第300页）。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袖珍本第659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 （三）社会意識的特点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

所共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8页。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8页。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

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84—486页。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1页。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页。

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信仰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

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列　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9页。

……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应当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列　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0页。

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

列　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1页。

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　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3页。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

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701页（袖珍本第668页）。

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页（袖珍本第805页）。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

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袖珍本第822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袖珍本第817页）。

## 二、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1—272页。

……他们（指资产阶级。——编者注）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7页。

只要资产阶级一天没有被推翻，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一天没有完全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一定会从工人运动的内面和外面来损害无

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不惬意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应当一无例外地学习并且学会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场所，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克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其他的提法简直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97页。

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我们要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我们要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实行共产主义纪律，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列 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

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6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7页。

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

产主义思想的领导。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袖珍本第665—666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478页。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

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1页。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

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年1月9日）。见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

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

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见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见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社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社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见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见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

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袖珍本第829页）。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876页（袖珍本第831页）。

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象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袖珍本第1029页）。

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袖珍本第1032页）。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

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9页。

##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5—477页。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1—512页。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

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9页。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2页。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 就能使真理发展。 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3页。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

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3—514页。

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478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

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8—479页。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

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 克服错误的意见，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 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 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0—481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 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 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

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1—483页。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 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

方式；……

列　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

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一次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 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3页。

……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出来，正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所必需，因为若没有它们那种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工作，便无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扫除障碍，深入民众意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着的势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会上正在衰颓而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于是，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社会存在发展过程中业经成熟的那些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反转来影响到社会存在，影响到会社物质生

活，造成必要条件来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中业经成熟的任务，并使这社会物质生活可能向前发展。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4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袖珍本第646—647页）。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

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1页（袖珍本第668页）。

## （二）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百战百胜的武器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691页（袖珍本第657—658页）。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

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袖珍本第66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袖珍本第754页)。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袖珍本第994页)。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袖珍本第995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

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8—1520页（袖珍本第1403—1405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7页。

# 第十四章

# 社会基本矛盾

##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 （一）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1. 什么是生产力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2页。

生产力当然总是指有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事实上它不过规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有多大的作用程度。所以，有用劳动将正比例于它的生产力的增加或减少，而成为比较丰富或比较贫弱的产品源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4页。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列　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7页。

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底生产力。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7页。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袖珍本第1400页）。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袖珍本第1401页）。

## 2．什么是生产关系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62—363页。

……这各种确定的分配形态，把生产条件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代理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前提。所以，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56页。

他（指马克思。——编者注）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18页。

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

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

……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0页。

……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丙）完全以甲乙二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

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袖珍本第259—260页）。

##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 1．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4页。

划分经济时期的事情，不是生产了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手段生产。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

的分度尺。而且也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手段中，机械性的劳动手段（我们可以把它们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胳系统和肌肉系统），又比那些只当作劳动对象容器的劳动手段（例如管，桶，筐，壶等等，我们可以把它们的总和一般地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为一个社会生产时期，提示了更有决定性得多的各种特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4页。

生产方式的革命，在手工制造业，是以劳动力为出发点；在大工业，是以劳动手段为出发点。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劳动手段如何由一个工具转化为一个机器？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是用什么来区别？在这里，我们只要考察那些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时期，是和地质学上的时期一样，不能划出抽象的严密的界限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4页。

……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的作为特征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并且必须用机器生产机器。要这样，它方才有它的适当的技术基础，有它本身的立足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8—409页。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

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依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与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5—6页。

生产底第二个特点就在生产底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上开始。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会底生产力发生变更和发展起来，然后，人们底生产关系，人们底经济关系也依赖于这些变更并与这些变更相适应而发生变更。……

…………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产发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0—711页。

## 2．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0—321页。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

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1—322页。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5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

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5页。

……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1页。

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依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6页。

……社会底生产力发生变更和发展起来，然后，人们底

生产关系，人们底经济关系也依赖于这些变更并与这些变更相适应而发生变更。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0页。

……生产工具底发展和改善当然是由参加生产的人们所实现，而不是与人们无关，所以，由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人们，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原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他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1页。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袖珍本第277页）。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

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袖珍本第980页）。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毛泽东：《“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285页。

### 3．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6页。

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底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0页。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限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它真正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而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并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

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着，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8页。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5—416页。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

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毛泽东：《"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674页。

##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 （一）什么是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1. 什么是經济基础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質生产資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63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經济**关系的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23页。

……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这个理论（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编者注）制定

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页。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基础底专门特点就是：它在经济上替社会服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

…………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

呢？……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袖珍本第1149页）。

**2．什么是上层建筑**

宗教、家庭、国家、法权、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只不过是生产底特殊的方式，服从着生产底一般规律。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3页。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0—321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29页。

他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就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31页。

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生产改变在基础的各种改变上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页。

## （二）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辯証关系

### 1. 經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0页。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

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83页。

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8页。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2页。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經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25页。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

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574页。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37页。

在财政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财政资本的政策和思想体系，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4页。

任何民主，就象一般的任何政治的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

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列　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69页。

因此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着。

列　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5页。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如果我们在社会历史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在奴隶制度下所遇见的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见的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遇见

的又是一种，那就不是由于什么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属性”，而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2页。

……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会底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8—709页。

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当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时，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变化，随着被消灭。当产生新的基础时，那末也就会随着产生适合于新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

……………

……上层建筑是同一经济基础存在着和活动着的一个时

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袖珍本第822—823页）。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袖珍本第823页）。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

准。……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1页（袖珍本第825—826页）。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49年）。《新华月报》1949年11月（创刊号），第5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

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21页。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1页。

### 2．上层建筑对經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2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

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6页。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体，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上层建筑底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并且替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它替基础服务的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并终止其为上层建筑。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657页（袖珍本第624页）。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

为它们服务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袖珍本第659页）。

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袖珍本第981页）。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519页。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7页。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9月22日《解放军报》。

抓革命，促生产。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

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3月28日《文汇报》。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1月2日《解放军报》。

## （三）要重视抓上层建筑

……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着。

列　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5页。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352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

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战斗，……

列　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8页。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

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6年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主席语录。197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

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196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要抓意识形态，要抓上层建筑，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巩固我们的政权；并在和反动思想文化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创造和形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5日《解放军报》。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

## 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83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

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袖珍本第300—301页）。

……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

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291页（袖珍本第277—278页）。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袖珍本第292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457页。

## 四、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动规律

……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

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

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6—257页。

你们（指资产者。——编者注）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8页。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2页。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

可能。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4页。

……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页。

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浪种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

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页。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認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質**。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34页。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

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25—426页。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3页。

……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

主义的如下五个主要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259页。

这一新的经济基础，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页。

……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页。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像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袖珍本第3—4页）。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袖珍本第1150页）。

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1259页（袖珍本第1155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 五、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运动规律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2页。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

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37页。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40—441页。

**无产阶级革命，**　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

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43页。

（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22页。

……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一日千里地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在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下，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柯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场合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办法，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5—456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

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6—457页。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毛泽东：《"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285页。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

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

毛泽东：《“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611页。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7页。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519页。

# 第十五章

# 阶级和阶级斗争

## 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的消灭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

加紧剥削。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39页。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57页。

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

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象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象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

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

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61—164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72页。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

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4页。

……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39—440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187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

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8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从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他把看不见这种错误的人称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这部分或那部分社会生产资料，把它们用于私人的经济，用于出卖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

产阶级）同没有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不同点。

列　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9页。

消灭阶级——这就是说，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的权利。

列　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一目的的意义。……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

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列 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94—95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

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袖珍本第590页）。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8—1489页（袖珍本第1373—1374页）。

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

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7页（袖珍本第1402页）。

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4页（袖珍本第1357—1358页）。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袖珍本第1360页）。

# 二、阶级斗争是有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

## （一）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32—333页。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

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98页。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7—8页。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列　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

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列　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页。

忽略阶级斗争确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
《列宁全集》第1卷，第286页。

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应该详细地谈谈阶级斗争的概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这句深刻的话被那些受自由主义思想俘虏的机会主义者歪曲地理解，他们力图颠倒黑白地解释它。例如，取消派的兄长"经济派"就属于机会主义者之列。"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因此承认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5个戈比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却不愿看到更高级的、更发达的、全民族的为政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

其次，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

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在工人运动稍微巩固时，已经不敢否认阶级斗争，但是力图缩小、践踏、阉割阶级斗争的概念。自由主义甚至愿意承认政治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政权机构不属于政治范围。不难明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造成了这种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自由主义的歪曲。

列 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6—107页。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 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383页。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

列 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7页。

否认或者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最恶劣的伪善行

为，是利用人民中间最落后阶层，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的闭塞和偏见来进行投机，……

列　宁：《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35页。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袖珍本第823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页（袖珍本第491页）。

## （二）阶级斗争是有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0—251页。

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象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89页。

---

①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0页。

---

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02页。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

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344页。

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页。

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某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与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与混乱的社会生产尚未消灭以前，是会继续下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毁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向这种基础开火。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2页。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7页。

……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列 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 第294页。

我们一向，而且现在也总是教导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列 宁：《“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176页。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

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袖珍本第277页）。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袖珍本第308—309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袖珍本第588页）。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626页（袖珍本第594页）。

## 三、无产阶级的特点及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 （一）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級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1页。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7页。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1页。

……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俄国全体劳动人民遭受着按经济实质说来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剥削，但它就谋本身的解放来说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已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旧社会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并给它以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可能。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70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

列　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95页。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2页。

无产阶级是我国社会中最革命的阶级，这个至今担负着

反专制制度斗争的全部重任的阶级，这个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反对专制制度的阶级，目前正在准备举行公开的武装发动。

斯大林：《公民们！》（1905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69页。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页（袖珍本第8页）。

……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页（袖珍本第1368页）。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那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袖珍本第607页）。

## （二）无产阶级担負着解放全人类的偉大历史使命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

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2页。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37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5—286页。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

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3页。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

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 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造成资产阶级以外，同时必然造成并组织着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页。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是要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组织，……其目的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76页。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

**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278页。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关心人类摆脱资本主义而获得彻底解放，因此它的使命就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担当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领袖，因而必须把全部工作都导向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1921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4页。

**我们认为用不着多说，在俄国，而且到处一样，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编辑部的话》(1901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页。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

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袖珍本第272页）。

## （三）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8—69页。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

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4页。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日益丰富，它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51—52页。

……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尖锐最激烈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

列　宁：《论立宪幻想》（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1页。

俄国无产阶级记取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知道无产阶级不应当轻视和平的斗争工具，因为这些工具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它们在革命准备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

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这一点已经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中首先表明了，并且由俄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起义中光辉地证实了。

列　宁：《公社的教训》（1908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5—456页。

要自觉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应当走什么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不能靠和资产阶级妥协而达到社会主义，它一定要走斗争的道路，而且这个斗争应当是阶级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应当依据的原则。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313页。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

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性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藉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页。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突然的、短促的打击，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群众用以击败资产阶级并夺取其阵地的长期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战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阶级冲突时期一个阶级的失败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

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应当采取的步骤。

这就是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战败时，当它的财富还没有被没收时，无产阶级一定要拥有军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以便用它来打退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正如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时期曾有过的那样。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314页。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袖珍本第308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

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531页（袖珍本第506—508页）。

## （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彻底完成

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6页。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联合、团结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

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1页。

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14页。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进者、领袖的作用。

列 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71页。

俄国的工人阶级证明，在争取自由（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斗争中，它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的领导者。现在继续争取自由的伟大任务，也只有通过引导着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而且一定会得到解决。

列 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9页。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据布尔什维克看来，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只在以下场合才有可能：领导这个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其必要条件就是它……引导农民群众前进，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带有政治自觉性……"否则无产阶级就只好放弃"人民革命领袖"的角色，而成为那永远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见决议"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自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方面，它是和那被资产阶级享受了果实的法国大革命相似的。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在法国革命时期，还没有像我们今天在我国所看见的大机器生产，阶级矛盾也不像目前在我国这样尖锐，因此那里的无产阶级是软弱的，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是较强大、较团结的。还应该注意到：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而目前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有自己的政党及其纲领和策略。所以毫不奇怪，

领导法国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却成了这些先生的尾巴，“工人进行了斗争，而资产者却获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满意做自由派的尾巴，它以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并且号召一切“被压迫者和穷苦的人”集合到它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国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优越的地方，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国革命能够进行到底并能够最后建立人民专制。不过我们必须自觉地促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把战斗的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以便有可能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把革命进行到底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这个革命的果实不被资产阶级所独吞，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除了政治自由之外还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完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从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谁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谁若不愿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为它火中取栗，谁若争取使无产阶级变成独立的力量并利用目前的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应当公开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谁就应当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础。

斯大林：《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5—236页。

事实证明：在今天的斗争中，在街头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只会空谈的杜马中），反革命势力一天天在削弱和动摇，而革命力量则在增长并动员起来；团结和组织革命力量是在

先进工人领导下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使目前革命获得胜利和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只有在这个革命今后还是由先进工人来领导的条件下，只有在觉悟的无产阶级能胜任地领导革命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斯大林：《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2—233页。

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利于自己的阶级斗争，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最能保证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无产阶级（在它的周围团结着沙皇制度的反对派）不仅处于斗争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起义的领袖和领导者。

斯大林：《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1905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一方面反对封建官僚的残余，另一方面反对背叛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而且只有农民才能是工人的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工人愈有觉悟，愈有组织性，他们就能愈好地完成人民领袖的使命。

斯大林：《初选人的意志》（1912年）。《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50页。

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袖珍本第685页）。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袖珍本第633页）。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1页（袖珍本第1208页）。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640页（袖珍本第608页）。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袖珍本第635页）。

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

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1484页（袖珍本第1368页）。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 四、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

……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50页。

……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級間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

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臆想内容和辞句的总起义。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98—399页。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4页。

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页。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

实。……

…………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原始形态的奴隶制过渡到农奴制、然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意见和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列 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434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3页。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

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

列　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5页。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

列　宁：《阶级变动》（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页。

无论是采取罢工、起义等等形式的公开革命斗争，还是新的选举运动，都要求我们党明确地确定自己对不同的政党的态度，而这只有根据对它们所作的科学分析，即阶级分析才能做到。

列　宁：《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208页。

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面目，不分折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

列　宁：《沿着老路走去！》（1908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22页。

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长，能够为实现这

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会犯大错误。

列　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237页。

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只“泛泛的”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

列　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4—285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袖珍本第1376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袖珍本第260页）。

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

一切、分析一切。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25日《解放军报》编者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袖珍本第3页）。

……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袖珍本第90页）。

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

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袖珍本第747页）。

……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页（袖珍本第805页）。

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7页。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0页（袖珍本第553页）。

## 五、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18页。

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

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6页。

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从我的立场，是被理解为自然史上的一个过程。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1867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

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

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2页。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页。

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页。

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

马克思：《六月革命》（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02页。

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04页。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焰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炮火。

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

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六月革命》（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99—300页。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　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471页。

打倒无党性论！无党性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和口号。

列　宁：《向敌人学习》（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41页。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

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出：是摆脱哪一个阶级的压迫而取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与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还是以力争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如此等等。

列　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96页。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

列　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8页。

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页。

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9页。

……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

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54页（袖珍本第809页）。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872页（袖珍本第827页）。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页（袖珍本第827页）。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第十六章

#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如果说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样，如果说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見**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末在这种场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它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证明群众**不能**一

目了然因而群众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说，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1页。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04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20页。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页。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

列　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41页。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意义。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

来，那末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列 宁：《游行示威开始了》（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7页。

……要依靠现有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的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表现得比剥削者高过无数倍的。

列 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4页。

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 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463页。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陈旧观点”。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 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7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列 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不积极，不坚决，不独立自主，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列 宁：《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5页。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

列 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页。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

列 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每当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非常艰巨的事业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只知道一种克服困难的办法：向工人呼吁，一次又一次地向更广大的工人阶层呼吁。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

列 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 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9—270页。

……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列 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53页。

……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

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9页。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7—318页。

……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指挥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挥人员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设的旧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脱离工人和农民，他们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视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适的。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

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能想像的。

斯大林：《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2—73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袖珍本第588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

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袖珍本第1091页）。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

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袖珍本第125页）。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袖珍本第478—479页）。

抗日，抗日， 是谁之力？离了工人、 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袖珍本第643页）。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袖珍本第635页）。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袖珍本第1357—1358页）。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袖珍本第748页)。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袖珍本第1401页）。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页。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

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4页。

## 二、工农是群众的主体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1页。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页。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

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2页。

……正是无产阶级群众，正是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才是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保证。

列　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54页。

……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突出，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

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88—289页。

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遭受着压迫。他们不能享用资本主义的文化财富，其实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同志们，在我们这里，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和基础。

列 宁：《在巴斯曼、列弗尔托沃、阿列克谢也夫、索科里尼基四个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页。

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

义者。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5页。

工人愈有觉悟，愈有组织性，他们就能愈好地完成人民领袖的使命。

斯大林：《初选人的意志》（1912年）。《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50页。

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8页。

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袖珍本第275页）。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

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那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袖珍本第607页）。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

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0页（袖珍本第526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袖珍本第523页）。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1页（袖珍本第1208页）。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

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3页（袖珍本第241页）。

## 三、对待群众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9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4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全部宏伟的内容和灿烂的光辉，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

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决心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列　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2页。

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和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列　宁：《革命的教训》（1910年）。《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6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　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像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像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页。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

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4页（袖珍本第12—13页）。

……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5页（袖珍本第531页）。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

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页（袖珍本第700页）。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袖珍本第808页）。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3页（袖珍本第865页）。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袖珍本第884页）。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397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2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袖珍本第748页）。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30日《辽宁日报》社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页。

# 四、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50页。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

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經济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級，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4页。

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6—507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

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　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

民粹主义者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因此他（指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说，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谈起，从他们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谈起，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谈论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说，的确，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问题（你连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时，也正是研究“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证明我谈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86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

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

……应当在自己队伍中培养出一批善于从政治上影响一切反政府阶层的领袖。任何放弃这种作用的做法……等于是把领导作用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

列 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286页。

就拿德国人做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了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见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些领导者。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哩！"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领导者"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稳固性和坚强性，——但是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

图，却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认识和政治经验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431—432页。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　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

……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旧领袖。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页。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敏捷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0页。

……政治乃是一种科学，乃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61—62页。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关紧要的东西。精神品质优秀的只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

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2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只有党内……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

斯大林：《给麦——尔特同志的信》（1925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0页。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年）。《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9页。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

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袖珍本第255页）。

……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袖珍本第271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

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袖珍本第823页）。

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1—882页（袖珍本第836—837页）。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0页。

# 第十七章

#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36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

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页。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列 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86页。

国家机关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

列 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82页。

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经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有通过彻底粉碎议会制和官僚制度的新型国家。

列 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4页。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

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现在，整个世界历史无疑将在比1852年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毁”国家机器。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7页。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页。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袖珍本第1365页）。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

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袖珍本第1364—1365页）。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6页。

## 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74页。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2页。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54页。

革命教导着人们。革命给俄国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关于宪法实质的最好的一次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触目地提出各种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使得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

列　宁：《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437页。

……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

列　宁：《再论杜马内阁》（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页。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

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袖珍本第17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袖珍本第308—309页）。

# 三、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获得武器，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5—296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們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夠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爭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

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4页。

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

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92页。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34页。

……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0页。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　宁：《论两个政权》（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　宁：《论策略书》（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页。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列　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关，而是粉碎它，彻底摧毁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新的国家机关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关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的普及和深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就是苏维埃政权。

列　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2页。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

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它们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斯大林：《两条战线》（1917年）。《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6页。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

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袖珍本第1369页）。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袖珍本第1360页）。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49年）。《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5页。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夺权。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 四、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

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在法国，最近五十年来，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力变革；……而所有这些动荡的结果就是用法国宪法和法律固定下来的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以暴力为后盾的压迫。既然这样，那我们又怎能指望被压迫者热爱他们的社会法规，不再采取1792年的老办法呢？他们知道，如果说他们还有所作为，那就只是因为他们以暴力来回答暴力；既然他们目前没有别的办法，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有所犹疑而不采取这种手段呢？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1—582页。

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8页。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

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19页。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

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令人民憎恨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是不会经过这条和平道路的。相反的，革命已经迫近了，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0页。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

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72页。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2页。

……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7页。

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

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14—315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

列　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8页。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页。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托在盘子里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这种暴力的！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得非常惊慌，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得非常厉害，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

提，向我们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列　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转变同暴力转变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20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暴力转变是怎样标本或怎样可靠的问题时，竟“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奴仆了。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1页。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页。

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革命总是长期的和艰苦的。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列　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0—341页。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而外，当然没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

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侩的愚蠢的空谈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列 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6页。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要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虽然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列 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得到的东西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夺取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正是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这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末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含义，并且把工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庸俗化。

列　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243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

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枝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0页。

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还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5—436页。

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

列 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页。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使用军队镇压罢工者的现象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

思想。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

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拘泥于形式，就是自取灭亡；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列　宁：《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工人阶级成熟的指标。在现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1页。

现在聚集在伯尔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国人拜访俄国来给我们增光的黄色社会主义者，最喜欢说“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这类话。这只证明说这句话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暴力所压倒（请看德国的情况），不善于教导本国无产阶级掌握必要的暴力策略。

有些场合，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有些场合，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但事实证明这种区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来谈一谈。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39页。

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

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主义分子现在转运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非常习惯于这种歪曲，竟认为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则被遗忘是连证明也用不着的。

列　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9—220页。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末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4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

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袖珍本第506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袖珍本第512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601页（袖珍本第573页）。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装武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袖珍本第597页）。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现在是：

“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1127页（袖珍本第1024—1025页）。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页（袖珍本第78页）。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页（袖珍本第254页）。

## 五、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

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1页。

……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17页。

公社（指巴黎公社。——编者注）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78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

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顿》（1883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38页。

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尝试，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配作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个别例外的情形下，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当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时，如果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知道反抗已没有用处，而为了保存自己的脑袋，它可能和平地把资产阶级的政权交出来。当然，更可能的是，即使在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必须承认这种战争，虽然对人们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页。

他们纷纷责难我们，说我们实行恐怖手段和暴力。但是，我们对这些攻击毫不介意。我们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国家的拥护者。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摧毁，资本主义政权必须消灭。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努力，任何障碍都吓

不倒我们，也挡不住我们。新政府采取的初步措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向新制度过渡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加速这个过渡，必须有牢固的国家政权。在此以前，政权一直掌握在君主和资产阶级走狗手里。他们的一切努力和全部政策都是用来压制人民群众的。而我们则认为，牢固的政权是需要的，暴力和强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是用来对付一小撮资本家，对付资产阶级的。我们应当永远用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疯狂而绝望的阴谋。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应当由反抗者负责。

列　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9—320页。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个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必须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专政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

其次，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

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400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制度。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

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需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支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穷人）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243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在国际范围内，一般革命专政的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史，同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内容是一致的。其次，——这一点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者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是我们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谁不了解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实行专政，谁就丝毫不懂得革命史，或者根本不想知道这方面的东西。

列　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我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了钢铁的、无情的、强硬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工人政权。我们说，谁不赞成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反抗都要扑灭。有人责备我们这样作，而我们却以此自豪，我们说，没有这个钢铁一样的工人政权，没有这支先进的工人队伍，不要说两年，就是两个月我们也支持不住。

列　宁：《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6页。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社会主义的文

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和法国的都证明，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念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杀了这一点，把它掩盖起来，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6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袖珍本第1323页）。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

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袖珍本第1364—1365页）。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袖珍本第1366页）。

##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

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3页。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列 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6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这个术语规定了在这方面起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特殊政权形式。这种政权依靠的不是法律，也不是选举，它直接依靠某一部分人民的武装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和作用何在呢？正是在于打垮资本家的反抗！如果说俄国“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打垮了”，

那就等于说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已经实现了”。

列　宁：《轻信的流行病》（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9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采取剥夺资产阶级的手段才能完成。

列　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谁认为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从来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

革命总是在实际中、在斗争中、在炮火中受到最严重的考验。如果你被压迫，被剥削，因而想推翻剥削者的政权，如果你决心把推翻剥削者的事业进行到底，你就应当知道，你必须经受得起全世界剥削者的攻击；如果你决心给以回击，不怕牺牲，坚持斗争，那你就是革命者，不然你就会被消灭。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

坚决最革命的形式。

列　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7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　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

列　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

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10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列　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1—336页。

……苏维埃所以是最高的民主形式，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它最接近人民（指马

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的含义），它是最敏感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发展和成熟的温度计。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1页。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它同任何专政一样，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1页。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层，到千百万没有苏维埃、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和战争的工人、雇农和小农那里去。应该向群众、向千百万人民具体地简明地讲清这一点。应该对他们说，他们的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 宁：《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5—326页。

布兰克先生或基捷韦帖尔先生，你们也许要问，为什么要用“专政”，为什么要用“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必须用暴力来对付一小撮人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统治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那些第一次听到别人按照在他们看来是新的意义运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不要任何警察的政权，可以有不是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你们所以会搞错，是因为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列　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麻木不仁、被资产阶级书籍蒙蔽而看不见实际生活、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走狗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中等普通工人，中等普通雇农，或一般的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一样，享有在最好的大厦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选拔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考茨基先生要想从一千个略知时务的工人和雇农中间，哪怕找到一个在回答这问题时表示怀疑的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一鳞半爪的真实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体会到的浅显明白的真理。

而在俄国，则完全摧毁了官僚机关，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工农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

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231页。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9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设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末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

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6页。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乙）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丙）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

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7页。

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22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2—103页。

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

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且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做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9—110页。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页（袖珍本第1367页）。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49年）。《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5页。

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7页。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6页。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

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1950年)。《新华月报》1950年第7号，第503页。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

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6—1507页（袖珍本第1391—1392页）。

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6—449页。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3页（袖珍本第354页）。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袖珍本第958页）。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8页。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 （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是国家消亡的前提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

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70页。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强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向往社会主义，我们也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强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

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强力和服从。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2—443页。

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摈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

列　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4页。

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页。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说道：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衰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根据这点开始要求党采取办法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衰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只发生在一个国家内，而所有其他国家则为资本主义所统治，这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不应当削弱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军队，而应当用一切办法加强它们，如果这个国家不愿意被资本主义的包围所击溃的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结论：恩格斯底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了胜利而言，它对于下列场合却是不适用的，即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则为资

本主义所统治。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50页。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7—318页（袖珍本第304页）。

## 六、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34页。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403页。

……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697页。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94页。

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96页。

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列　宁：《“贫农报”创刊四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8页。

我们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在完成争取自由的事业中一个可能的主要的同盟者。

列　宁：《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页。

农民只有同觉悟的工人携手前进，才能够获得土地和自由。

列　宁：《工人政党的任务和农民》（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385页。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的成就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扫清一切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隐蔽地恢复已为实际生活否定的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协的企图，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列　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2—303页。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列　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352页。

……我们如果不在农村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不是全体农民的）支柱，只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和一切工厂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是不能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应当实行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的联盟，依靠这个联盟，我们很快地粉碎和铲除了地主土地占有制。但是只有进一步把贫苦农民即农民无产阶级和半

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城市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农村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得到巩固，反对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战斗才能真正展开。

列　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0—371页。

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列　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

但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最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基本因素，弄清楚从我国整个革命和一切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的艰苦的然而有收获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简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是否能够向他们证明，无论

在工农联盟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矛盾，在那里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富得要命，而地球上广大居民则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化和由于缺乏周转而没有出路的财富。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8—129页。

必须竭尽全力搞好工农关系。农民——这是另一个阶级；只有阶级被消灭，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在我国还有阶级存在，要消灭阶级还需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谁答应马上可以完成这项工作，谁就是骗子。农民过着个体的生活，他们作为业主一个个地分散经营，他们握有粮食，因此他们可以左右一切。武装的敌人暗中窥伺着我们，为了不让敌人推翻我们，必须保持工农的正常关系。

列　宁：《在莫斯科五金工人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0页。

……随便哪个有头脑的人都懂得，社会主义不是一下子

就能达到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同整个资产阶级，同所有一切政府作顽强的斗争；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使全俄国所有的城市工人同农村贫民一起结成坚固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这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为了这种伟大的事业，就是献出全部生命也不可惜。

列　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373页。

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页。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盟，一般说来，是否和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

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页（袖珍本第254页）。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袖珍本第9页）。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袖珍本第608页）。

……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0页（袖珍本第526页）。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袖珍本第523页）。

……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

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页（袖珍本第606页）。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8页(袖珍本第978—979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1484页（袖珍本第1367—1368页）。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袖珍本第1326—1327页）。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

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21—423页。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3页。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

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70年第2期。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就都办不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2月3日《人民日报》。

# 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38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21页。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437页。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10页。

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

列　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

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列　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页。

……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

决定性的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这样的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6页。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政权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有本事站在总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呢，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4—25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

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末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7页。

在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党，不仅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而且是一个能够经得住无产阶级敌人的攻击、能够引导工人去进行决战的真正钢铁般的党。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页。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

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上不会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55页。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

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7页。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袖珍本第136页）。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

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177页（袖珍本第167—168页）。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袖珍本第170页）。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

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647页（袖珍本第614—615页）。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袖珍本第769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

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袖珍本第576页）。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6页（袖珍本第976页）。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1099页（袖珍本第999页）。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袖珍本第1249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27日《文汇报》。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3月22日《辽宁日报》。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1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2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2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第十八章

# 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 一、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 （一）应該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别关心的。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0页。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

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8页。

……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

列 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页。

民族压迫是什么？民族压迫就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一套办法，就是他们用强力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这一切总括起来就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那一政策的轮廓。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1917年）。《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7—48页。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袖珍本第586页）。

##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

使英国人惊异的是：和过去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相比较，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已经是温和的了。那末为什么正是在目前，矛盾表现出这样特别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形式呢？我要指出（这一点，甚至对捍卫爱尔兰民族并拥护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的权利的那些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秘密），从1846年以来，压迫的形式虽然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而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7页。

……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

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39页。

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6页。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决不会停止生活和消逝不见。既然它们连1915—1916年战争，连这同社会革命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次很小很小的危机也利用来发动起义（各殖民地、爱尔兰），那末毫无疑问，它们就更会利用各先进国家的国内战争这种大危机来发动起义。

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很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53—54页。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

列　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2页。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20世纪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他们成了世界政治和用革命行动摧毁帝国主义事业中的积极因素，但欧美那批有教养的市侩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却顽固地无视这一点。

列　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2—443页。

可以毫不勉强地说，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问题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二个阶段，民族问题已经扩大和转变为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因而民族问题

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可见，不论第一个阶段或第二个阶段的看法都是极其革命的。

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0—61页。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乙）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丙）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总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0页。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

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袖珍本第631—632页）。

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袖珍本第642页）。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的讲话》（1960年）。《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3号，第1页。

## （三）国际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最可靠的同盟者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4页。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

列　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83页。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创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

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先进国家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就是你们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办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你们要更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同时还要善于正确地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应当借助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本国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部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列　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9—140页。

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有最重大的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

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的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位于欧亚两洲之间，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已肩负起了全部重担（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件极荣幸的事情），充当了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急先锋。因此，最近将来的全部事变一定会是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兆，而且它们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列　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9页。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做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做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3—124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发达的和工业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内，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应当成为迫切的问题，就像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问题一样。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89页。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1360页（袖珍本第1249—1250页）。

## （四）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

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4页。

……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們来說**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們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81页。

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并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随着1905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骚动也正在增长。

…………

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关心地、兴奋地注视着全球各地和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强大的增长。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身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和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活活地腐朽了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列　宁：《亚洲的觉醒》（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67—68页。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

“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已经投入实现欧洲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列　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听到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和各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剥削的解放原则，在英勇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着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这样热烈的反应，我很高兴。俄国劳动群众以毫不倦怠的关心注视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人士实行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联盟推广到东方的一切劳动者中间去。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才能保证彻底战胜剥削者。自由的亚洲万岁！

列　宁：《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8页。

在这里我还想着重指出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一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有旧的温情主义观点的残余：据说它们非常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半殖民地人民。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看做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不如此。从20世纪初叶开始，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千千万万人民，现在已经作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出现了。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着重指出（第一次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我们已经着手准备这个斗争，是很重要的。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是更多了，但是，不管怎样，运动是在向前发展，而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虽然他们现在还很落后，但他们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8—469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总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旧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

杀中像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不管施本格勒之流和一切狂热地崇拜他（或者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为此怎样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的一段插话而已。

现在，大多数居民已经觉醒，已经行动起来，连最“有威力的”列强也阻挡不住他们了。它们能怎么办！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外汇问题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190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

列　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312页。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

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　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454页。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

…………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7页。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7页。

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

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2页。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毛主席在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见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

……而且一直在压迫和掠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毛主席就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1964年)。见1964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放战争是进步的、革命的、不可避免的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

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1—362页。

然则，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癌症，当如何去治疗呢？要是一切的土地，都一举而由民众所有变为私人所有，毒害的根源固然破坏了，但同时殖民地也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举而两得的妙策。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6页。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计这个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要使这种承认不致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就应该极严格地只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的东西，——应该使这种承认不致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争取人民自主，争取民族自主，这是进步的。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坚持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职责。这主要是一项消极任务。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资产阶级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积极”活动。

列　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18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在帝国主义制度下，民族斗争、民族起义和民族分离是完全“能实现”的，并且在事实上也经常可以碰到，甚至更加剧烈，因为帝国主义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民主倾向的增长，反而会使这种民主意愿和托拉斯的反民主倾向之间的对抗更加尖锐化。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43页。

在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中，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由于带有一种我们所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就往往把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叫作“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

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她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引起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因此，任何民族战争都会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据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可能发生，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就不是走的这条道路。假如我们声明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结束时，各交战国打得精疲力尽的话），“不可能”发生“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比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是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民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4—75页。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我们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

战争、它们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对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

列 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306页。

我想，红军所作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真正唤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领，就能创造奇迹。目前东部各族人民的解放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不仅从国际革命的远景看来是如此，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军事进攻以后在亚洲、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看来也是如此。

列 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页。

……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

"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6页。

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

(一) 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

(二)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 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

(四) 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5页。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袖珍本第286页)。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袖珍本第1372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3号，第21页。

# 三、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基本道路

## （一）党的領导、武装斗爭、统一战綫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彻底胜利的基本道路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

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

列　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列宁全集》第7卷，第410页。

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7页。

结论只有一个：许多殖民地国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一九〇五年。

任务就是：把殖民地国家内的先进工人团结到能够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的统一的共产党里来。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0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袖珍本第509页）。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袖珍本第490页）。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袖珍本第512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袖珍本第576页）。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6页（袖珍本第976页）。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袖珍本第1249页）。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

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0页（袖珍本第1354—1355页）。

##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起领导作用

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只要把“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人、俄国人等等）对立起来，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我们”无产者同“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主要地位。“我们”无产者多次地看到，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了起来，资产阶级就会出卖自由、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把自己出卖给了普鲁士人，保卫民族的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依靠压迫民族的士兵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

列　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420页。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

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

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有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50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列　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157页。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的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精神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化。要无产阶级表现"实际精神"，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

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列　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9—412页。

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我们经常看到（特别在奥地利和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偷偷地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勾结，从背后来反对本国人民，在这种情形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批评民族运动，而应当批评妄图分裂这一运动、使运动庸俗化和变为无谓争吵的行为。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

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列 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2页。

东部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俄国还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即遭受中世纪压迫的劳动农民。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后，就胜利地推翻了中世纪压迫。今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但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

经常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巨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群众明白的话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列　宁：《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139页。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中世纪式的反动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太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

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列　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

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个名词，他们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

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与第二国际的英雄同类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里已经出现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212页。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发生争论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决定，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

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列 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页。

我认为谢米奇还没有把这一切完全弄清楚。因此，他企图把民族问题贬低为立宪问题，即把民族问题看成改良问题。

这个错误使他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1页。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1923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79页。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页（袖珍本第4页）。

……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253页（袖珍本第241页）。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

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页（袖珍本第254页）。

## 四、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要互相支持

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10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列　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页。

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

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　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页。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亲近和融合起来，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的事情，要不然，欧洲的社会主义是**不巩固**的。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大公无私的文化援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好听说法来讲，就是帮助他们去使用机器，减轻劳动，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62页。

我们党不怕公开声明，如果爱尔兰能够掀起反对英国的战争或起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能够掀起反对法国的战争或起义，的黎波里能够掀起反对意大利的战争或起义，乌克兰、波斯和中国能够掀起反对俄国的战争或起义等等，我们党是会同情这种战争或起义的。

列　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0页。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列 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4页。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代替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性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性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加重要。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

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列　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被各强盗民族的"文明"联盟残酷地掠夺、压迫和奴役的东方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也同样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列　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8页。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

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4页。

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3页。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袖珍本第147页）。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

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袖珍本第1362—1363页）。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1960年）。《红旗》杂志1960年第10期，第1页。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1960年）。《红旗》杂志1960年第10期，第1—2页。

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我们是一家人呵！我们、你们越南南方和北方、还有老

挝、柬埔寨和朝鲜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支持。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2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 五、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列 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们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

同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列　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

我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说过，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亿5千万人口。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作《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问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关系已经尖锐化了。整个德国、整个亚洲都沸腾起来了。你们知道，印度正在酝酿革命运动。中国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很强烈的，对美国人也是如此。

列　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袖珍本第620页）。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新华月报》1951年第11号，第6页。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

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见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毛泽东：《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见196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发动猛烈的进攻。美帝和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我们坚信，中阿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被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必将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必将推翻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胜利是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毛主席语录。《给霍査、列希、谢胡同志的电报》（1968年）。见196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

义和一切反动派。

毛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1971年6月3日）。见197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毛主席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时的谈话（1973年6月22日）。见1973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团结起来。

毛主席会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时的谈话（1973年7月28日）。见1973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 第十九章

# 战争与革命

## 一、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 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3页。

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

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而资本的积聚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整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呢？即使是考茨基恐怕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的，并且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列　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2页。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列　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页。

我们已经说过，帝国主义最深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而又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其他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化的趋势。既然规定了（虽然只是暂时地）垄断价格，于是那些推动技术、因而也推动其他的一切进步和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

程度上消失了；于是进而形成一种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经济力量。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个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专利权，可是把这个发明品搁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资本主义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很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化的趋势还是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有时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据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条件好的殖民地，也引起同样的结果。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加任何企业、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使食利者阶层完全脱离了生产，使那些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处处都留下了寄生的痕迹。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8—269页。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817页。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08页。

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

列 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84页。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737页。

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列 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1908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6页。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页。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27页。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尽管它们的部长们一再发表和平调整争执问题的声明，但是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任何一个重大措施而不发生分歧都是做不到的。

列 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1页。

帝国主义是一小撮大国对世界各民族进行愈来愈厉害的压迫的时代，是一小撮大国为扩大和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交战的时代，是一些虚伪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欺骗人民群众的时代，……

列 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页。

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化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尖锐。

列 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43页。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78页。

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来为他的那种所谓"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等等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扫清道路。这种理论捏造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极其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实行"统一"的理论辩护。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

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4页。

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列　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财政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列　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页。

不管情况怎样严重，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

会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列　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状况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36页。

……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

列　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8页。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

……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6页。

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

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3页（袖珍本第1003页）。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5日《解放军报》社论。

……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

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袖珍本第289页）。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

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袖珍本第1088页）题解。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袖珍本第1375—137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1页（袖珍本第1250页）。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毛主席语录。引自《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见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

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16日）。见196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袖珍本第1355页）。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毛主席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见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五月上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1960年）。《红旗》杂志1960年第10期，第2页。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见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毛主席话录。引自《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的电报》（1968年9月17日）。见1968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 二、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特切涅尔、霞飞、兴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要提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

列　宁：《和平问题》（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8—269页。

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了。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越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的范围。因此，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列强瓜分完毕。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现在这场战争是资本家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特权和垄断，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

列　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也只有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才有利。可是考茨基在1914、1915、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幼稚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1页。

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和约也是那一政策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

列　宁：《论“和平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57页。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同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

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为了使他们跟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镇压义和团起义的事件）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准备在后天又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等等的那个不和平的冲突割开。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讲给工人听，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妥协。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8—289页。

……这次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个银行和伦敦的五六个银行统治着全世界，霸占着一切资源，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财政政策，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争夺，于是它们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其结果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要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靠自觉自愿来解决的。这只能靠战争来解决。

列 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7页。

和平的迫近或者哪怕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和平问题的加紧讨论，都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引起了这种政策和那种政策的特别显著的差别。因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及其“社会主义的”摹仿者或应声虫，过去或现在都认为和平是一种原则上不同的东西，而“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策的继续”的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至于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是1898—1914年（如果不是指更早的时期的话）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这一点，无论是资产者或社会沙文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看到。至于目前的和平，在资产阶级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况下，就只能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这一点，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

列　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7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4页。

每个战前实行统治的阶级都保证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和平的。

在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由于欧洲人民完全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最残酷的摧残

和屠杀。

列 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9—370页。

……我们必须告诉其他民族说，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努力争取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这丝毫不排斥战争。战争是另一个问题，它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8页。

正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推动垄断资本主义去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即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认为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生意"，以及企图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

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

…………

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371页（袖珍本第344—352页）。

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

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1页（袖珍本第536页)。

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

不会变更的。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2页（袖珍本第546页）。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毛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页（袖珍本第1098页）。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

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袖珍本第1121页）。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1496页（袖珍本第1380—1381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

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

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9—1511页（袖珍本第1394—1396页）。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袖珍本第1354页）。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

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1—182页。

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

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60页。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它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发生冲突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125—135年）除了有许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不少的

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现时在西欧（最近期间也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段，就是靠引用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

列 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368页。

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否则对问题的解释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折中主义的了。

对战争的态度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阶级对比关系等等而有所不同。永远根本拒绝参加战争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把战争分为保卫战和攻击战也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在1848年所以痛恨俄国，是因为当时落后俄国的反动魔掌压制着德国的民主制，使它不能取得胜利和发展，不能把全国团结成统一的民族整体。

列 宁：《无产阶级和战争》（1914年）。《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

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

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列 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6页。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试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的战争。你们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等国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了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当前的战争正是这一政策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策的继续。特别在奥国和俄国，无论平时或战时的政策都是要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各民族。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亿万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可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和民族解放的战争。

列 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4页。

庸夫俗子不懂得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喊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由于什么打起来的，是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

列 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来，基本问题是战争的阶级性。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征服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计战争的，这种估计已为事实所证明。谁不这样看战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7页。

在战争中阵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们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锻炼自己的意志，他们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增长，风潮、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战争的运动愈来愈激烈。对于

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

列 宁：《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8—119页。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役性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受它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已不可能有任何民族战争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中，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由于带有一种我们所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就往往把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叫作“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

…………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73—75页。

社会党人一向斥责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

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然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

列　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

列　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
《列宁全集》第8卷，第530—531页。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沙皇的将军们说，我们的红军能忍受沙皇制度下的军队从来没有忍受过的痛苦。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所以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

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列 宁：《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

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塑巨人多。我们比他们多，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居民绝对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汲取这些东西，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更深入地从他们当中汲取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从这个最丰富的后备库中汲取这些东西，因为它能向我们提供最纯朴的、受尽了苦难因而最有锻炼的、最接近工农的、能领导工农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材。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微近似这个后备库的东西，他们的基础愈来愈不稳了，从前拥护过他们的工农离开他们愈来愈远了。

归根到底，这就是世界苏维埃政权必然胜利的原因。

列 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56—57页。

欧洲战争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它把机会

主义的腐朽、下流和卑鄙揭露无遗，从而对工人运动在几十年和平时期所积聚的污垢来了一次大清洗。

列 宁：《给亚·米·柯伦泰》（1914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162页。

至于描写战争的小说，那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的“恐怖”、引起对一切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的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读者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小说。此外，要知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满了这种恐怖。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

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7—168页（袖珍本第158页）。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袖珍本第155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

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469页（袖珍本第446—447页）。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2页（袖珍本第450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323页（袖珍本第308—309页）。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

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466页（袖珍本第443—444页）。

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

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375页（袖珍本第354—355页）。

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袖珍本第545页）。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袖珍本第147页）。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袖珍本第1023页）。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

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新华月报》1951年第11号，第5页。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

# 四、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现在正空前迅速地加强起来。

列　宁：《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1916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38页。

帝国主义战争，英国的同德国的最大最富的银行公司的战争，这个为了进行分赃，为了掠夺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个恐怖的、罪恶的战争，这个使所有国家破产、使各族人民贫困不堪的战争，使人类必须有所抉择：或者是牺牲整个文化；或者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消灭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社会和持久和平。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取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暂时的间歇和准备对各国人民进行新的屠

杀。和平与面包，这就是工人和被剥削者的基本要求。战争已经使这些要求极端尖锐化了。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它已为社会主义直接打开了大门。

因此，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为了和平与面包、推翻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医治战争创伤，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就是斗争的目的。

列 宁：《为了面包与和平》（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366页。

虽然国际资本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国际形势近来又大大好转，但只要清醒地考虑一下整个情况，我们就应当说，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它已经不能直接进攻我们，因为它的翅膀已被割掉。正好在前几天，这些老爷在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上就开始说了："也许会在俄国陷住，倒不如同它讲和吧。"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

列 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3—124页。

“实现这种和平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

列 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应该指出，目前全世界发出的和平主义的词句、言论和保证、有时甚至是反对战争和反对和平的誓言非常多，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现代的文明国家，决心采取实际的、哪怕是最简单的保障和平的措施的却非常少。我们希望在这个以及这类问题上尽可能少来一些一般的声明、庄严的诺言、华丽的口号，而尽可能多来一些真正能够导致和平的最简单最明确的决定和措施，既然现在还谈不到彻底消灭战争的危险。

列 宁：《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法尔勃曼提出的问题》（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8页。

我们正在同国际资本作斗争。国际资本瞧着我们的共和国说：“这是些强盗，鳄鱼”（这话是一位英国女画家一字不漏地转告我的，她是从一个最有威望的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话的）。既然是鳄鱼，那就只能加以鄙视了。这就是国际资本的呼声。这就是阶级敌人的呼声。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是对的。但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是需要用事实来检查的。你既然是全世界强有力的力量，是全世界的资本，你既然

说我们是“鳄鱼”，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术，那就开枪试试吧！然而，当它试了之后，它却因此而受到了更大的痛苦。这样，资本才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于是它说：“需要做生意。”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的胜利。

列　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1页。

千百万人正在研究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这个无情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按过去的写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有两种含意的《МИР》），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6—37页。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

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袖珍本第250页）。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

的和平才有保障。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1032页（袖珍本第932—933页）。

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袖珍本第1057页）。

必须永远记得：十年内战之所以被停止，抗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直到最近陕甘宁边区南部蒋介石入犯事件）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力量强大，恰恰相反，都是由于蒋介石力量相对地不够强大，由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强大。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

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毛泽东：《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9—1150页（袖珍本第1048—1049页）。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袖珍本第1090页）。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1469页（袖珍本第1353—1354页）。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见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望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

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指示》（1953年）。《新华月报》1953年第8号，第13页。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8—489页。

# 五、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

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29页。

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解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列　宁：《军队和革命》（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37页。

事变完全证明了我在民主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即党应当把武装起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建议是正确的。事变强迫我们这样做。历史已经使目前的军事问题变成根本的政治问题。

列　宁：《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省委员会主席的信》（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52页。

共和国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巩固起来，社会主义要在俄国和全世界取得胜利，都有赖于军队的加强。我衷心

地祝贺英勇的苏维埃军队，为推翻剥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的军队，并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列 宁：《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84页。

要用同样的方法大大加强建立无产阶级红军的工作。……工人和劳动农民经历了帝国主义的战祸，他们懂得并且根据经验知道，必须同压迫者作战，才能保卫劳动人民的革命果实，才能保卫他们的苏维埃政权。一支军队正在建立起来，这是不怕一切牺牲来捍卫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贫农的红军。这支军队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卫分子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和巩固。基础已经打好，应该赶快把高楼盖起来。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一支百万大军，现在我们需要300万人的军队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

列 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87页。

我们的红军每壮大一分，这个外强中干的敌人方面的瓦解和革命就会加速十分。因此，悲观失望是毫无理由的。

列 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6页。

由革命无产阶级来补充的红军，定将帮助我们高高举起

世界社会革命的旗帜。

不是灭亡，就是胜利！

我们一定会战胜世界的盘剥者，一定会保卫住社会主义的事业！

列　宁：《在霍亭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页。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斯大林：《悼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5页。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

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132页（袖珍本第122—123页）。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袖珍本第478—479页）。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袖珍本第318—319页）。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袖珍本第210—211页）。

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袖珍本第357页）。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

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2—1093页（袖珍本第992—993页）。

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7—1178页（袖珍本第1076页）。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

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页（袖珍本第346页）。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537页（袖珍本第513—514页）。

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页（袖珍本第1059页）。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袖珍本第975页）。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49年）。《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5页。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

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页（袖珍本第84页）。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

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932页（袖珍本第882—883页）。

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9月24日《解放军报》。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20日《解放军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

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光荣传统》。

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1月18日《解放军报》。

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

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主席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第1页。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1月18日《解放军报》。

#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 （一）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思想的基础

直到现在还在反对我们的，是一个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动摇了。这已经不是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1页。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传染病的策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性"的人，这样盲目地仇恨苏维埃共和国，竟没有觉察到他们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只要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拥有全副武装，在军事方面独霸全球，却像害怕烈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列　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3页。

拿目前的军事形势来看，盟国继德国人占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占领了乌克兰，遭到了失败。我们可以看出，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被吓怕了的庸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威胁，原来是假的，原来是泥做的巨人。

列　宁：《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8页。

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塑巨人多。……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

都根本没有稍微近似这个后备库的东西，他们的基础愈来愈不稳了，从前拥护过他们的工农离开他们愈来愈远了。

列 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56—57页。

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一副空架子；……我们政权建立的第一年是我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第一年，我们很快地就深信，这个庞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

我们清楚地知道，向我们进攻的一切军事力量都是有一定的来历的。我们知道，是帝国主义者供给他们一切军需品和武器，帝国主义者已把他们的世界舰队的一部分拨给我们的敌人，并竭力援助和扶植俄国南部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力量。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

列 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变成了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横暴行为和残酷进攻，使筋疲力尽、

似乎不能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坚持了战争，而且就要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历史已進入了新的阶段。

列 宁：《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0页。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袖珍本第664页）。

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

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1页（袖珍本第695页）。

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

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2页（袖珍本第732页）。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

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5—886页（袖珍本第840—841页）。

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袖珍本第932页）。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

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3页（袖珍本第1003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2页（袖珍本第1001—1002页）。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61—262页。

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3页（袖珍本第1082--1083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袖珍本第1091页）。

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1200页（袖珍本第1098页）。

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极为有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及其反对本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

争的日益发展，这两大因素，已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日益陷于孤立。如果再加上无可避免的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必将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更加处于困难地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1213页（袖珍本第1110—1111页）。

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我们曾经不断地向人们指出，蒋介石政府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这个政府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它就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6页（袖珍本第1123页）。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

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1246页（袖珍本第1141—1142页）。

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9—1260页（袖珍本第1156页）。

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

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1页（袖珍本第1208页）。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袖珍本第1355页）。

这些文件（指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编者注）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袖珍本第1372页）。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1491页（袖珍本第1375—1376页）。

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

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页。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毛主席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第1页。

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 （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指武装起义。——编者注）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一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列　宁：《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160页。

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因为不这样，各国帝国主义者就有勾结起来的危险，他们在德国大屠杀以后，将会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才能挽救俄国革命（不然真正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将会比我们更强大），才能

挽救战争中几十万人的生命。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要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要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

列 宁：《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2—123页。

……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

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220页（袖珍本第208—209页）。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袖珍本第211—212页）。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

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袖珍本第217—218页）。

……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袖珍本第428页）。

……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

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页（袖珍本第485页）。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开始提倡。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袖珍本第1084页）。

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

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这些就是极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凡此国内国际形势，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大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力量是极大地发展了。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1946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袖珍本第1105页）。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

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

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2—1233页（袖珍本第1128—1129页）。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

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攻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

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1248页（袖珍本第1143—1144页）。

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袖珍本第1188—1189页）。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

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276页。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毛主席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第1页。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

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袖珍本第1088页）题解。

# 第 二 十 章

#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 一、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5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

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3页。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

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17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

恩格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48—349页。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取酬。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第63页。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98页。

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社会，仅仅是由工作者组成的、不应有任何区别的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现在我们只是为这个未来社会奠定基石，至于建设，则有待于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去努力。

列宁：《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89页。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已经象应该被破坏的那样破坏了，已经象应该变成废墟那样变成废墟了。地基已经清理好了，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7页。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页。

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袖珍本第960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

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袖珍本第646—647页）。

……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袖珍本第614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 二、共产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

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606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0页。

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

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1875—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58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41页。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1页。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

……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也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

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资本主义腹内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统计，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一小撮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安排好”监督的时候，任何管理都开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

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愈民主，则一切的国家开始消亡也愈快。

当大家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这样，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7—461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发生的经济变革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的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

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外，没有其他法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时国家就会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3—454页。

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

列　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2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383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列　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94—95页。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　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74—175页。

……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现在在星期六义务劳动出现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在这种时候，没有任何政权、任何国家来规定定额，而每个人都来为社会进行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产生、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东西，即广泛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

列　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54—255页。

**第十二个問題：**你能不能给我们简略地说明共产主义所力求建立的那个未来的社会？

**答：**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做了一般的说明。

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简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

这样的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

如此等等。

显然，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远。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7—118页。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0页（袖珍本第239页）。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袖珍本第614页）。

## 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5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2页。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542—543页。

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

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

…………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0—321页。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　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74—175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

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3页。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

列 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389页。

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代价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每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旧的观点，没有守旧心理、旧习气、各工作部门间的差别以及劳动报酬上的不同等等。

列 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60—161页。

……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经验又一次证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力量对比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他们说，要实现工农联盟是很困难的，但它是唯一不可战胜的反对资本家的联盟。

同志们，如果可以在这里谈科学的话，那末这就是科学。这个经验是从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得来的，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我们只有在农民自觉地得出肯定的结论的情况下，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我们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完成这一事业。根据高尔察克事件的经验，我们可以深信这一点。

列　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3—114页。

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

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

列　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469页。

电气化将使俄国得到根本的改造。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会最终奠定我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奠定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基础。

列　宁：《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6页。

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是要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末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气化；只有全国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6页。

……改造一切劳动的习惯和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的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忍受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种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挺住并且坚持

下去，我们将双手不停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我们要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我们要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实行共产主义纪律，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列　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

…………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

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52页。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袖珍本第273页）。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袖珍本第310页）。

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

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4页（袖珍本第1357—1358页）。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5—416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

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7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18日《解放军报》。

# 第二十一章

#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

## 一、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6—367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間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級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級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9页。

工人阶级……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379页。

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

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11—412页。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就不应当局限于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107页。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

列　宁：《取消取消主义》（1909年）。《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3页。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

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　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间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2页。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

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

……在我们党的每次严重转折关头，总有一部分老的首领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车子上摔下去而让位给新起的人物。同志们，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8页。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

"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678页（袖珍本第644—646页）。

……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袖珍本第960—961页）。

# 二、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4页。

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級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資产阶級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終目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6—347页。

王冠，即掩盖着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道封建的灵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资本统治暴露出来了。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32页。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紅旗**！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页。

……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乃是工人阶级的直接的责任，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不过是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主义，……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68—269页。

农村中的第一步就是完全解放农民，给农民全部权利，建立农民委员会来收回割地。而我们在城市和农村里的最后一步是一样的：夺取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全部土地和全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之间，我们还必须经过不少的斗争，谁要是把第一步同最后一步混在一起，谁就是损害这个斗争，谁就是不知不觉地蒙住农村贫民的眼睛。

……谁要是对农民说，他们一下子就可以走完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谁就是在骗庄稼人，谁就是忘记农民自己中间的

大规模的斗争，忘记农村贫民和富农之间的大规模的斗争。

列　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第379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36页。

对无产者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秩序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上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产生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诸高阁，决不等于蓄意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快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

列　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6页。

如果社会民主党立刻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那的确只能给自己丢脸。社会民主党正是为反对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糊涂观念进行了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这个原故，它才始终主张俄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正因为这个原故，它才要求把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区别开来。

列 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264页。

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 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14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71页。

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

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早，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既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又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115页。

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这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就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

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　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

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只是使劳动从任何剥削下完全解放出来和达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目的第一阶段。

列　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533页。

我们起初是用一切方法尽力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现在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配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

列　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222页。

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目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

农民解释，仅仅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是不够的。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准备去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村资产阶级以及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农、中农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列　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430—431页。

……觉悟工人的红旗首先意味着我们以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全部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其次它意味着我们并不停留

在这一点上，还要继续前进。除了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以外，我们还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列　宁：《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22页。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彻底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斗争的每一步骤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实行，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开始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才实行。社会革命并不是一次战役，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战役的时代。这些改革只有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表述方式来提出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个国家的工人连一项基本民主改革都未彻底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坚决革命的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那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列　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7—388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

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采取剥夺资产阶级的手段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挡住、遮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恰恰相反，正像不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列　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不了解全体农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了解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5页。

……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

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学者，借口资本主义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来暗中保护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0—281页。

……怎样具体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在好的情况下也得要许多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又要照顾到许多更小的过渡。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

列　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9页。

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

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33页。

在俄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无产阶级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1921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9页。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99—200页。

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

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9—80页（袖珍本第76页）。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

…………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象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袖珍本第146—147页）。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

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267页（袖珍本第254页）。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546页（袖珍本第522—523页）。

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0—551页（袖珍本第526—527页）。

……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

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645页（袖珍本第612—613页）。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665页（袖珍本第632—633页）。

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

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袖珍本第685页）。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那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

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袖珍本第1266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袖珍本第1360页）。

## 三、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

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象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182页。

这种论调的基础就是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把争取共和国（包括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如果社会民主党立刻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那的确只能给自己丢脸。社会民主党正是为反对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糊涂观念进行了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这个原故，它才始终主张俄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正因为这个原故，它才要求把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区别开来。

列　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第264页。

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为一谈，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

政治破产的危险。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72页。

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摆来摆去，是社会革命党整个纲领立场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要求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清楚地划分开。最高纲领就是不消灭商品生产就不能对社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最低纲领就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还能实行的改造。把这两种改造混淆起来，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种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曲解，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模糊起来。

列　宁：《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179页。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容许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束缚”。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5页。

这个被考茨基弄得一团糟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

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在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的糊涂，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学者，借口资本主义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来暗中保护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

无产阶级。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0—281页。

……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

列　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页。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

“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用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1—92页。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袖珍本第254页）。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

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袖珍本第614页）。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

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袖珍本第271—272页）。

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

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9—420页。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页。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48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0—471页。

# 第 二 十 二 章

#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

"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11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发生的经济变革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的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3—454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已

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虽然还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

列　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94—95页。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　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在俄国，我们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经是第三年了，今天还只是跨出最初的步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阶级

还仍旧存在，而且还要在各个角落存在好多年。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页。

〔布哈林原书的词句〕

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有它的表现。因而，资本主义结构就是一元论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论。

〔列宁的评语〕

#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列　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20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

我们第一次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

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

总之，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列　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7—238页。

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一日千里地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

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袖珍本第1376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页（袖珍本第491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

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袖珍本第1323页）。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社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

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6月6日《解放军报》。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29日《解放军报》。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

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3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

由于他们的阴谋被揭露，胡风集团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转

入退却，但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

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社论。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

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反革命分子怎样要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毛主席语录。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1955年）。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

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 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里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而言。——斯大林注）。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言。——斯大林注）……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2—63页。

契·同志！

你的来信充满了误解。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的是“工业化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业化方法，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方法“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是使内部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解决这些矛盾”。可见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首先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可见这里说的是结合内部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所谈到的。

可是你忘记了这一切，而谈论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即结合范围以外的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

可见你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你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之间的矛盾同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了。

斯大林：《给契·同志的信》（1930年11月）。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页。

在你的第一封信中，你玩弄“矛盾”这个字眼，把结合外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同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混为一谈。如果你当真要把党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的

基本问题弄明白，你就不会玩弄这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容许的把戏了。

斯大林：《给契·同志的信》（1930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页。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3页。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

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4—445页。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3页（袖珍本第309页）。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袖珍本第829页）。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的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1482页
（袖珍本第1365—1366页）。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6—1507页
（袖珍本第1391—1392页）。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

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1950年）。《新华月报》1950年第7号，第503页。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5页。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

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1—452页。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53—454页。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5页。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袖珍本第286页）。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

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49—451页。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9年第5期。

# 三、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7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

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0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8页。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

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0—471页。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1—472页。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7—468页。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69页。

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

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519页。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社论。

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6月6日《解放军报》。

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要抓意识形态，要抓上层建筑，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巩固我们的政权；并在和反动思想文化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创造和形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5日《解放军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

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见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

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见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主席语录。《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谈话》。见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5月9日《人民日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

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

## （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评论员文章。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

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见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语录。《1966年8月10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的谈话》。见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 （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 （四）要認眞注意政策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

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69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6页（袖珍本第1193页）。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

## （五）正确地对待干部

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17日《解放军报》。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7月30日《解放军报》社论。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

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0月20日《解放军报》。

## （六）实行革命的三結合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减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 （七）人民解放軍要支持无产阶級革命派

人民解放军不但要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农业，而且

要支援工业。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文章：《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3月8日《人民日报》。

（八）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编者按。

要斗私，批修。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 五、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393页。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208—209页。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

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44页。

确实，我希望新的报纸能够出版。我们必须如实估计形

势并最好地利用形势。当保尔再来办报时，他将奋勇战斗而不会再灰心丧气地说什么“不要去抵抗潮流”。没有人要求他去**阻挡**潮流，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9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40页。

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5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0页。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34页。

……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页。

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

列　宁：《新的激战》（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11页。

……机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迁就一时的情绪，不能反对风行一时的东西，政治上目光短浅，毫无气节。

列　宁：《事后聪明的俄国激进派！》（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2页。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

列　宁：《政论家的短评》（1913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4页。

……若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单地

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就是固守庸俗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

应当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列　宁：《在纺织工业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1页。

……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

这是从1893年开始的。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讲"和平"。

列　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页。

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

列　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49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

列　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3页。

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3—54页。

……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3页。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7—508页。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袖珍本第940页）。

他（指鲁迅——编者注。）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2月1日《文汇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

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4页。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8月25日《光明日报》。

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4月12日《光明日报》。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276页。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9页（袖珍本第785页）。

## 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一种社会结构，来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即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0页。

……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0—241页。

要记住，如果您不能给我们找到数十个新的、年轻的、忠实的、善于工作的、善于进行联络的、不靠您而能独立通信的"前进报"的朋友，您必定要垮台，我们也会搁浅。……我们中间有某种愚蠢的、庸俗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害怕青年的毛病。我恳求您：竭力同这种毛病进行斗争。

列　宁：《给谢·伊·古谢夫》（1905年2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7—298页。

……我们的任务在于紧紧保持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来培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就成为革命军队的领导人物。

列　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2页。

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

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

列　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338页。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6页。

要及时和大胆提拔新起的年轻干部，不让他们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不让他们冷淡下去。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57页。

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底一笔大财富。他们拥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即领导方面的丰富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锻炼，深谙事理的知识，确定方向的能力。可是第一，老干部通常是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第二，在老干部中，有些人喜欢拘泥于已往，拘守过去的东西，拘守旧

的东西，而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东西。这就叫做丧失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是个很严重而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深谙事理的知识和确定方向的能力。可是第一，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所以暂时还遭遇不着衰老死亡的危险；第三，他们具有很充足的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这乃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底宝贵品质；第四，他们长进得和开明得很快，他们向上飞奔得很快，所以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赶上老干部，与他们齐肩并立，并不愧成为他们的替班。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58页。

你们中间未必有人会说，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页。

在我们国家里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竭尽全

力要从下面冲上来，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入我们建设事业的总宝库。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坛“名人”的自负、我们某些组织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以及同辈的嫉妒（……）压抑下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

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1929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3页。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4页（袖珍本第492页）。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

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们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9月1日《光明日报》。

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398页。

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

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9页（袖珍本第782页）。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

毛泽东：《“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959页。

## 七、光辉的五·七道路

每个儿童都知道，莫说一年，就停止劳动几个星期，一个国家也会不能生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8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列 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

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列　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页。

……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5页。

……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本上的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1页。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

实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别人劳动，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3页。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4页（袖珍本第530页）。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主席给抗大的题词。见1962年7月1日《解放军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5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必须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31日《解放军报》。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2日《人民日报》。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2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

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

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月4日《文汇报》。

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的编者按。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 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问题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

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6页。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

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

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

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5日《解放军报》社论。

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

# 第二十三章

#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工作方法

## 一、两种对立的工作方法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

……（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95页（袖珍本第89—90页）。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

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

…………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

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7—119页（袖珍本第109—119页）。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135页（袖珍本第125—126页）。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2页（袖珍本第757—759页）。

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4页（袖珍本第857页）。

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袖珍本第1032页）。

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页（袖珍本第1330页）。

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

毛泽东：《“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4页。

# 二、政治挂帅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

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袖珍本第124页）。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袖珍本第995页）。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袖珍本第1168页）。

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21页。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毛泽东：《“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53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23页。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1—472页。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2月9日《解放军报》。

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 三、群众路线

## （一）羣众路綫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綫和根本組織路綫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4页（袖珍本第124—125页）。

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

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5—866页（袖珍本第820—821页）。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袖珍本第884页）。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

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們应該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那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6页（袖珍本第887—888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

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1097页（袖珍本第995—997页）。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

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袖珍本第1213页）。

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 （二）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

……共产党员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造出一些幼稚可笑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页。

……不吸引新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觉醒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改革。

列　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2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页。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袖珍本第125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袖珍本第823页）。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8页（袖珍本第833—834页）。

……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

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办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开展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主席巡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以后回到北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第1页。

## （三）发扬民主作风，广泛听取群众意見

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2月9日《解放军报》。

先民主，后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一切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要让群众对你不感到害怕，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3月23日《解放军报》。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

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3月30日《解放军报》。

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4月5日《解放军报》。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4月6日《解放军报》。

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4月13日《解放军报》。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5月16日《解放军报》。

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四、调查研究，掌握政策

## （一）从实际出发，調査研究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4页。

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

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95页（袖珍本第90页）。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17—18页。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袖珍本第747页）。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

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袖珍本第749页）。

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

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797页（袖珍本第754—755页）。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页（袖珍本第791页）。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855页（袖珍本第810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6页（袖珍本第1203页）。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1444页（袖珍本第1332—1333页）。

## （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1．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問題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袖珍本第3页）。

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5页（袖珍本第1334页）。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

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21—422页。

## 2．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

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袖珍本第170—171页）。

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

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袖珍本第796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袖珍本第892—893页）。

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2页（袖珍本第902页）。

### 3．要全面地看問題，要看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袖珍本第96页）。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袖珍本第135页）。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

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袖珍本第500页）。

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袖珍本第751页）。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袖珍本第760页）。

……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袖珍本第777页）。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么？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1321页（袖珍本第1216—1217页）。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3—414页。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

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8页。

### 4．典型調查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袖珍本第747页）。

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袖珍本第748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部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袖珍本第774—775页）。

### 5．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袖珍本第854页）。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6页（袖珍本第887页）。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

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1443页（袖珍本第1331—1332页）。

## （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页（袖珍本第50页）。

……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

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袖珍本第760页）。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袖珍本第928页）。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袖珍本第1181页）。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

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4页（袖珍本第1181页）。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6页（袖珍本第1193页）。

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袖珍本第1211页）。

# 五、要考虑到全局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袖珍本第90页）。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袖珍本第135页）。

这种看起来好象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

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袖珍本第196页）。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514页（袖珍本第491—492页）。

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

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袖珍本第779页）。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袖珍本第782页）。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3页（袖珍本第856页）。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4页。

## 六、抓点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

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

列 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473页。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事变发展的历史链条里，各个环节的顺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联，它们彼此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作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在我们所谈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抓不住整个链 ，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 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89—90页。

……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3页。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
第1卷，第310页（袖珍本第296—297页）。

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袖珍本第853页）。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3—904页（袖珍本第856页）。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

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袖珍本第1007—1008页）。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9—1430页（袖珍本第1318页）。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 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袖珍本第1319页）。

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8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

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

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9年第11期文章：《抓好典型》。

一定要抓好典型。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 七、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

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08页。

……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生产物的商品形态或商品的价值形态，就是经济的细胞形态。在浅薄的人看来，这种形态的分析，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细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诚然只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但和显微镜下的解剖，正好是做的一样的事情。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2页。

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的处所是英国。就是为这个理由，所以在我的理论的说明上，英国成了我的主要的例解。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3页。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結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現**；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123页。

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所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零散的小商品生产者及其个体劳动所有权的制度开始的（例如在英国）。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158页注。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

列　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410页。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

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袖珍本第284—285页）。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

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308页（袖珍本第294—295页）。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

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900页（袖珍本第852—853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袖珍本第855页）。

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毛泽东：《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2页（袖珍本第1179页）。

# 八、两条腿走路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袖珍本第210—211页）。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

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864页（袖珍本第818—819页）。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

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1010页(袖珍本第912—913页)。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3页(袖珍本第1072页)。

……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16页。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

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91—492页。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毛主席在九月间的重要谈话》（1958年）。见《红旗》杂志1958年第10期，第1页。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

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1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袖珍本第185页）。

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页(袖珍本第459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4页（袖珍本第462页）。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页（袖珍本第707页）。

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袖珍本第1069页）。

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

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节省使用，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4页（袖珍本第1073页）。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毛泽东：《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4页（袖珍本第1219页）。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

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6—407页。

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毛泽东：《“季节包工”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159页。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毛泽东：《“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01页。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25页。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 十、树立对立面，变坏事为好事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

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

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418—420页。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　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袖珍本第305页）。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1页（袖珍本第901页）。

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

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袖珍本第1216页）。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已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

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4—1505页（袖珍本第1389—1390页）。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么，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页（袖珍本第1398页）。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7—488页。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

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9页。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 十一、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

### （一）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

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袖珍本第1053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1486页（袖珍本第1369—1370页）。

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74页。

……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

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新华月报》1950年第3号，第647—648页。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7—489页。

## （二）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这一理论（指马克思主义。——编者注）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顶峰）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我们只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领会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306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　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即冷静地清醒地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3页。

……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

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页。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页。

## 十二、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12月12日《解放军报》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6年7月13日《解放军报》。

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5页。